

# 目 录

JANUARY 2026

contents

## 工作资讯

GONGZUOZIXUN

### 浙江文坛 ZHEJIANGWENTAN

- 浙江省作家协会第十届主席团第六次会议  
第十届委员会第三次会议在杭州召开 .....4 省作协办公室  
省作协举办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专题读书班.5 省作协机关党委  
2025“丝路童心”中外儿童文学活动周暨第十届童话  
大会在武汉开幕.....6 省作协创联部、潮新闻  
第二届“朱自清文学奖”颁奖典礼在临海举办.....7 临海发布  
长三角文学发展联盟2025年度工作会议在宁波召开..8 省作协创联部  
浙江省网络作家协会第三届理事会第二次会议召开，  
烽火戏诸侯当选浙江省网络作家协会主席 .....9 省作协创研部、潮新闻  
助力网络文学精品化创作，2025年度“新雨计划”青年  
网络文学人才研修班在杭州举办.....10 省作协创研部、潮新闻

## 批评立场

PIPINGLICHANG

### 评 论 PINGLUN

- 人性的审判.....12 涂国文  
爱与自由，叙事与探索的双重抵达.....16 郑春霞  
行走的诗学.....20 支奕  
精神语言的警觉、丰盈和奔行.....22 陈啊妮  
打通隔在春天的那道墙.....25 曹文远

## 序跋 XUBA

- 听与说：语言是人物活着的土壤.....28  
从未像这样思考过身边人.....31

## 记忆 JIYI

- 叶文玲获奖小说手稿《无梦谷》的  
最好归宿.....34  
没有骆老师，就没有今天的我.....38

## 感悟 GANWU

- 文学的三重境界：与青年作者聊聊写作..40  
金秋笔会：窥见创作的真谛.....43  
人生如行旅，恍然山色异.....45

## 作家生活

ZUOJIASHENGHUO

## 印象 YINXIANG

- 慕白诗歌的古意和现代气质.....46

## 闲读 YUEDU

- 凝视生活中我们的影子.....51  
在微不足道的细节中感受爱.....54  
在尘埃中点亮生命.....56  
以江海史诗彰显跨越千年文脉.....59

谢志强  
张 驰

徐忠友  
程士庆

徐则臣  
余 威  
杨怡芬

濮 波

李郁葱  
李 莹  
薛思雪  
一 沙

## 启事

在编辑部收到的大量来稿中，有许多稿件未见通信地址，甚至有些稿件忘了署名。由于编务繁杂，未见通信地址稿件不再寄发稿费等，未见署名稿件不予录用。务请作者投稿时不忘署名和地址。

个别文图系选载作品，因联系不到作者具体单位和地址，无法向作者邮寄稿酬，编辑部已将稿酬专门提留保存。作者可凭本人身份证及原作发表报刊的复印件，前来领取稿酬。另，请自由来稿的作者自留稿底，因编辑部人力有限，恕不一一退还来稿。

一株生态文明的幼苗.....63 沈文泉  
继绝学而开新命.....65 陈宣蓉  
云山苍苍，精神永驻.....67 王子轩

## 作家园地

ZUOJIAYUANDI

## 虚构 XUGOU

村又寺.....69 徐 诺  
女裁缝.....75 瞿 炜  
小小说二题.....79 洛 华

## 散笔 SANBI

听音.....82 范泽木  
刻溪一醉十年事.....84 赵柏田  
水滴一样融聚.....87 赵 霞

## 汉诗 HANSHI

南弄村的大花坟.....90 余 风  
惊叹的碎片.....93 胡晓楠  
大雪封山（外六首）.....95 海 地

# 浙江省作家协会第十届主席团第六次会议 第十届委员会第三次会议在杭州召开

12月13日,浙江省作家协会第十届主席团第六次会议、第十届委员会第三次会议在杭州召开。会议的主要任务是: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三中、四中全会精神和习近平文化思想,全面贯彻落实省委十五届七次、八次全会和中国作协十届五次、六次全委会决策部署,总结省作协一年来的工作,部署明年重点任务,团结带领全省广大作家和文学工作者勇担高水平文化强省建设使命,以文学生动实践激发文化创新创造活力,奋力推动新时代浙江文学事业高质量发展。

省作协党组书记、副主席叶彤作工作报告。省作协主席艾伟主持会议。省纪委监委驻省委宣传部纪检监察组和省委宣传部干部处、文艺处有关同志到会指导。

会议传达学习了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和省委十五届八次全会、中国作协十届六次全委会精神。

会议指出,2025年,在省委的正确领导下,在省委宣传部的有力指导下,在中国作协的大力支持和帮助下,省作协围绕“出精品、出人才”的核心任务,推动全省文学事业再上新台阶。深入实施“新时代浙江文学



精品攀峰行动”,着力推进文学精品创作。人才培养体系日趋完善,文学评论队伍持续壮大。成功举办2025中国国际网络文学周,“美丽中国国际写作计划”采风、北京图博会“中国作家馆”浙江主宾省、2025中国诗教大会等文学活动,成果斐然。中国新时代文学大数据中心推出多个全国首创成果,浙江文学馆公共文学服务水平不断提升,《江南》杂志创新文学多元表达。各团体会员单位做了大量富有特色、卓有成效的工作,作协组织更加坚强有力、富有活力。

会议强调,2026年,省作协要坚持“走在前、作示范”的标准定位,团

结带领全省广大作家和文学工作者,以文学生动实践激发文化创新创造活力,奋力推动新时代浙江文学事业高质量发展,为加快建设高水平文化强省贡献更多文学力量。要激发文化创新创造活力,提升文学原创能力。持续实施“新时代浙江文学精品攀峰行动”,着力构建齐整完备、梯次衔接的人才梯队,不断擦亮“文学新浙派”品牌。高水平承办重大文学活动,常态化开展文学服务,在全社会营造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良好文学氛围。要紧扣“高质量发展高水平出海”任务,引导网络文学发展。扎实推进“网络文学引导工程”,从内容提质、平台

扩容、对外传播、产业赋能等方面全面发力，助推文化“新三样”高质量发展高水平出海。要打好“文学+”组合拳，聚力文学阵地建设。着眼“文学+科技”，深化中国新时代文学大数据中心(平台)建设，推动文学数智化赋能、信息化转型。着眼“文学+民生”，发挥浙江文学馆的平台引领作用，建好“文学之家”，不断提升文学杂志含金量和影响力。着眼“文学+转化”，创作出一批叫好又叫座的文学佳作，探索打造由文到艺、由

艺到娱、由娱到产的文化文学创作新模式。要坚持党的全面领导，汇聚发展磅礴力量。坚持以高水平党建引领文学高质量发展，完善文学工作党组织体系，建立健全文学领域权力运行监督机制，大力弘扬“六干”作风，不断激励作协干部担当作为。

会议要求，全省广大作家和文学工作者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创作生产出更多有高度、有温度、有深度、有力度的优秀文学作品。要深深扎根浙江大地，积极参与“深

入生活、扎根人民”主题实践。要生动描绘人民群像，把笔墨更多对准各行各业的劳动者、奋斗者、奉献者。要始终坚守艺术理想，不断提升思想洞察力、艺术感悟力和文学表现力，自觉追求德艺双馨，实现文质兼美。

会议还审议通过了《浙江省作家协会会员服务管理办法》以及省作协第十届委员会委员、主席团委员更替事项及第十届委员会秘书长任免有关事项。■

(省作协办公室)

---

## 省作协举办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专题读书班

12月25日至26日，省作协举办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专题读书班暨党务干部培训班，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和省委十五届八中全会精神，认真落实中国作协十届六次全会、省作协十届三次全会部署要求，推动全省文学战线统一思想、凝聚共识、真抓实干。省作协党组书记叶彤作开班动员讲话。

会议指出，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是在我国迈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的关键时刻召开的一次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要会议。要把握核心要义，从战略全局的广度深刻领会四中全会的重大意义，从思想指引的高度深刻把握“两个根本在于”的深层逻辑，从文化使命的维度深刻把握对文学工作的新要求，在深学细悟中凝聚思想共识。

会议强调，学习贯彻四中全会精神，关键在于落实。要深刻把握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鲜明主题，与省委十五届八次全会“加快建成高水平文化强省”的目标相统一，与中国作协十届六次全会“推动新时代文学高质量发展”的部署相衔接，与省作协十届三次全会“走在前、作示范”的标准定位相结合，聚焦主责主业，以文学生动实践激活创新创作活力，把战略要求转化为浙江文学战线的生动实践，融入浙江作协工作的各环节、全过程，确保方向不偏、行动有力。要紧扣“出精品、出人才”的核心任务，聚力精品攀峰，提升文学原创能力；

要深深扎根浙江大地，积极参与“深入生活、扎根人民”主题实践。要生动描绘人民群像，把笔墨更多对准各行各业的劳动者、奋斗者、奉献者。要始终坚守艺术理想，不断提升思想洞察力、艺术感悟力和文学表现力，自觉追求德艺双馨，实现文质兼美。

聚力阵地建设,写好“文学+”文章;聚力网文发展,创新出海转化工作。

会议强调,深入贯彻四中全会“以全面从严治党为根本保障”的要求,把党的领导贯穿文学工作全过程各方面,纵深推进“文学浙军”队伍建设。坚持和加强党对文学工作的全面领导,强化政治引领,教育引导全省作家和文学工作者坚持人民至上,坚定文化自信,强化使命担当,不断创作生产有筋骨、有道德、有温度的文学作品。坚持以高水平党建引领文学高质量发展,巩固和深化“干部队伍作风建设年”成果,大力弘扬

“六干”作风,加强主管社团、协会党组织建设,引导干部职工立足岗位真抓实干、善作善成。要始终保持反腐败永远在路上的清醒坚定,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要深入开展警示教育,以身边的案例为鉴,举一反三,引导党员干部知敬畏、存戒惧、守底线。深入贯彻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切实巩固乱挂牌问题整改成果,健全完善文学领域权力运行监督机制和监督体系,严肃查处文学领域违规违纪行为,以清廉之风护航文学事业行稳致远。

本次专题读书班邀请省委宣传

部理论处郑毅处长作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专题辅导、杭州电子科技大学顾晓玲副教授作人工智能专题辅导,分组开展“勇担高水平文化强省建设使命,以文学生动实践激发文化创新创造活力”主题交流,举办“高质量机关党建促进高质量发展”主题工作交流会,推动党员干部把党的创新理论学深悟透做实。

省作协机关及直属事业单位在职党员、在职在编干部职工,主管社团有关负责人,退休老干部党员代表参加读书班活动。■

(省作协机关党委)

## 2025“丝路童心”中外儿童文学活动周暨第十届童话大会在武义开幕

初冬的武义,温泉氤氲,童话暖心。12月6日,2025“丝路童心”中外儿童文学活动周暨第十届童话大会在金华武义隆重开幕。

中国作家协会党组成员、书记处书记胡邦胜,五洲传播中心总编辑井水清,浙江省作家协会党组书记叶彤,著名作家高洪波、孙建江、汤素兰、汤汤、黑鹤等参与会议。

来自25个国家及地区的儿童文学从业者齐聚一堂,共同参与这场童话的盛宴。

“中国的孩子们读着《伊索寓言》

《安徒生童话》;外国的孩子们也在阅读《西游记》《草房子》。优秀的童话作品能够穿越时空,告诉一代又一代的小读者:尽管我们肤色不同,语言各异,但我们的勇气、友谊、真诚、正义与爱的追求是如此的相似。”

胡邦胜在致辞时表示,从母亲轻柔的摇篮曲开始,儿童文学便悄然走入孩子的世界,承担起沟通心灵、陪伴成长、塑造品格、培育审美的重要使命。从口耳相传的神话传说,到生动有趣的民间故事,再到特色鲜明的文学类型,儿童文学的发展源远流长。

世界各国在这一领域相互借鉴、共同成长——通过一个又一个故事,孩子们早在接触世界地图之前,就已经在心中绘制了一幅充满多样角色、不同风景与丰富情感的人类心灵地图。

胡邦胜同时强调,进入新传媒时代,儿童文学借助绘本、影视、动漫、游戏等多种样式,构建起更加丰富立体的阅读与视听新生态。中外儿童文学的交流也日益密切,在互学互鉴中不断融合,共同绘制出一幅绚丽多元的世界儿童文学图景。儿童文学由此成为连接不同文明、

促进民心相通的重要桥梁。

叶彤则表示，在浙江的文学传统中，始终流淌着关怀现实、呵护童心、追寻美好的精神清泉。这份深厚的文化积淀，为浙江儿童文学的蓬勃发展，提供了丰沃的创作土壤和不竭的灵感源泉。回望中国儿童文学发展的星河，浙江籍作家无疑是其中最为璀璨的星座之一。

“我们始终铭记，洪汛涛的《神笔马良》、鲁兵的《小蝌蚪找妈妈》、金近的《小猫钓鱼》《小鲤鱼跳龙门》

等作品，以活泼的童趣和生动的形象，滋养了几代人的童年。我们欣喜看到，蒋风老师问鼎国际格林奖树立儿童文学的理论丰碑，冰波、汤汤、赵霞、慈琪、大秀等各年龄段的优秀儿童文学作家在传承中创新，以各具风格的精彩作品，映照出儿童世界的纯真与美好，构筑起浙江儿童文学百花齐放的壮丽景观。”叶彤说。

随后，“童话武义”国际传播大使在现场颁证。刚刚获得第十二届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的三位作家周

敏、慈琪、大秀还向武义“童话书屋”公益阅读平台捐赠图书。

武义乡土动画电视剧《重返南霞》与俄罗斯合作，汤汤童话《水妖喀喀莎》等版权输出尼泊尔、黎巴嫩，图画书《小鱼大河》舞台剧改编，《中国校园文学》专栏发布及战略合作等一系列中外儿童文学项目合作成果也在开幕式上集中发布。

接下来，各位作家还将深入走进武义各地，感受童话之乡的独特魅力。☑

（省作协创联部、潮新闻）

## 第二届“朱自清文学奖”颁奖典礼在临海举办

山海蕴秀，文脉流芳。12月21日晚，第二届“朱自清文学奖”颁奖典礼在临海举办。中国作家协会党组成员、副主席、书记处书记吴义勤，浙江省作协党组书记叶彤，浙江省作协主席艾伟，广西文联主席、广西作协主席东西，《小说选刊》杂志社主编付秀莹，朱自清先生裔孙朱小涛先生及夫人，台州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潘军明及台州、临海文艺界代表人士等出席活动。

吴义勤在致辞中表示，临海，是一座浸润着深厚历史文化底蕴的古城，山海相依，风光旖旎，自古人文荟萃，弦歌不绝。更为可贵的是，它与

一个明朗、深邃的名字——朱自清，血脉相连。朱自清先生在这里写下了《匆匆》《毁灭》等名篇，先生笔下那份对家国的深情、对风骨的坚守、对美的执着追求，早已深深植根于这片沃土，成为临海最鲜明的文化基因与精神标识。“朱自清文学奖”的设立，不仅会对临海的文化传承和文化建设产生深远的影响，更会对新时代文学产生促进和推动作用，既是对获奖作家创作成就的肯定，更是激励广大作家不断攀登文学高峰的动力。

典礼现场，第二届“朱自清文学奖”的各个奖项逐一揭晓，其中，海飞的《昆仑海》荣获长篇小说奖，潘

灵《太平有象》荣获中短篇小说奖，王剑冰的《旷野》荣获散文奖，阿·赛《午夜，为草原点一盏灯》荣获诗歌奖。另外，还有8部作品获优秀作品奖。

临海，是一座被时光雕刻、被文脉滋养的千年府城，是浙江第一个获批国家历史文化名城的县级市，更是朱自清先生深情眷恋的“第二故乡”。1922年，朱自清先生于临海执教，临海的山水风物曾浸润其笔端，催生了《匆匆》的哲思。这座城市，不仅承载着先生的故事，更与他那份“温柔敦厚”的文人风骨和“至情至真”的创作理念血脉相连。☑

（临海发布）

# 长三角文学发展联盟 2025 年度工作会议 在宁波召开

12月18日,长三角文学发展联盟2025年度工作会议在宁波召开。来自上海、江苏、浙江、安徽“三省一市”的作协领导及相关单位负责人齐聚四明山麓,总结年度工作成果,谋划长三角文学高质量发展路径。浙江省作协党组书记、副主席叶彤,上海市作协党组书记、专职副主席马文运,江苏省作协党组书记、书记处第一书记、副主席郑焱,安徽省文联主席、省作协主席陈先发,浙江省文联副主席、宁波市文联主席、党组书记杨劲劭等出席会议。

浙江省作协党组书记叶彤主持会议并代表2025年长三角文学发展联盟轮值主席单位向与会领导同仁表示欢迎。

叶彤表示,在长三角一体化国家战略深入推进的当下,文学已成为长三角三省一市凝心聚力、协同推进共同富裕先行示范的重要力量。2025年,在浙江省委的正确领导下,在浙江省委宣传部的有力指导下,在中国作协的大力支持和帮助下,浙江省作协团结带领全省广大作家和文学工作者围绕“出精品、出人才”的核心任务,以

“精品创作冲高峰、引育并举聚人才、网文出海促传播、数字赋能抓创新、建强阵地树品牌、深扎基层优生态、党建引领强基础”为工作主线,着力推动新时代浙江文学事业高质量发展。2026年,浙江省作协将继续团结带领全省广大作家和文学工作者,不断以文学生动实践激发文化创新创造活力。

会议回顾了2025年长三角文学发展联盟的重点工作,在轮值主席单位江苏省作协的努力推动下,成功举办“长三角·大西部”文学周活动、“魅力长江·作家心中的母亲河”主题创作实践活动等重要文学活动,积极助力长三角一体化高质量发展。上海市作协党组书记、专职副主席马文运,江苏省作协党组书记、书记处第一书记、副主席郑焱,安徽省文联主席、省作协主席陈先发交流发言,分享了各省(市)作协2025年度文学工作亮点与经验,并对2026年工作思路 and 重点安排作了介绍。各省(市)还围绕促进协作交流、实现优势互补,探索文化出海“新三样”合作路径,优化创作扶持和评奖工作机制,探索培育“文学+”新形态、赋能融合发

展新业态等方面展开了深入交流。

会议着重商议了拟于2026年4月在宁波举办的“长三角·大湾区文学周暨第十三届宁波文学周”活动筹备工作。宁波市文联副主席谢安良介绍,文学周作为跨区域文学品牌活动,拟创新融入“文学+科技”元素,以科幻文学创作为主要内容与浙江省科协展开深度合作。宁波市文联主席、党组书记杨劲劭表示,宁波市作协要高站位谋划、高品质服务、前瞻性布局,不仅要办好一次盛会,更要致力于搭建交流平台,建立文学资源共享长效机制。浙江省科协科普部部长龙爱民到会交流。会上还举行了长三角文学发展联盟旗帜交接仪式。

叶彤在会议总结中强调,浙江省作协作为新年度轮值主席单位,将与兄弟作协互学互鉴、共促共进,合力办好“长三角·大湾区文学周”等活动,在文学组织、文化赋能等方面探索创新,激发长三角文学创作活力,彰显长三角文学蓬勃向上、锐意进取的发展态势,为新时代文学高质量发展汇聚智慧、作出贡献。■

(省作协创联部)

# 浙江省网络作家协会第三届理事会第二次会议召开，烽火戏诸侯当选浙江省网络作家协会主席

11月22日下午，浙江省网络作家协会第三届理事会第二次会议在杭州召开。会议的主要任务是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省委十五届八次全会精神以及中国作协十届六次全会精神，紧扣文化“新三样”高质量发展高水平出海目标任务，谋划网络文学高质量发展新路径；进一步强化组织保障和人才支撑，完成主席团主席改选工作。省作协党组书记叶彤出席会议并讲话。省网络作家协会常务副主席夏烈主持会议。

会议指出，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是一次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会议，对未来五年发展作出顶层设计和战略擘画，必将对党和国家事业发展产生重大而深远的影响。省委十五届八次全会以“六个重大突破、六个更加”系统谋划全省“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宏伟蓝图，明确了率先

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主要目标。中国作协十届六次全委会聚焦激发文化创新创造活力，努力推动新时代文学高质量发展，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汇聚强大精神力量。三场重要会议都重点对文化建设作出专门部署，为文学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和重要指引，彰显了中央、中国作协、省委对新大众文艺、文化“新三样”和网络文学高质量发展的高度重视。

会议强调，网络文学正以蓬勃向上的发展态势，不断丰富着中国文学的表达，不断开拓着中国文学的边界，成为文化强国建设不可替代的强劲力量，成为中华文化走出去的壮丽风景。全省网络作家要把握新时代文化建设加速推进的历史机遇期，准确识变应变求变，积极创新创造创作，站位新时代、开拓新路径、把握新趋势，兼顾大流量和高质量，实现艺

术和市场的“双丰收”，拓展文学发展的新可能。要延续好作风、保持好传统，团结一致向前看，在思想引领、精品创作、创新转化上作表率，共同携手、凝心聚力、奋进有为，不断推进网络文学精品化、主流化。

会议要求，省网络作协和全省网络作家要以本次主席团会议理事会为新的起点，认真谋划“十五五”时期浙江网络文学高质量发展规划，共同携手、凝心聚力、奋进有为，续写浙江网络文学新的华章，展现新气象、描摹新图景，在新时代文学高质量发展和浙江高水平文化强省建设中展现更大的担当和作为。

会议选举烽火戏诸侯（陈政华）为浙江省网络作家协会主席。

省作协党组成员、省网络作协第三届理事会理事以及省作协相关职能部门负责人参加或列席会议。☑

（省作协创研部、潮新闻）

# 助力网络文学精品化创作， 2025 年度“新雨计划”青年网络文学人才 研修班在杭州举办

12月6日至9日，2025年度“新雨计划”青年网络文学人才研修班在浙江杭州举办。本次研修班通过专家授课、交流座谈、一对一改稿等方式开展教学，引导青年网络作家拓宽创作视野、发掘创新潜力，写出更多网络文学精品佳作。浙江省作家协会党组成员姜思铄出席开班仪式并讲话，她勉励浙江青年网络作家与时代同频共振，胸怀大局，做中国式现代化新征程的记录者；传承创新，做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出海的先锋队；崇德上进，做风清气正行业生态的守护者，创作体现真善美的作品，在浙江这片热土上拔节孕穗、破土成才。

## 名家讲授：用作品讲好文化故事

“良渚文明是迄今发现的中国乃至东亚最早的文明，是5000多年前东亚稻作文明的最高成就，我一直有个梦想，如果有写作天赋，一定写一写良渚的故事。”研修班首日，浙江文物保护利用协会副会长兼秘书长

陈寿田以《五千年中国看良渚》为题进行授课，他从良渚文化的遗产价值以及良渚文化走向世界的历程出发，讲述良渚文明诞生、走向辉煌、离奇衰落的历史。

次日，“新雨计划”青年网络文学人才还走进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员、所长方向明以《浙江考古与中华文明》为题进行授课。方向明介绍了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概况、浙江各地考古工作取得的突破性进展及重要成就，并带领大家参观浙江省文物

考古研究所的考古标本陈列室，围绕浙江稻作文明发展史、良渚玉器与精神信仰等议题展开交流。

中国作协会员、阅文集团白金作家横扫天涯以《网络文学与短剧改编实践分享》为题进行授课。横扫天涯认为，写作路上“完成”比“完美”更重要，所有大神都是从“不完美的第一本开始”的，不要因为追求完美而停滞不前。网络文学和短剧要“叫好又叫座”，必须兼顾故事和文笔，因此，写作者必须创作读者喜闻乐见的、有传播度的作品。



## 交流座谈：激发创新创造活力

从“草根文学”到百花齐放的新文学样态，网络文学发展日新月异，走向健康发展“快车道”，也对网络文学作家提出新要求。

针对在青年网络文学人才创作与成长中遇到的瓶颈，中国作协会员、阅文集团白金作家横扫天涯；中国作协网络文学委员会委员、《诗选刊》杂志主编杪樛，温州大学瓯江特聘教授、中国作协少数民族文学委员会委员乌兰其木格，中国作协会员、北京经开区网络作协副主席柠檬羽嫣等导师对青年网络文学人才的作品进行点评，并提出细致建议。一对一改稿不仅能够帮助网络文学作家构建系统创作框架、突破创作盲区，更能够助力网络作家打开格局、拓宽视野，推动更多精品佳作涌现。

研修班期间还举办了网络文学高质量发展交流座谈会，期间与会专家、“新雨计划”青年网络人才积极交流网络文学研究与创作经验。

浙江省网络作协副主席、丽水市网络作协主席蒋离子分享了她首次参加“新雨计划”研修班的经历，建议在座青年网络作家积极交流、共同进步，将生活感悟融于创作，写出自己满意的代表作。

“要把精品化创作设为内在目标，多读经典、向经典看齐。”温州大学瓯江特聘教授、中国作协少数民族文学委员会委员乌兰其木格说，网络文学创作需要写作者保持“内驱力”，积极参考读者、专家、同行的反馈完善作品，完成创作思维的跃迁。她结



合自己网络文学研究的经历，希望大家珍惜浙江这片优质的创作土壤，积极创作。

中国网络作家村运营负责人沈荣在交流中指出，随着 AI 技术更迭、微短剧崛起，网络文学产业正呈现出系统性变化，文学创作的内核虽然不变，但仍然要注意行业发展的风口，持续创新形式、丰富载体，让作品触达更广泛的受众。

网络文学名家与“新雨计划”青年网络人才“零距离”交流，帮助作家们从物理空间到精神家园实现身份认同，也为浙江省网络作家协会建设具有吸引力、凝聚力的“作家之家”提供重要抓手。

## 提质向新：促进网络文学繁荣

12月9日，“新雨计划”青年网络文学人才参加中国网络作家村村民大会暨“村民日”活动，见证第二届新时代网络文学“白马奖”诞生。当天下午的 IP 直通车活动上，“新雨计划”青年网络文学人才洛施、郑星

上台分享。

“快速发展的时代，我还是想要沉下心来，用故事传承民族文化。”《畚山》作者、网络文学作家洛施说，希望能深耕这一领域，写出更多精品佳作。

悬疑小说作者郑星对作品《万仙探案书》进行推介，“我在故事中融入了非常多现代的元素，希望通过传统与现实的交互投射不同人群面临的困境，也描绘人与人之间的深厚情谊。”

当天下午，“新雨计划”青年网络文学人才研修班结业仪式在中国网络作家村天马苑举行，与会青年网络文学人才分享研修心得，并从导师手中接过结业证书。他们表示，为期四天的“新雨计划”青年网络文学人才研修班不仅解决了自己在写作上的困惑，更搭建起一个交流的平台，让他们对浙江文脉的源与流有了深切感受，在网络文学产业飞速变革的当下，他们将继续深入生活一线，以文学创新助力文化表达，为浙江网络文学事业新的繁荣贡献青春力量。☑

（省作协创研部、潮新闻）

# 人性的审判

——评郭羽、溢青长篇悬疑小说《面纱》

Article- 涂国文 Tu Guowen



《面纱》书影

郭羽、溢青创作的20万字长篇悬疑小说《面纱》由序幕、尾声和47章正文组成，所叙写的故事时间跨度为14年。小说围绕一起小学生坠楼事件引发的复仇故事而展开叙事，融合了爱情、悬疑、侦探、推理等多种小说元素，充满心理博弈、情感秘密与死亡谜团。这是一部探讨人性、爱情、良知与救赎的小说，正如作品所言：“这起案件牵扯了太多的情感和秘密，每一个真相的揭开，都是对人性的一次深刻剖析。”小说中的案情扑朔迷离，真相上面蒙着重重面纱，“这个案件像一张巨大的网，将所有人都紧紧地缠绕在一起，无法挣脱”。一个人名，“好像是串在一个圆环上，在命运的齿轮上转动，重叠又分离，幻化出虚影”。“面纱”作为核心隐喻，象征着人性、爱情、良知和生活的真相被掩盖；而它被层层

揭开，不仅意味着小说叙事的胜利，更突显了人类打破道德困境、实现自我救赎的迫切性。

小说叙写女主人公黎敏为追随爱情来到海舟市花枝岛任教，想与爱人苏大河“一起改变花枝岛教育”，却不料遭遇一起小学生坠楼事件，被不明真相的孩子母亲袁满和居心叵测的情敌、同事覃燕秋诬为杀人凶手。尽管警察现场勘定孩子系自己跳楼身亡，但为了保护孩子的声誉和帮助孩子母亲活下去，黎敏违心地承认是自己冤枉了孩子偷钱导致孩子不堪屈辱跳楼。袁满不依不饶，一口咬定是黎敏报复杀人；覃燕秋向前来采访的《海舟晚报》记者黎花作伪证，构陷黎敏。一篇严重失实的调查报道《花枝岛小学女生坠楼真相 蛇蝎女教师令人发指》给黎敏带来毁灭性灾难，她遭受到铺天盖地的网暴与

声讨，一度试图自杀，养母也因此突发疾病去世。黎敏遭学校开除，多次求职被驱逐，实质“社会性死亡”。黎敏来到《海舟晚报》社伸冤，却遭到态度恶劣的栏目负责人郑金妹的百般凌辱与驱赶，并迎来了一场更为严重的网暴。走投无路的黎敏来到清水河桥洞欲寻短见，却遇见了自己悲惨遭遇的始作俑者黎花……

小说结构别致，连同序幕与尾声，共49章内容，采用日记体形式交错穿插的方式组章，使得时空频频变换。小说布局精妙，搭建多层故事框架，采用多层嵌套的故事结构，运用多线叙事的方式，将主人公黎敏、黎花的人生轨迹与刑侦支队破案等多条线索交叉，同时展开叙事。这些不同线索按照各自的节奏发展，在关键节点交汇在一起，营造出意想不到的冲突和真相揭示，带给读者强烈的心灵震撼。与此同时，小说又在每章结尾处，不断引述案件目击者的口述，补充交代案情，如花姐尸体发现者小虎子的口述、花姐啤酒屋帮工冯彩霞的口述、苏大河兄长苏大年的口述、九里屿灯塔守护者覃归来的口述等等，这一个性化的结构方式，与小说故事情节的跌宕推进和人物命运的复杂呈现相辅相成，相得益彰。

小说悬念强烈、情节曲折、伏笔巧妙、逻辑严谨，充满神秘氛围和艺术张力。案情疑云重重，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层层推进；案情细节、人物身份、神秘真相次第揭开，紧张刺激，引人入胜。小说逻辑链条严谨，心理刻画细腻生动，泼墨般的环境和场景描写，营造出一种神秘而紧张的氛围。特别是小说在故事开始时巧妙设置的悬念，以及在故事尾声处巧妙设置的惊天反转，更是将案情的云谲波诡推到极致。小说注重前后照应，善于埋置伏笔，常常在看似不经意的地方，不动声色地提及某些细节、事件或者人物特点等，为后文的情节发展、真相揭示作铺垫。譬如小说写到疑似被拐卖到花枝岛的小虎子与黎敏失踪的弟弟陈家栋特征相像，舌头都比常人短一截，他常年跟着苏大年出海捕鱼，给花姐的啤酒屋送海货，得到花姐如亲姐姐般的照顾。其实读者完全可以将此理解为花姐已经认出小虎子正是阿霞当年失散的弟弟家栋，她对小虎子的种种关爱，乃是出于自己对当年有负于阿霞而做的忏悔与弥补，只不过小说没有晓畅说出，而是隐晦地诉之以蛛丝马迹。



真假凶手、真假陈秋霞、真假黎花，假作真时真亦假，真相令人莫辨。奇幻的故事情节，典型的悬疑小说。结合小说序幕中“濒死的艳丽女人”（黎花）说的那句“我们都被困在各自的洪水里”“但就这么死去，是不是太可惜了”、第31章高胜国队长“会不会有第三个人也去整容，整成了黎花的样子呢”的提醒、第47章“这是落霞（黎花笔名）的封笔之作”，特别是尾声部分黎花站在黎敏墓前的自语“书已经出版了，你的读者都说是悬疑题材里的一本旷世巨著”“你的愿望，终于实现了，姐姐”，还有黎花在清水河畔咖啡馆里，面对曾经的高中恋人边喆和高中老师赵清晖，竟然都毫无反应，甚至连赵清晖的名字也不认识，我们有理由怀疑，这个黎花不是真正的黎花，而是黎敏，真正的黎花是那个死者“花姐”。小说隐晦地提供了多种案情真相解读：一、黎敏是黎敏，黎花是黎花；二、黎敏化身黎花，黎花依旧黎花；三、黎敏化身黎花，黎花化身黎敏；四、阿霞化身黎花，黎花依旧黎花（这一可能性几乎为零，因为小说中完全没有可以用来佐证的文字）。小说将故事的多种可能性、一个个难解之谜，提供给读者思考与甄别。笼罩在人物真实身份以及命运结局上的重重迷雾，显示了小说在情节设置上的开放性。

正如小说尾声所说，“就是那个夜晚，彻底改变了她

们两个人的命运轨迹”。小说中黎敏的复仇行动，黎敏、黎花的身份之谜与命运纠葛，扑朔迷离的花姐命案侦查，正肇始于清水河桥洞那个神秘的夜晚。黎敏、黎花二人见面之后，故事开始真正进入错综复杂的阶段：郑金妹在接到一个15秒钟的电话后连人带车意外坠崖身亡；花姐来到花枝岛开啤酒屋；苏大河与花姐暧昧、缱绻；花姐死在无人岛……最后两张照片（黎敏拍的震撼梦幻的“蓝眼泪”照片与摄影师王晨拍的“海上生明月”照片）成为破案的入口，一封遗书（黎敏写给黎花的信）揭开了真相的谜底。小说在故事最后发生惊人逆转：原来死者是自杀。案情的走向完全超出所有人的预料。在整个案件发展过程中，受害人成了施暴者，嫌疑人又变成了受害人，角色发生撕裂性互换。

拨开笼罩在《面纱》中的重重迷雾，显影诡谲《面纱》之下的真实山水，其实可以用这样三个数字来揭秘小说在悬疑设置和案情真相上的隐秘构思与文本密码，即“一个转折点”“二次逆转”“三层真相”。所谓“一个转折点”，指的是黎敏、黎花那晚的清水河桥洞相遇，是整部《面纱》情节发展的一个转折点，此前的案情是基本明朗的，之后变得云遮雾罩；之前黎敏是逆来顺受的，之后黎敏开始了复仇行动。所谓“二次逆转”，指的是案情的两次惊天逆转，一次是无人岛的死者居然不是他杀，而是自杀；一次是故事尾声部分所暗示的（这一点极易被读者无视），真实的死者其实不是黎敏，仍是黎花，黎敏遵守三年前的桥洞之约，化身为黎花，为黎花完成未竟的《面纱》出版心愿。所谓“三层真相”，即“看山是山，看水是水”“看山不是山，看水不是水”“看山还是山，看水还是水”这样三个对真实案情不同层次的认识。第一层“真相”是显在的“事实”，也就是案件侦破前人们所看到的表面现象：在洪水中侥幸活下来的黎花，大学毕业后做了记者，之后来到花枝岛开啤酒屋，最后死在了无人岛；黎敏被冤，走投无路，展开报复行动。第二重“真相”是隐藏的“事实”：无人岛的死者不是花姐，而是黎敏；黎敏整容，化身为花姐，黎敏不是他杀，而是自杀。第三重“真相”是深层的“事实”，也是真正的“真相”。走投无路的黎敏与身患严重尿毒症的黎花相遇于清水河桥洞下，“同是天涯沦落人”的二人决定互换身份：黎敏化身黎花，帮助黎花完成未竟

的心愿；黎花设计出一封黎敏的遗书，骗过包括刑警在内的所有人，让人们确信黎敏已经死去，而活着的是她黎花……

《面纱》在案情真相上层层推进的悬念设置无疑是令人烧脑的，这也是这部悬疑小说的艺术魅力所在。小说序幕中黎敏与黎花的诡秘相遇，与尾声中“黎花”的诡秘自语，形成了一个完美的艺术闭环。黎敏、黎花身份的互换，开始于清水河桥洞相遇那个夜晚之后。这是小说情节发展的一个重要节点，也是案情开始滑入幽暗隧洞的起点。此前二人各自按照自己的人生剧本挣扎着、生存着，此后二人便互换了自己的人生剧本，一起导演了一出瞒天过海的人生大戏。黎花的一篇失实报道，彻底改变了黎敏的人生，使黎敏的人生陷入绝境。之后黎敏便整容为“黎花”，踏上了一条复仇之路。她利用天气的恶劣、死者的恐惧心理和一通电话的干扰，给郑金妹制造了一起意外坠崖事件。而身患重症、来日无多，意识到自己对黎敏罪孽深重的黎花，决定以自己的死亡向黎敏忏悔、赎罪，唤起人们重新审视和调查苏眉坠楼事件，还黎敏以清白。

小说另一个主人公黎花，是98洪灾的幸存者，她虽然死里逃生，并且来到梦寐以求的“华中大学”中文系读书，但在洪灾中留下的如蚯蚓般弯曲不平的疤痕，令她羞于见人。为攒够整容的钱，她白天上课，晚上到饭店打工、去酒店包厢饱受屈辱地陪酒，并且以“落霞”为笔名，创作悬疑小说赚取稿费，很快成为“中国的阿加莎·克里斯蒂”、新晋的“悬疑小说之王”，拥有无数粉丝。经过整整两年奋斗，她终于在毕业时攒够了整容的钱，开始了新的人生。毕业后她到《海舟时报》做记者，使一个半死不活的“等你回家”专栏起死回生，成为报社的一张金名片。苏眉坠楼的报道让她出尽风头，却使黎敏陷入万劫不复之境地。五年后她从报社辞职，闭门谢客，专事创作，立志写出一部悬疑题材里的旷世巨著。与黎敏在清水河桥洞相遇后，她主导策划出一台逆天大剧，配角是黎敏……

《面纱》精心雕琢人物形象，人物性格复杂、多面、立体。作者将犀利的笔触，探入人性深处，深刻挖掘人性的美好与崇高，鞭挞人性的丑恶与黑暗，绘就了一幅正义与悲悯交织、温暖与寒冷共生的人性画卷——

《面纱》充分展现了存在于民间的人性光辉：黎花临

高考前，唯一相依为命的亲人——爷爷离世，这对她来说无疑是个沉重的打击，在这个关键时期，她的班主任赵清晖老师对她关怀备至，不断安慰她、鼓励她，叮嘱她要注意营养，并且给她送试卷；理发店老板德贵叔主动帮助黎花操办爷爷的后事、给她送水果；在理发店打工的阿霞帮黎花办完爷爷的五七后，担心黎花一个人住害怕，搬去同黎花一道住，陪伴孤苦伶仃的黎花。此外还有让阿霞免费住进自家小平房的厨子张婶；接收黎花打工的“好味道小饭庄”老板娘秋姐；富有正义感、情深义重，虽然和黎花只维系了12个月短暂婚姻，但当听到黎花自杀，关心她走得是否痛苦，并请求将黎花遗体带回家安葬，为她做最后一件事情的数学老师马博……

当然，《面纱》也聚焦人性阴暗与心理博弈，将一起坠楼悬案重构为心理罪案，充分展示了人性之恶。黎花父母走后，她家那些势利的亲戚们便迫不及待地与黎花和爷爷疏远起来，似乎害怕被这个不幸的家庭牵连；在黎花给爷爷办丧事时，他们虚情假意的关心里透露的尽是尖酸与刻薄；九江决堤，为了自己逃生，黎花抱着树干用力地晃动，绝情地阻止对自己有恩的阿霞爬过去，导致阿霞被洪水冲走。《海舟时报》“等你回家”专栏负责人郑金妹，惯于媚上欺下，抢夺部下功劳；她和黎花以不实报道曝光黎敏，给黎敏招致洪水猛兽般的网暴；为了掩盖自己当年冒名顶替的丑行，在网络对黎敏的攻击已经平复时再次在幕后推波助澜。心机女覃燕秋为了击败黎敏，达到和苏大河结婚的目的，不择手段，故意歪曲事实，向记者作假证，诬陷黎敏，还在网上煽风点火带头网暴黎敏，将黎敏往死里逼。因儿子走丢而视女儿陈秋霞为寇仇的毒妇白桂英，逼迫女儿嫁给隔壁村的瘸子，还藏起女儿的大学录取通知书；在女儿被洪水冲走后，竟把女儿的入学通知书卖给老郑家。袁满为了拆散小叔子与黎敏，不惜诬陷黎敏生活作风有问题，导致二人分手；明明刑警勘定女儿系自杀身亡，却依然对黎敏不依不饶，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平日里衣冠楚楚、道貌岸然的“正人君子”刘东方院长，光鲜亮丽外表下，潜藏的却是一个肮脏、淫荡的灵魂……

《面纱》更呈现了人性的复杂性：看上去像个混混的“五哥”赵晓宇，却侠肝义胆，像哥哥守护妹妹一般默默

地真情守护着黎花，为了保护黎花不受歹人欺侮，他最终被判三年徒刑入狱。平日里忠厚老实的苏大年，出于一个丈夫和父亲的私心，明知黎敏受冤，却最终还是隐瞒住真相。黎花是黎敏人生悲剧的制造者，可当她意识到当年的报道可能不实，于是重新踏上花枝岛，寻访案情的真相，并决定将案子写成一部小说，给读者一个启示。苏大河深深爱着黎敏，可当黎敏蒙受千古奇冤时，他却不敢站出来为黎敏说一句话；他并不爱妻子覃海燕，可最后却为了保护妻子主动选择为她顶罪。花枝岛九里屿上的灯塔看守人覃归来希望妹妹一家平安，可出于本真的良知，他最终还是对警方说出了妹夫苏大河中秋节那晚上过无人岛……

此外，《面纱》还塑造了一个献身人民公安事业的警察群像：海舟市刑侦支队重案大队大队长高胜国、副队长谢朝辉，一心扑在工作中的海舟市刑侦支队女刑警赵玮，公安大学侦查专业研究生毕业的高材生、爱思考的新队员夏新亮，警员刘宇宁、技术员齐家恒、法医郑群，以及花枝岛派出所民警李小宁、毛聪，等等。他们为了侦破案情，寻找真相，四处奔波，展开调查，寻找蛛丝马迹，对案情抽丝剥茧，体现了对人民高度负责的敬业精神。

《面纱》是一部追求人性深度和文本深度的小说。它是人性的赞美诗，也是人性的判决书。主人公黎敏的人生悲剧，其实是由一大群人造成的。“真是洪水猛兽啊……比98洪灾还恐怖……是精神和身体上的双重折磨！”这些冤案的制造者，不仅有无良的郑金妹、无知的黎花、无耻的覃海燕、无赖的袁满、无奈的苏大年和无脑的网民，也有幼小的何家齐、软弱的苏大河、正义的赵玮和善良的群众。正如黎敏所控诉的：“你们自诩正义，但事实上你们与刽子手又有什么两样！”是网络暴力摧毁了黎敏本应享有的人生幸福。“当蓝眼泪闪烁时，所有沉默者皆成共犯；当真相大白时，所有旁观者皆是凶手。”“这不是一场自杀的悲剧，而是一场由无数双鲜血淋漓的手制造的凶杀案，只是这起案件没有法律意义上可以定罪的凶手，一篇报道引发旷日持久的网暴，把一个人的人生推向了无底的深渊……”小说将应该如何对待网络暴力这样一个严峻的思考题，抛给了读者！

# 爱与自由，叙事与探索的双重抵达

——评傅羽长篇小说《抵达》



《抵达》书影

Article- 郑春霞 Zheng Chunxia

## 一、缓慢叙事与现实一种

读傅羽小说像看闷片。这些年来，看了不少悬疑小说、谍战小说、侦探小说、穿越小说以及很多颇为烧脑的电视剧，已经适应了那种时时有惊悚、处处有反转的快节奏。说实在地，快有快的好，主旨鲜明，线条流畅，内容丰富，还刺激。这对普通百姓日复一日、单调乏味的现实生活是很好的补充与调剂。相比而言，《抵达》就显得有些“沉闷”。它采用的是极其缓慢的一种叙事方式。如果用电影手法来说的话，它像是由一个又一个长镜头与空镜头组合而成，追求的是细节、气息、氛围、情境，诸如此类的叙事效果。它没有惊悚，少有反转，甚至没有太多的情节设置。就好像是一大桌重油重辣的菜品之外的一个普通却又清口的菜肴，初入口时未必惊艳，吃完之后却能回味无穷。

与闷片相对的是爽片。爽片看时爽脆，一笑了之也就了之了，闷片看时费神费力，看完

却能长到人心里去。全篇近30万字，字字落入眼中，能自动形成一帧帧电影画面，陆续播放且时时闪回。《抵达》甚至让我有观赏电影大师基耶斯洛夫斯基“封神三部曲”《红》《蓝》《白》时的体验与观感。众所周知，该系列以法国国旗三色命名，分别探讨自由、平等、博爱主题，被视为电影艺术的巅峰之作。三部曲彼此独立又存在微妙联系，通过细腻的视听语言和哲学思考引发经久讨论。

虽然，一个是电影，一个是小说，似乎没有太多的可比性。但谁能说看到一部好小说的时候，读者脑中不会自行产生视听效果呢？确实如此，好的文字自带音效与画面。就是从主旨上来说，似乎也有出人意料的呼应与暗合。《抵达》所探讨的何尝不是当代都市男女之间的自由、平等与博爱呢？与此同时，也同样漫不经心又毫不客气地发出了像《红》《蓝》《白》中“自由怎么可能？平等怎么可能？博爱怎么可能？”那样尖锐刺耳的反问。

从某个角度上来说,爱国与爱情都一样,总有无数个慷慨激昂的瞬间,也总有无数个使不上劲的刹那。这就牵扯出《抵达》中自始至终都绕不过去的一个话题。女主人公蓝羽是漂亮、知性的上海本地人,而男主人公原泉是外地乡下人,而且还是深山冷坳的乡下。小说中原泉两次回乡,都写到了弯弯绕绕、曲曲折折的山路。他就是一个普通极了的农家子弟,通过自己的拼搏、努力,考上了大学,留在了上海。他不是“富二代”,他也没有官可以升、没有财可以发,他从事的是文化事业,是个媒体人。那么,一个很现实的问题就摆在了桌面上,他没有房子,没有车,他拿什么来娶一个优秀、美丽的上海姑娘?

书中多处出现“房子”这一意象(竟有169处之多)。“房子”二字的分量,说大它还真不小,说小它还真挺大。亲身经历过本世纪初直至前些年这二十来年整个中国楼市的涨幅实情的人,就能明白是怎么回事。愚钝如我辈,都能算出杭州房价涨得最快的那会儿是每平方每半分钟就能涨一块钱,更不用说北上广深这样的大城市。房子成了商品,有钱者大量囤之,无钱者只能望房兴叹。于是,富者愈富,贫者愈贫。

回不去的家乡,留不下的城市,即便是如男主人公这样接受过高等教育、在上海有正经工作的人,想要在上海买下一套属于自己的房子,依然是件几乎不可能完成的事。所以,男主人公的一家人会多次自问,在上海没有房子怎么办?女主人公的母亲也会一遍遍问,他买房子了吗?“房子”成为书中难以逾越的障碍,横亘在相爱的男女主人公之间,就像一把明晃晃的剑。他们的爱情中,没有狗血剧里的出轨、小三这类常见烂梗,仅仅是因为没有房子,这难道不是这个时代最大的荒诞、现实人生中最大的讽刺吗?

即便到了故事结尾,这个问题照样没有解决。他们的爱情何去何从,也没法交代,无处落脚。现实是如此强大、残酷,那么又谈何赋予其上的自由、平等、博爱?

“人必生活着,爱才有所附丽。”恰恰百年前(1925年),鲁迅用他唯一的爱情小说《伤逝》说明了这个道理。而现在的《抵达》便是最好的回应。小说是时代的缩影,爱情的伤逝何尝不是时代之悲、社会之痛?单从这点来说,《抵达》在不惊不险的缓慢叙事中,绵里藏针般地抵达了对现实的反省与批判。



## 二、山顶意象与女性引领

作者在访谈里说过,曾经想把小说的题目叫作《带我到山顶》或者《飘摇》,最后才定的《抵达》。有意思的是,这个取名的过程,也很符合故事发展的过程以及男女主人公的心路历程。这也是作者平常会冷不丁哼哼的两首歌的歌名。或许,心有所想,嘴里就哼了出来。

小说的故事可谓简单,无非就是男女主人公在“一次看海,两次回乡”中的交往与对谈。两人的恋爱过程,也没有什么激烈的争执和戏剧性的冲突,最多有过那么两三次“飘摇”,这在描写爱情的小说里确实很少见。似乎令人印象更为深刻的不是故事本身,而是故事中产生的画面与氛围。在“两次回乡”中,都写到了绕不完的盘山公路。尤其是第二次,长途疲惫后,前不着村后不着店,两人在山顶车内过的夜。而男主人公无房无车,也不会开车。两次回乡都是女主人公开的车。这便有了如歌德诗剧《浮士德》中的名句“永恒的女性,引领我们上升”的哲学意味。

当然,山顶这一意象本身就自带哲学意味。孔子“登

东山而小鲁，登泰山而小天下”，杜甫“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古来圣贤自不必说，就是咱们普通人也整日念叨着“山高人为峰”。谁都渴望攀高、登顶，谁都希望自己能够更上一层楼，更高一重境界。自然，谁都希望有人引领。而在《抵达》中，作者将这一重任放在了女主人公蓝羽身上。她是大多男性可能会有的心之所属、理想对象，是“形象姣好，目光清澈、通情达理、善解人意”的解语花，也是经济独立、思想开放、美丽能干、知性优雅的当代都市女性。

或者可以这么说，故事的结局并不重要，他们有没有走向婚姻也并不重要，他们一起来到了山顶，便是一种“抵达”，是所在场域与精神领域的共同“抵达”。而“带我到山顶”的蓝羽，自然成了原泉身与心、灵与肉的带路人、引领者，由此他们一起完成了一场真正意义上的爱的牵引与心的交合。这样的“抵达”，不是有房子就能达到的，这样的引领是无价也是永恒的。

自古以来，“带我到山顶”的呼唤层出不穷，就像《聊斋》里头的穷书生总是幻想着一个貌美如花的女子陪伴自己寒灯苦读，并且指点迷津，然后考取功名。就是民间故事里，也是让法力无边的白娘子帮助许仙开药铺，七仙女下凡偏偏爱上穷得一塌糊涂的董永。从古至今，女性似乎总是有着神奇的魔力，永恒的超能力，引领着男性“抵达”他们的理想之所。

不由得想到一个话题：男性作家笔下的女性形象向来如此么？当然不全是，但确有着这一脉相承的根系。而女性，也往往不只是女性本身，而是成了一种爱与美的化身。她们纯洁、无私、善良，富有牺牲精神。她们的存在更多的是为了启迪、安慰、拯救身处困境或堕落的男性主角，是他们精神和道德上的引路人。《神曲》中的贝雅特丽齐，她是一个引导诗人通往天国的神圣存在。《安娜·卡列尼娜》中的吉蒂代表着纯真、虔诚、家庭幸福，与安娜的激情和悲剧形成鲜明对比。她是列文的精神归宿。而狄更斯笔下的艾格尼丝，她永远理智、温柔，是大卫“指路的明星”，最终与之结合，完成了对他的救赎。

《边城》中的翠翠，《迟桂花》中的莲妹，《红高粱》中的九儿，《平凡的世界》中的田润叶、贺秀莲，《白鹿原》中的仙草、白灵，《活着》中的家珍，金庸笔下的黄蓉和小龙

女……她们或多或少都担当起了男主人公的贤内助、红颜知己、缪斯女神、拯救者、引领者这样的重要角色。

而回到《抵达》，蓝羽是当代都市女性。比起男主角原泉，她并不缺失什么。她有文化有知识，有工作有收入，能够做到经济领域与精神世界的双重独立。从世俗的眼光来看，他们并不相配。原因很简单，原泉连一个代表独立的“房子”都没有。但蓝羽虽有犹疑，却似乎并没有因此嫌弃他，反倒是温柔体贴。她需要的是真正意义上的爱情。作者塑造这样的女性形象对于当今物欲横流之下的部分女性在择偶、婚嫁中表现出来的过分追求物质而轻视情感（诸如“宁可坐在宝马车里哭，也不愿坐在自行车上笑”）这一现象是一种颇具教育意味的警示与规劝。同时，蓝羽也是原泉的艺术知己，他们谈论文学与艺术，抵达了在艺术领域与精神世界里的同频共振、相知相守。

因此，毫无疑问“永恒的女性”是真实的，也是理想的。她引领着我们，带我们上升，带我们到山顶。

### 三、普鲁斯特与《奥菲利亚》

恰如作者所言：如果非要说这部小说受了哪位作家的影响，那就是普鲁斯特。而其代表作长篇巨著《追忆似水年华》里叙述者的追忆、旁白和沉思以及对小说叙述过程本身的审视，在他这部小说里也多少有所体现。

从《抵达》中我们确实处处可以看出作者的“追忆与沉思”，很多时候，是以对话的形式进行的。果然恋爱是“谈”出来的，从这个角度来说，小说可谓包含了一部“谈话录”。在此书中，作者也奉献了作家写作中并不多见的艺术修为和艺术鉴赏力。全书部分篇幅里，男女主人公在谈论生活和情感的同时，也不停地谈论着艺术。这与男女主人公的身份也极其相符，一个是文学类刊物编辑，一个是美术馆讲解员。因此，让他们来谈论古今中外的作家作品、画家艺术品，那也是自然而然的事。当然，这样的设置多多少少有点理想化，这或许也是作者的良苦用心吧，谈论与“房子”完全相对的“艺术”，才让男女主人公的恋爱超脱于世俗层面上的那些东西，而在精神层面上实现了“南山与秋色，气势两相高”。

两人谈论着托尔斯泰、普鲁斯特，分析他们小说里的细微之处与后世的印象派画家捕捉瞬息转换的光影变化如出一辙。他们谈论夏加尔刚到巴黎就画了那幅《我与村庄》，画面里是“一个人和一头乳牛对视，一个农夫在这头牛的侧脸上挤牛奶，然后有个倒立的女人像是给扛着长镰刀的农人指路，远处有房子，近处是小树”以及他画的那幅《七个手指的自画像》。他们谈论米莱斯想着标新立异，就画了一幅《基督在自己父母家中》，以及一个名叫图尔的画家，画过一幅油画《木匠圣约瑟》。他们谈论着那个狄更斯，就是写小说的狄更斯，他的《远大前程》，真是写得好，写得绘声绘色、如诗如画，细节刻画也是纤毫毕现。他们谈论着康斯太勃尔的《干草车》《希阿岛的屠杀》《从主教领地眺望索尔兹伯里大教堂》《从梵蒂冈远眺罗马》，说康斯太勃尔就是个追云者，他就是看云彩一天到晚、一年四季怎么变幻，所以单单是画云就画了很多幅，放到一块儿，都可以是一部云的史诗了……

当然他们谈论得最多的则是莎士比亚笔下的奥菲莉亚，也是画家米莱斯所画的《奥菲莉亚》。别看整个小说并没有什么离奇的故事，而单单在这个谈论里面却是故事套故事，让人产生一种多棱镜与万花筒的错觉。

奥菲莉亚，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中女性角色之一。是哈姆雷特的恋人，也是大臣波洛涅斯之女。她纯洁善良又脆弱无知，最终她因剧情的发展而美丽地逝去，是一朵夭折的玫瑰，在盛放之际凋零。她的存在丰富了《哈姆雷特》的故事情节，使得充满男性刚强气味的《哈姆雷特》有了女性柔情的滋润。而米莱斯画《奥菲莉亚》这幅画，是在十二月的冷天里，而且是在一个地下室里。那时暖气还没有来，伊丽莎白就躺在冰冷的浴缸里给他当模特儿。后来就得了肺炎，为艺术而献身了。由此，原泉感叹：“我明白了米莱斯为何能画出奥菲莉亚的那种表情了，是伊丽莎白以一场肺炎为代价成就的嘛。”奥菲莉亚因哈姆雷特伤心而死，伊丽莎白也是因为艺术而香消玉殒。

这或许就是艺术家与缪斯之间的“爱”，也似乎成为一种宿命继续传承。但傅羽坚定地以小说的方式掐灭了这种宿命。于原泉而言，蓝羽自然是不可多得的缪斯，是知己的知音，但他不会打着艺术的名号让她为自己而死，他只愿她为她自己而活。由此，我们也可以说，他们真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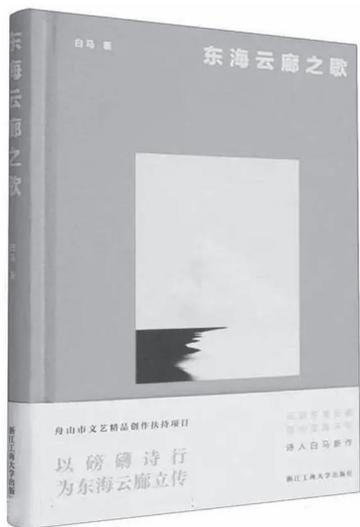
抵达了爱的自由与平等。没有牺牲，也没有奉献，爱只是爱本身。在《抵达》中，女性依然是爱与美的化身，是男性的引领者，但她不再是波伏娃在《第二性》中所说的：男性是“自我”，是衡量一切的标准；女性则是“他者”，是偏离标准的、非本质的存在。她的存在意义和价值需要通过男性来定义。《抵达》中的女性是新时代的女性，是有着深刻的自我认同感的女性，她不是第二性。她引领男性，同时，她也滋养、成就着自己。

这又不得不让我们思考：小说何为？小说家何为？小说以情节为载体，可以追求情节的曲折离奇、拍案惊奇。同时，小说同样可以去惊险化，去奇观化，只在平常叙事中不动声色却是孜孜以求地探索男性与女性之间，人类与自然之间，历史与现实之间的自由、平等与博爱。而后者，或许能让小说这一文体的内涵与外延显得更为厚重、博大、悠远、深邃。我以为，《抵达》便是很好的明证。☞

# 行走的诗学

## ——《东海云廊之歌》与我们的精神还乡

Article- 支奕 Zhi Yi



《东海云廊之歌》书影

《东海云廊之歌》并非一本寻常的山水诗集。这部由舟山市文艺精品创作扶持项目支持，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浙江省作协主席团成员、舟山市作协主席白马创作的诗集，用图文并茂的形式呈现给读者，以上辑“东海云廊”长歌，和下辑“东山、长岗山、擂鼓山、海山和竹山”五组组歌呼应形成立体叙事，描摹了东海云廊兼得山海之盛与诗意之美，讴歌了海岛“山乡巨变”的成就，从中我们不难窥见白马身上那份“为时代而歌”的责任感，以及想要以磅礴诗行为东海云廊立传的创作使命。

品读诗篇，白马笔下东海云廊的山海风光，被赋予了一种内在的秩序与诗意构建。这大抵与诗人曾经守卫过蔚蓝的海疆有关。白马的老家在浙江台州三门县，曾在海军某驱逐舰支队绍兴舰等部队服役二十年，经常随舰出海训练、执行战备任务等，参加过1988年“3·14”海战，多次荣立三等功。转业后，他

在“千岛之城”舟山扎下根，长期从事文学创作和文化工作，把一名水兵对海的深情付诸笔端，写下了许多与海有关的诗篇。或许正是源于这份生发自内心的如海一般的辽阔，让这部诗集的气质与精神内核，也自觉带上了军人美学的属性。为了完成这部作品，白马不但多次实地采风，同时组织了市、区作家开展专题走访，最终在2024年初完成创作。无论怀古还是咏今，白马都不是以一个旁观者姿态风雅咏叹，而是一位归来者的深沉回望，是军旅灵魂在与山海共振中的诗意延续。

东海云廊因五山水利工程而生，集防洪排涝功能与山海文旅地标于一体，是海岛城市安全屏障和绿水青山的惠民美景双向奔赴的一项民生工程。自2023年5月27日全线开通以来，得到了群众的普遍赞誉，亦是浙江省“八八战略”在定海的生动实践。

用诗集的形式让更多的人云游东海云廊，

阅尽定海千年的沧海桑田，白马用独特的艺术视角和个性化的语言做出了十分有益的探索。他将自己和读者交付给时间的纵深处，漫步于一条依山临海、云雾缭绕、青山翠林掩映中的廊道，在移步易景的“沉浸式”对话阅读和感官体验中，让过往与当下在同一空间内交汇共鸣。白马或津津乐道于一个久远的故事，“你知道这个葛翁池与翁山的关系吗”“我有诗文出海岛 / “因君不敢小舟山”；或驻足流连其间，“长岗山上 / 我看见远方的岛屿 / 像一排排绿色的牙齿 / 张着嘴，说着什么”“我常坐着 / 看远方的海 / 看被海水围绕的家园”；或随之感怀，“曾经的岁月，男耕女织 / 樵夫上山打柴 / 草木燃亮灶头 / 贫寒而温暖的生活 / 如今，燃气通向家家户户 / 煮饭烧菜，再也不用柴火 / 穿越曾经的岁月 / 草木燃起的火苗依然跳跃不息”，明了偶然投入时间长河中的一粒石子，同样会在这座海洋历史文化名城里，漾开一圈又一圈情感与精神的涟漪。

尤为动人的是，这本诗集中流淌着一种深沉而克制的时间感。我们的目光追随着款步行走的诗人，看大草坪，“在春天，草绿了 / 美丽的女子，欢乐的儿童 / 一个个走向大草坪”；看日晷台上，“时间的刻度 / 一天天刻进我们的日子”；看印章平台“把‘四书五经’摆在云廊之上 / 面向古城，面向定海湾 / 浩浩文脉 / 在定海大地生生不息”……世界不再是外在于我们的客体，而是与我们相互应答、彼此塑造的主体。这种“行走的诗学”，悄然消解了现代生活中那种快餐式的驱车直达、拍照打卡的观光心态，让我们与世间万物重建了一种亲缘关系。诗歌在此刻，成为对抗精神干旱的一泓清泉，提醒读者放慢世俗的匆匆脚步，在东海云廊的一石一木、一浪一云中，找到一处精神的栖息地。

在《东海云廊之歌》中，那些看似朴素、不起眼的意象，往往蕴含着强大的精神能量。状元阁的上方一架大飞机，可以被解读为“腾飞吧，我的定海 / 腾飞吧，年轻学子”；一丛山间的小竹林，被感受为“站成战士的风骨 / 昂首向天 / 昭示一种傲骨与正直”；“鸟鸣涧”上竖的一只被誉为“神话之鸟”的中华凤头燕鸥的雕塑，被象征为“飞向幸福 / 飞向希望 / 飞向远方”。这种从微小事物中敏锐捕捉，并且汲取慰藉与力量的能力，是一种值得被珍视的



“领悟力”。诗人告诉我们，精神的丰盈并不依赖于物质的堆砌，而在于我们是否还葆有那颗可以为一滴露珠、一缕花香、一朵浪花而颤动的诗心。

合上诗集，窗外依然是车水马龙的城市喧嚣，一切似乎回归到生活的原点，但是你能分明体察到身体内部的一部分正在变得有所不同。在宏大的叙事之外，或许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成为自己生活的诗人，在自己的“东海云廊”上，用行走与感知锻造一种“诗意地栖居”于现实的能力。《东海云廊之歌》给予我们的，不仅仅是美的体悟，更是一场酣畅淋漓的精神“还乡”。

# 精神语言的警觉、丰盈和奔行

——许春夏诗歌评析

Article- 陈啊妮 Chen A'ni

诗人许春夏的诗歌一如既往地从内心排遣雅致而清静的情绪，世界的运转和生活的急迫弹射到他的身上，只能化成一层浮尘而任由他悠然拂去。看不出诗人有什么忧惧，更看不出焦灼与怨愤，他与包裹他的时空和形形色色的人，已然达成永久谅解，或妥协，甚或由他做出了自愿的退让。他深知“退一步海阔天空”的道理，作为常年生活在海边的人，其内心只有深邃与辽阔。过往之境遇，到此为止，他的面前永远是鲜活的苍茫与生机。他在书写生活时，并不忌讳言及死亡与尸身，如他在《海边几日》中写到的“礁石里的贝壳”，它们是曾经的攀爬、吸附与守望，如我们每一个人，在生活中的某一个位置上，为了活着做过反复无聊的腾挪，最终只留下一个个空壳，作为一个整体，“我们生活在礁石残缺嶙峋的世界 / 只有这海量的贝壳，完整得了雪中的希望”，因而，近来读到他的新作，感觉他基本保持原有的

言说风格，但在意象构筑上，上了一个不小的台阶，他用简洁如黑白两色，用个体孤悬的众声喧哗所形成的震撼，悄然收获你的感动；同时，他的细节叙述更求精准，更善于痛处和闪烁点的呈现。

## 从意象向意境的转化

有关意象建设，许春夏是不讲究过多层叠与繁复效果的，但他会在一两个“诗眼”上狠狠发力，从一个微小处发散开去，而洞开大场景。如《在八所港》，诗中的“车手”于我是个模糊的形象，但那辆破车的“震”，是意象中的具体，我们依稀感受到车的“震”，车手的“震”与诗人作为乘客的“震”，是很不一样的；同时，人身的“震”与车体的“震”也不是一个频率和内涵，由此诗中形成了多向的“震”的交

响。这首诗的末句：“他放下我，转身会成一匹骏马 / 而我已像波浪跪着，找到了生门”，更是将两个人不同的生存况境作了精巧表达。所以，《在八所港》这首诗的意象，是就一个“痛点”而延展开的，反而具有了多点向外投射并交汇的效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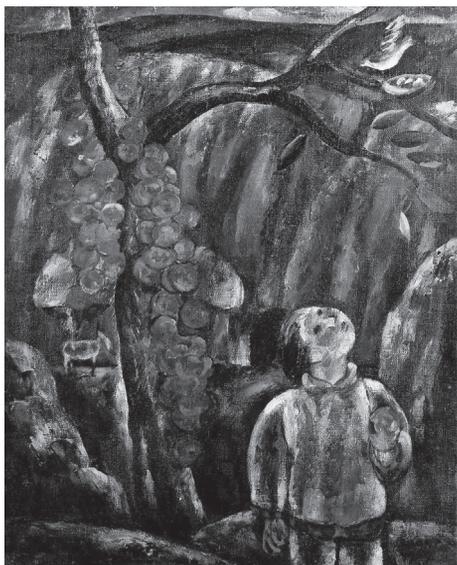
《雨登公孟村》这首诗，“雨”在全诗中并非纯气象意义的存在，而是因雨而浑然生成的各种意境：有趣的路滑、雨声如神授般的警示、雨幕造成的世间迷茫、雨后的彩霁。诗人借雨“模拟”了人生某个阶段的意象呈现，是很巧妙的，也足见诗人语言驾驭力的精到。诗中有一节：“翻山越岭，一直在迷茫之中 / 山峦影影绰绰—— / 相爱的人哟，自身自保”，诗人将内心的意象与外在意象做了对应，一场雨也可以说下在了他的内心。由此也可以说，诗人在意象和意境之间，更为关注后者，将简明意象导向隐喻式的境界，而这个境界与现实之境，或浅表的意象之境是有明显区别的。这一点是许春夏诗歌的重要特点，也是他难度写作的一个标志。

又如《抖动的瓷碗》，除了第一句“如此珍贵的宋代碗瓷”反映了现下之境（有可能是客观的存在），诗人很快就从一只碗过渡到荷叶，并在有水的风韵中完成了意境之思。这是很大胆也是更艰难的一跳，令读者感到突然，但随着湖水中荷叶影像的越加清晰，诗人所营造的意境也顺理成章了。那“如此珍贵的宋代碗瓷”被重塑为“今天的荷叶”，历史珍品在现代语境下的变形，暗示着“文物”在时间流转中的脆弱——瓷器之“抖动”，不仅是物理上的震颤，更是文化传统在当代冲击下的不安与碎裂。仅仅从文字上来领略诗人的切实思绪，显然是徒劳的，我们也只能在诗人营造的意境里多待一会儿，尝试更多体验另一个“境界”所带来的喻指，如诗中的：“那个没见过的年代 / 我有无缘由的贪恋 / 有情人撑着荷叶走来 / 乞一缕清新的辽远”。当然，诗中为何会产生“宋瓷碗→荷叶”的跳转，必有诗人内在的记忆或经验起作用，是隐私的，却完成了别致的“现实感知”，是超越了现实观察的，是超验的觉醒。甚或如诗人所写的大量描述乡村生活的诗，真正落实成诗，必然都是由现实意象向超验意境的转化，是一种拆解与重构，也应是他的美学追求吧。



## 另一种更为深切的“抒情”

他的诗几乎没有直抒胸臆的，但又无一不在“抒情”，而且他的“壮怀激烈”能够为读懂了他的人所捕获。没错，许春夏的诗极少选择大词，也基本摒弃了明显的锐度呈现，而略显隐忍、谦和与雅致。在人间，是个好说话的人，或默默退避锋芒，只在自成一统的一隅与更广大的时空或境界对接，产生特殊关联。《放风筝》这首诗就较能说明问题，他的一腔情绪通过放飞的风筝，抵达了“大范围的空”，通过对天发愿来满足“心的完整”，或人格的完善。我当然不很清楚诗人的现实际遇，但这不影响我读诗，比如读《放风筝》，也会勾引起我自己的人生感喟，读诗也是读自己，诗中说：“为把自己救赎回成孩子 / 我一丝呼吸的绳子不停扯出新姿势 / 当一个人认定我去年就在这里 / 我知道，它很快会被收废品的人捡起”，抒发的是一种难以言状的复杂情思。也许，人生的很多方面，诸多的不如意，我们可以从“另一个”自创的诗境中成为“现实”，当然这种“现实”是虚幻的，也是不完整的，但达致自我慰藉或快乐，还是可能的。这样的诗，又引发了读者的共鸣后，灵魂的自我拯救便成功德一件。



## “精神乡土”的智性表达

许春夏诗歌的“乡土意识”是一种深刻印记,无论这首诗是否以乡村生活为背景,他的乡土气韵不在表面,而在内在,在于诗歌的根与某种童年记忆的绑定。比如《死鱼》,水上浮着的死鱼,只会让一个孩子浮想联翩:“避免了刀刮鳞片,是它个体的胜利/完完整整,留下一个逗人的泳姿/像一截动容的月光”,同样,诗人绝不满足于对乡村记忆的浅薄抒情,他需要探寻存在的“深度”,并以语言可以触及的极限深度,抵达生命体验和灵魂穿刺的顶点。他的乡土,不是几座故宅、几堆坟茔或没有移走的大树、残留的犬吠鸡鸣,而是从个别事物身上“提炼”故乡的心跳,如《油冬菜》这首诗写的:“雪地埋着营养的火焰/心冻透了,反而舒展了起来/如薄膜在它的自然之外/谁都是圣殿,会心一笑/有菜帮子的微甜。即使是/一条小虫,也怀上了/小世界的大信任”。这种“以小搏大”的技法,不再是表达一种心情,而是用语言的力量搭建的另一个“乡土”,围绕油冬菜特殊的形态,重点表述“菜帮子的微甜”——被抽象命名的故乡。这绝不是简单的“多走几步”就可以抵达的美学境界,很明显,诗人倾心于语言和思想的双重历险,智力和真诚的同时发力。

他在《归宿见月》这首诗中,将他对“不可言状”的事物的表述推到炉火纯青的地步。一种既神秘又坦荡的表达,又以万古愁肠般的笔调将情感、经验和智性融合:“万树归宿。这些撑了一天的伞/没有咏吟在反反复复的雨巷/而是在大道朝天的三单/看一滴晶莹的泪珠”,依我看,诗人在此并非“矫情”或“炫技”,而是实实在在的心智表达。故乡之于许春夏,并不纯粹是他的精神港湾或庇护所,反而充满了一种紧张、挣扎和纠葛,前世之怨和未来不测。所以,他的乡土的过去、现在和未来的意义,与普识的存在是不同的,主要的还是“精神的乡土”。

综上,是我对许春夏近期诗作阅读后的印象,总体上他的诗歌稳中有进,在语言策略的掘进上,做了持续的努力。在表达自我独特生命体验上,他越走越“深”,也越加大胆无惧。诗人在现实中也许是“退隐”的状态,但他在诗歌语言世界,制造并体验了无尽的悬疑和自我放逐——精神语言的警觉、丰盈和奔行。■

许春夏的“抒情”不用空泛的词,也不用太“狠”的词,让人读起来毫无做作之感,从自然向社会或从社会向自然的情绪转移,诗人做到了天衣无缝。现实总是狭窄的,而自然是广宽无垠的,他的情感一旦与宇宙相连接,并没有因之空泛化,反而抵达了更可触觉的“另一个现实”,情感反而落地生根了。这是他想要的,也可能是他的美学追求之一,但无论如何,其酝酿和落笔的过程是艰辛的,绝不可能凭一时灵感的冲动成章。尤其是将情绪“异化”为一个个情节或场景,是现实中可见的,但又不是一个现实存在。如《玉真湖》,诗人写的想必是现实中的一个湖,但诗中意象并非通常场景,而是通过“一杯茶”“藤椅”“低头吹出儿女长调”等来反衬湖水的特征与形态,这是有点难度的,对于阅读者同样会产生理解上的障碍,因而,许春夏诗歌一定程度的“晦涩性”,也会导致多样解读,其根本性还在于他将一切事物(包括人类的活动及情绪),皆试图通过某种自然现象元素得到表达,如他对湖水的指认:“如石头/移动的衰老”。或可以这样说:他通过这种迂回曲折的方式,令人不安的晦暗含混与澄明通透的混合,让生存的复杂性很高级地呈现。

# 打通隔在春天的那道墙

——洪信明诗集《我与春天，相隔一道墙》漫谈

Article- 曹文远 Cao Wenyuan

最近，临安诗人洪信明可真是“火出圈”了，自其撰文的《尘土飞扬中，我写下诗篇》在《人民日报》发表后，《浙江工人报》、浙江卫视、《杭州日报》等各路媒体接踵而来，《诗刊》等各大诗歌刊物也相继约稿，他的诗集《我与春天，相隔一道墙》如今真是破墙而出，像一只蚕蛹破茧而出，蝶变而飞。

《我与春天，相隔一道墙》是洪信明的第一本诗集，像所有刚出道的诗人一样，人们首先关注的他是什么身份。和“外卖诗人”王计兵一样，有人给他贴上了“工地诗人”“建筑诗人”的标签。然而，与更多关心他的身份不一样，我读这本诗集更多是在学习与欣赏他的诗歌技艺。对此，我想从以下几个方面谈谈自己的看法。

首先，从诗集的名称看，他将“春天”与“墙”设置在一起，就产生了隐喻与象征之间的张力。

众所周知，“春天”在人们心目中有多重象征。在当代诗歌中，“春天”常被赋予复杂的社会、文化与个体意义。“春天”既是“生机”与“希望”的象征，也承载着社会变革与个体觉醒的隐喻。洪信明以“相隔一道墙”来丈量自己与春天的距离，更强调“阻隔”与“渴望”的张力——墙既是物理障碍，也是心理隔阂的具象化，暗喻现代人面对自然、理想或情感的疏离感、距离感、陌生感和压迫感。这种让我想起了余秀华的《我与春天的距离》，两位诗人所描述的春天异曲同工。洪信明可能更倾向于通过冷峻的物象（如“墙”）传递克制、压抑的抒情。“和空调的外机一样，我们悬挂在城市的边缘；我与春天，相隔一道墙。”

其次，从抒情策略看，洪信明更加注重个体经验与时代回响。当代诗人常以个体经验为切口映射时代命题。例如，诗刊社每年

举办的“春天送你一首诗”，将个人与时代紧密联系在一起，也将工业文明与个体奋斗编织进春天的叙事中。洪信明的诗集同样关注此类主题，“墙”或许可被解读为城市化进程中的隔离（如城乡差异、人际淡漠），或个体在快节奏社会中的精神困境。正如他在《工地上的女人》中所写“像一个明显的错别字，随时都有被剔除的可能”。作为一名城市务工者，可能每个人心里都绷着这样敏感的神经。

再次，从语言与形式的现代性与诗体重构看，他的诗作显然有着自己独特的的气质——毫不讳言地说，这气质带着建筑工地特有的混凝土的味道和刺耳的尖叫声，当然也笼罩着尘土飞扬的“朦胧”。这放在当今诗坛也是一种独特的符号和存在。就像刘年对余秀华有过这样的评价：她的诗，放在中国女诗人的诗歌中，就像把杀人犯放在一群大家闺秀里一样醒目——“别人都穿戴整齐、涂着脂粉、喷着香水，白纸黑字，闻不出一丝汗味，唯独她烟熏火燎、泥沙俱下，字与字之间，还有明显的血污。”洪信明的诗虽然与她的诗不好类比，目前还没有达到她的水平和境界，但也部分与她有着异曲同工之妙。

新诗的发展始终伴随对诗体重建与探索。洪信明的诗，大多意象简洁、简练，甚至简单，但又让人回味；语言朴素却又精练，结构单纯，没有繁复结构，却又耐人咀嚼，形成了独特的个人特质。在诗歌与现实的互动中，洪信明更偏向内省式书写，这需平衡私人经验与公共议题的表达。洪信明的创作集延续了“新抒情”路径，但仍需要在“稳健”中寻找“突破”。

最后，从普遍性书写与身份消解上看，洪信明在注重和尊重普遍性书写普通人物和生活，展现多元背景下的共同抒情的同时，还没有脱离或打破这种身份标签的桎梏，撕掉粘在身上的烙印，毕竟谁也脱离不了现实和环境的束缚与影响，谁也无法“抓着自己的头发把自己提起来”。洪信明所面临的困境也许和大多数“标签诗人”一样，必须完成自我蜕变和革新，也即要弱化地域或身份标签，转而聚焦人类共通的情感，如对自由的渴望、对自然的亲近、对人与人之间的融通、对生命价值的追寻等，不再囿于自己的身份分类。不过，这些身份标签的诗人，作为一种文化现象，给单调乏味的诗坛增添了新鲜的血液

和话题，要是没有这些各种各样的身份标签，诗坛多乏味啊，诗歌多单调啊。

记得今年春晚，“外卖诗人”王计兵为王菲的新歌《世界赠于我的》报幕，引起数十亿观众的关注，尤其是他那句：“我相信生活给了我多少风雪，我就能遇到多少个春天！”更是赢得无数观众的叫好。我相信洪信明通过不断的努力，不断地提高诗歌技艺，一定能打通隔在春天路上的那堵“墙”，迎来自己的春天。

在此，我想强调的是，以王计兵、洪信明等似乎带着“底层”标签身份诗人的诗，绝不是某些人眼中“下里巴”的“烂诗”，而那些所谓“高雅”“纯粹”的人写的诗，也绝非全是“阳春白雪”的“好诗”。一个无可争辩的事实是，无论是著名诗人还是非著名诗人，都有可能写出“烂诗”或“好诗”。

对于什么是好诗，可以说是见仁见智的，但我个人认为，应当具备以下几点：

第一，能让人眼前一亮。也就是在此之前的阅读经验或生活体验中，没有过，是头一回，感觉新鲜、新奇、新颖，令人刮目相看，见所未见，闻所未闻。

第二，能让人嘴上一赞。情不自禁地拍案叫好，反复研读更是由衷地称赞。

第三，能让人心里一叹。惊叹诗好，自愧弗如，惊叹诗可以这样写，自叹自己写不出来。细读之后，能有所触动，有所启发，有所思考，有所反省。

一首诗必须有好的语言，好的意境，好的品味；一个诗人必须有饱满的情绪，广阔的情怀，多味的情趣，同时，更重要的是，必须有自己的思考和思想，自己的发现与呈现。诗人能够挖掘，过滤，提纯，结晶，能够摆脱平庸。诗人在生活中无论遇到什么不堪，都应当保持内心的纯正、纯真，保持孩童般的清纯和赤诚。

同样，洪信明的诗若与那些所谓的“功成名就”的著名诗人的诗相比，虽然还有一定的差距，需要继续“破壁”，但往往就某一首诗来说，我以为品质上并不差，甚至有的诗还超越一些“著名的”“大家”。如今的诗坛，不同身份标签的诗人，写作视角不同，情感向度和浓度不同，创作手法更是不同，这使得诗歌越来越渡边缘化、搞笑化、污名化的时代，能够引起了更多的眼球和

关注,受到了更多人的喜爱,因而给诗坛带来了新气象,甚至繁荣。

总之,洪信明通过“墙”的普遍意象,唤起读者对隔离与联结的共鸣,超越个体身份的局限。《我与春天,相隔一道墙》以“墙”为核心隐喻,交织个体困境与时代症候,并在语言形式上探索自由与节制的平衡。其价值在于以冷峻视角重构春天的诗意,既延续了新诗对现代性命题的回应,也试图在普遍性书写中消解“身份标签”的边界。

诗人本不应该有身份或地域的区别,可是如今媒体或学者喜欢把诗人区分为“农民诗人”“打工诗人”“送外卖诗人”“矿工诗人”“脑瘫诗人”等,这样一来强调的倒不是诗本身而是诗人的身份,似乎身份就代表或决定着诗人的水平高低、诗歌品质的优劣。在我印象中,最早的“打工诗人”好像是郑小琼(如今《作品》副主编),当时我刚来杭州,在一家控股集团供职,第一次读到她的作品就被深深打动了,便牢牢地记住了她的名字。彼时她在东莞的一家工厂打工,每天上班11小时以上,周末还要加班,一年到头几乎很少休假。就是在那样的艰苦条件下,她以其深刻的生活体验和对底层生活的真实描绘,写出了地下岩浆般爆发力的诗作,真实地表达了被压抑的生命激情。后来陆续有张二棍、王计兵、吕玉霞、单小花等一些来自矿山、外卖骑手、城市务工者、田间地头的“草根诗人”走红网络。他们在劳作之余用质朴自然的语言抒发情感、描绘生活、记录时代,加之他们顽强的人生姿态、乐观的生活态度,打动了和激励了广大读者。其实给他们的诗贴身价的标签是对诗的强暴和践踏,是对诗人的轻蔑和不屑。我觉得有种居高临下的傲慢与偏见,好像身份就是身价。就像一直喋喋不休辩论的所谓学院派与民间派的写作高下,让人莫衷一是,又无所适从。其实,对于读者而言,只要能够感染人、打动人的诗歌就是好诗。

目前洪信明也被贴上了“建筑诗人”或“工地诗人”的标签,这是诗人的荣幸还是不幸?抑或两者兼而有之?诚然,从某种角度来说,这是一种最简单的分类,也对现实的妥协与无奈,更是一个底层的无名诗人获取“品牌效应”的一个必要操作,或是一种打通向上的“出路”

或是一种价值体现。然而,理性上我们更应当撇开诗人的身份标签,更专注于诗和诗艺、诗技、诗品。

现实中,有很多人常常嘲讽诗的无用,连带诗人也是无用的。洪信明经常受到一起在建筑工地干活的工友嘲笑,说老洪,你整天写诗有什么用,既挣不来钱,换不来房子,连老婆都跑了,每次请假去搞诗歌活动,扣工资不讲,还要自掏路费,还真是得不偿失。

好在现在帕斯给了我们很好的答案:“诗歌的用途就是让我们想起那些无用的事物的最大用途。从社会的观点看,没用,是没用。诗歌的用途在于赞扬那种从表面上看没用但却是人类本质的东西。”我们可能都会有过这样的体验,那就是在学习、工作、事业、生活、爱情、婚姻中遇到挫折、失败、困苦,或在生存危机时,总是去接近诗歌。读过诗歌之后,精神状态就会发生变化。诗人保罗·策兰曾说:“一首诗,它可以作为一个瓶中信被投向海中,带着一种希望——当然并不总是那么强烈;他可能什么时候被冲到什么地方,也许那正是心灵的陆地。”无论抒情、说理或者其他,一首诗从诗人的笔端诞生出来后,只有当它在读者这里找到了可以安放的“心灵的陆地”,从而与读者产生共鸣,一首诗才真正完成。参加过三次洪信明的诗歌品读会,每次都能听到那些所谓最基层的、最底层的诗歌爱好者们,满怀真诚地认可他的诗,满怀深情地朗诵他的诗,这就是产生了共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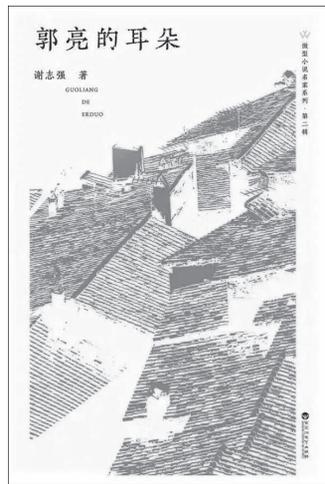
不可否认,当今诗坛存在的一大流弊,就是常常陷于小我、自我的情绪宣泄之中,有的往往是打着现代、先锋、个性的幌子,制造大量的故弄玄虚、不知所云、艰深晦涩、似是而非的作品,看上去是在炫技,其实过段时间自己都说不清楚自己的作品。这种作品严重缺失一种能力——介入现实的能力。诗人介入现实愈深,介入现实的能力愈强,诗歌就愈加具有开放性和广阔性,其视野就超越所谓的“地域性”,而更具开放性写作。

博尔赫斯说:“具有现代性就是具有当代性,和时代共脉搏、同呼吸。”洪信明的诗作很好地实践了这种写作要求,能强烈地介入当下,介入现实,介入生活,与时代同呼吸、共命运,皆能呈现时代精神、生活状态,有着深刻生活感受和生命体悟。从这个意义上说,洪信明已成功地打通过了那堵挡住春天的“墙”。

# 听与说：语言是人物活着的土壤

## ——小小说集《郭亮的耳朵》后记

Article- 谢志强 Xie Zhiqiang



《郭亮的耳朵》书影

之所以选择“郭亮的耳朵”为书名，是我佩服郭亮的耳“亮”，还强化，郭姓有个“耳朵”旁。耳朵是声音的通道。这个世界的形、声、色，用不同的感官去感受。最早的徐州往事，来自同学的父母，我主要用的是耳朵，聆听徐州的腔调。写作时，我习惯念念有词，语句就自然带着节奏、语调。

四岁前，我只听单一的声音——上海话。四岁，父亲接我到新疆的一个农场。那是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的一片绿洲，之前，也是戈壁沙漠，屯垦戍边，变为绿洲。

记得上农场连队托儿所的第一天，就不留痕迹地使上海话转换为新疆普通话。像我写过的一篇微型小说，一个后生离开家乡，他沿途消除自己的足迹，以为这样，可以隔断联系，村里的人找不到他了。随着“上海话”的消除，我此前的记忆也被“删除”了。

农场的职工来自五湖四海，主要以河南、山东、湖南、上海、甘肃为主，哪个连队某个省

份的人多，主导的就是某个省份的方言。甚至其他省份的职工也被带入主导的方言，但私下里，同乡相聚，还是用自己的方言。那时起，我耳听八方，以致当代的人口流动，我有了便利，能听出对方来自何省？一个人的方言，就像故乡放出的风筝，风筝的线系在故乡。

小学、初中、高中、师范，我的同学里，江苏徐州籍，屈指可数，但记忆犹新。因为徐州口音被主导省份的口音覆盖了。我和唐冬戈（他有两个妹妹、一个弟弟）是同学，喜欢玩战争游戏。我常到他家玩，似乎这一家固守着一种方言，后来听他的父亲唐为光（仅记音，忘了字）讲徐州老家的事，那是一种低调、自豪、怀念的口吻，似乎讲家乡的事非得用家乡的腔调相配套，事与音和谐为一体。

我上了高中。有一段时间，好像唐冬戈消失了，再回来，发现他复员了，但没参加过战斗。我则画画，黑板报、墙报的主笔，文武

隔膜，生分了。而我初中时报名，体检时没通过，还惹出笑话：一个军人将手放在我的双腿间，我竟两腿腾开，形成一个内圈——罗圈腿。

我家本在团部，父亲在供销股管仓库（我记得仓库里堆有防毒面具），因父亲会铲马蹄、钉马掌，被放到稍远的连队，挨近沙漠，我盼望着唐冬戈的父亲出现。

唐为光是团部的电影放映员，还拍照片，他曾是抗美援朝战争的战地记者。一辆胶轮马车，连队里四匹马拉一辆车，唯独他赶一匹马拉胶轮车，他出现，像节目，带来了电影。

每次放映前，营长或连长要讲话。记得一次在营部大礼堂放古装片（依稀记得是《梁山伯和祝英台》）。营长说：团首长关心我们四营，送来一部片子，看了，大家要更努力干活。全场又是鼓掌又是起哄（后知，单身职工想偏了）。我们小孩，只要有电影就欢喜。还喜欢露天放映，可以在银幕背后反着看，甚至爬到树上看。唐为光操着徐州口音介绍剧情，像讲一个公开了的秘密。我能听懂。

大白天，大礼堂的窗户蒙着羊毛毡。“剧终”，父亲要拍个“全家福”，我站在父母前边，看着蒙了绒布、支了三角架的照相机，唐为光手里握着一个橡皮气囊，笑容满面地说：“看着镜头，一、二、三。”

喊到“三”，我哭了。那是黑白照。父亲看到照片，很扫兴，说：“拍个照，哭什么？”

父亲不知，我当时看着蒙在布里的镜头，仿佛那一瞬间，我的灵魂被“摄”进去了。后来，唐为光用故事安慰我。我不愿重拍了。那年代，拍一张照可是隆重的事儿。他一讲徐州的故事，口音特别浓重，似乎徐州的口音“哄”小孩效果很好。

1978年，考入阿克苏地区师范学校，唐冬梅成了我的同学（已由“妹”改为“梅”，而其哥的名字里，由“哥”改为“戈”，玩战争游戏，他常“反戈一击”）。她也写过散文，毕业后，像失踪在新型城市的森林里一样，再未听到她的消息。但我获悉，唐家迁回了徐州。唐冬弟竟和我一个系统：经济部门。

师范文科班，我和魏少杰同桌，毕业后，我被分配到天山峡谷，他在山下的拜城县二轻工业局当秘书，我下山，必经他那里。他操着一口徐州口音。



人生，像一条小径分岔的路，他调回徐州，我则到宁波。我和他都当了爷爷的时候，又接上了头，他要我写一写徐州。值此，我知道了同学马焰的故乡也在徐州。马焰在师范时开始写电影脚本，后有三部拍为电影，却进了电视台。还有中篇小说《贝尔街》，以父亲一家子为原型。

我师范毕业分配前，一度住在同学姜林家，春季受寒，拖成了肺炎，马焰的父亲是师部医院内科室主任。常到病房来看我，每次胸前都挂着听诊器，但我记不起他有明显的徐州口音，可能是军旅生涯中被各种腔调“洗礼”过了吧？而马焰已操着标准的普通话，略含新疆的口音，像主持人。

总之，徐州籍同学的口音，似乎不大容易被同化。魏少杰一开口，我就能“认”出。也就是说，在各方言众声喧哗里，至今，我的印象里，放电影的唐冬戈的父亲，医病人的马焰的父亲，说起话来，轻轻的、悄悄的、低低的，却保持着能让我听见的音量，而且，面带自然的微笑。我想到，儿时在马厩里玩耍，父亲的怀表遗失，马、狗、鸡、人，尤其是一群小孩组成的“众声喧哗”，我选择了傍晚安静的时候，侧耳听，终于在垫马圈的草里听见了怀表在“走”的声音。放映员、医生对时间的讲究，都像怀表那么准确、那么微弱。我自以为拥有双“郭亮的耳朵”。文学需要这样的耳朵。那么多年生活的耳朵奠定了文学的耳



朵。我想不到，此前漫长的岁月里，无意之中，奠定了我写作的基调和背景。

尚未起念“文学之梦”之前，我的耳朵已灌满了徐州口音讲的徐州往事。魏少杰寄来了一箱徐州的资料，多为回忆录，我默默用记忆中的徐州口音，让文学发声，然后展开想象的翅膀。好像我拥有能穿越时空的本领，洒落在那片土地。

我喜欢看战争片。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纪实、电影，不同版本，我不知重复地看了多少遍。徐州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易攻难守。和平年代，徐州平静了。我难以想象战火纷飞的时代，唐冬戈的父亲、马焰的父亲离开徐州的情景。马焰的父亲到了西安，后又去了新疆，成了老兵。这些年马焰陪父亲几次回故乡：徐州坝子街、马家大院，马焰的祖辈曾开过粮行。而马焰记住的是桂花和洛神花的芬芳。

我奇怪，儿时，托儿所里，一天之间，我能转换口音，可是，长大了，我像失却了魔法。常常是口音暴露了我的来路，我回到浙江，第一故乡认为我是“新疆人”，而新疆

的同学朋友则说我是“浙江人”。已在第一故乡生活了四十多年，只能听懂但不会说家乡的方言。我无奈地固守所谓的普通话。不过，写徐州笔记系列过程中，我默默地在心里操着徐州的口音（腔调、节奏），但已发不出声音。语言是人物活着的土壤。语言即腔调。我不敢奢望唐冬戈的父亲、马焰的父亲看到我所写的徐州，我多么希望魏少杰、马焰用徐州的口音来检验我的书面语言：不上口？有没有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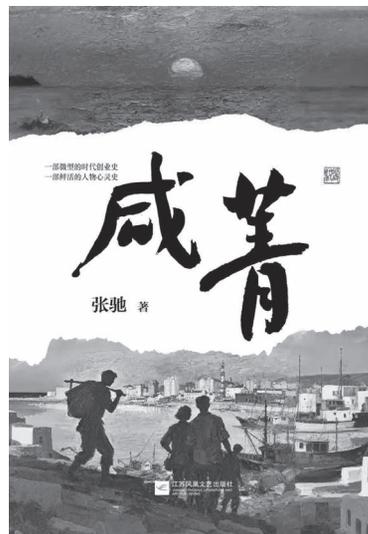
儿时，戴红领巾，记得歌里唱：准备好了吗？时刻准备着。到念高中为止，我的数学拔尖，但讨厌写作文，却喜欢编故事、听故事。听到徐州口音的故事，后来，喜欢文学，灌入耳朵的声音，终于起了作用：准备好了。让故事有声，人物发声。我边写边念，是默念。希望那气氛那腔调，符合我记忆中聆听的徐州。每个人心中都有故乡。

而且，每个人心中都有神话。如果说，第一辑能走，即写实；那么第二辑会飞，即幻想。两辑的一个共同点，来自口口相传，还有凝固史料，相互印证。我尽可能保留“说”的腔调。这也是我写微型小说的两种方式。走累了就飞，飞累了就走，交替调节，其乐无穷，就像一个人，白天在现实中，夜晚在梦境里，过着两种生活。只不过，我不会像意大利作家路易吉·马莱巴微型小说《招待员之梦》里的打工者那样，“白天干活，夜里也干活”，混淆了现实和梦境，向老板提出，要双份工资。如小辑题目所写，第一辑注重听，用的是耳朵；第二辑偏向说，用的是嘴巴，甚至为了说个话，还要过河。微型小说写人与人的关系，耳和口，在交流中功能各异。南昌语言，都由大地上的人发声。☑

# 从未像这样思考过身边人

——长篇小说《咸菁》代序

Article- 张 驰 Zhang Chi



《咸菁》书影

来台州生活和工作已 30 余年，从青春正盛到满岗赋闲，这一路走来，无论在哪个岗位，我几乎都处在一种繁忙的工作状态：每个阶段，都有做不完的分内事，也有推不掉的分外活。其间，2020 年初全球“新冠疫情”大爆发，终于有了一大段不用“忙活”而只需居家“封闭”的时光，也正是从那时起，我开始了对这部长篇小说创作的思考，一个核心的思考点就在于：台州这片一度交通闭塞、资源匮乏且地形地貌呈“七山两水一分田”的土地，为何在短短 40 余年的时间里就能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并一跃而跻身全国最具幸福感的城市？我也觉得，这里确实还是一块文学的处女地，在 670 余万常住人口中，也一定隐藏着可供载入史册的“文学人物”。那么，他或她，到底是谁？

台州是全国民营经济的重要发源地之一。改革开放后的 40 余年里，台州的发展又

是全国发展的一个重要范本。在台州，经济最活跃的板块大都集中在台州湾畔的沿海地带。这里，土地平坦而广阔，人口又相对集中，是工业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要区块，所以，聚焦台州的发展就离不开对沿海数千平方公里的海涂地的思考。就本人工作和生活的临海市而言，沿海 400 余平方公里的海涂地支撑了全市工业经济的大半壁江山，而在 1949 年前后至改革开放的近 40 年里，生活在这里的人们为了改良海涂并使之成为能养活一方百姓的肥田沃土，他们也经历过一番别样的战天斗地的豪迈。

基于这样的思考，小说最初的“三个三”结构模块就基本定型了：即“三代人”、“三块海涂地”与“三个湾区”。上天交给爷爷辈一块海涂地，他们在上面没日没夜地种植咸菁，改良土壤，硬是把这片布满盐碱的海涂改造成了万顷良田，并使之能种植棉花、大豆、蔬



菜、水稻、小麦，终于养育出这一方人民；上天交给父辈们一块滩涂地，他们在上面没日没夜地辛勤耕耘，由撤乡建镇、招商引资、大兴工业，到力扩交通、开发港口、创业创新，终于将这里建成百废俱兴的现代化滨海新城，彻底改变了家乡贫穷落后的面貌；如今，孙辈们也长大成人，上天同样会交给他们一块滩涂地，只是，他们又能在这一块土地上做些什么？他们的使命又到底该落在哪里？至于“三个湾区”，指的是大湾自然村、大湾镇区与整个台州湾区，这里指的是区域内城乡一体化的发展格局。正是从这个角度来讲，这篇小说试图构筑起一部时代发展的微型“创业史”。

有了这样清晰的模块结构与人物架构之后，我便开始了具体的人物塑型工作。一方面广泛阅读相关图书与资料，粗线条地勾勒沿海人民在近80年里的生活轨迹，积累不同历史时期发生的一些重大事件；另一方面，也带着这样的思考深入到桃渚、上盘等海边城镇去与一些老年农户交流，试图从中找到可供参考且有代表性的人物原型。有一次，在桃渚镇连盘村走访时，在与一位老农民的交流中，意外听到了一个捕鱼的故事。他说，他们曾经在一次出海捕鱼时，捕到过一条三体相连的怪鱼，三条鱼各自都有自己的眼睛、身体和尾巴，但是，三条鱼的鱼身

是紧紧相连的，就像连体的婴儿一样，怎么也不能分开。大海之辽阔无奇不有，我相信了他的话，也觉得，从这个细节里可以生发出一些故事来。也正是因为这个细节，我想到了魔幻现实主义，并建立起了小说中三个主要人物的雏形：一个姐姐和两个弟弟。

从长篇小说的建制来看，仅有这样的三个人还是远远不够的，他们的父亲和母亲应该谁？他们的丈夫与妻子又应该谁？他们生下来的孩子应该是怎样的一个人？在他们的生活圈子里，还应该有哪些人？带着这样的思考，我花了足足十来天时间建构小说的人物圈，思考着在核心人物的身边，还应该有怎样的二级人物圈与三级人物圈。考虑到台州民营经济的发展离不开天南海北的外地人，由此，在二、三级人物圈中，我也适当考虑了这样的人物。

待较为详细的人物关系图表制作好之后，我发现，原来，这些人就生活在我身边。是的，在台州这30余年里，由于本人的工作性质与工作环境使然，在政界、商界、学界、新闻界与文学界等领域，相识的人太多，经常交往的也不少，其间，还有许多朋友。所以，对他们的日常生活以及所作所为、所思所想大致都有一些了解。只不过，将他们放进文学作品中，还得有更为深入的思考。基于这样的想法，我又开始着眼于这片土地过去与现在，着眼于这片土地上不同身份的人对这片土地的认识，深度思考：他们在各自的人生中到底经历过哪些抗争？改革大潮到底给他们带来怎样的冲击？他们灵魂深处的闪光点到底在哪里？他们的文化根脉又到底有哪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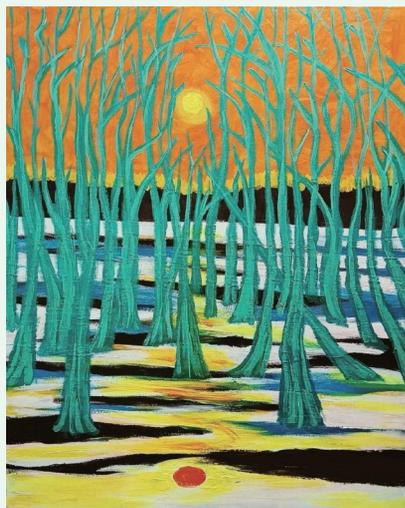
结合他们的身世背景、生活阅历、学养结构和在时代创业创新中的内心感悟，就有了王大山的感叹：“在别人眼里，土地是资源，是生产要素，是可以被人利用和随便开发的東西；而在我看来，土地也是有良心的，也是能给人治病的，它是人世间一切生存的根基，只要心里不舒服，就喜欢跑到地里来转转，吸吸泥土里的营养，陪着它说说心里话。”所以，在他的妻子英年早逝后，他能把劳动看成是“养自己的严父之心、慈母之爱，养父母和妻子的在天之灵，更养自己的耐心和意志”。在面对大儿子的堕

落时，他也有了痛骂儿子的一席话：“你已经没有灵魂了，你早就被市场经济的潮水泡坏了，你的内心，就像港区围垦的滩涂地，布满了盐碱，已不适宜种庄稼了，除非先种咸菁，才能把那些盐碱成分化解掉。治你内心的盐碱，就是这个‘情’字，父子情、手足情，情感就是你的‘咸菁’！你什么时候想通了，什么时候真懂了，说明你还真的有效了；否则，就是死，也只能做个糊涂鬼！”

也有了王集韵在遭遇首次创业失败的打击后，仍痴心不改，再度创业，终于养成在成就自己的同时也不忘成就他人的高贵品格。诚如她在一次政协民主协商会上的陈词：“当下，我们正奔赴在中国式现代化的伟大征程，也可以说，这条路自新中国成立之后就已开始起步，前人走过的路、我们正在走的路以及我们的下一代还要行走的路，都是通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路，这也是一条注定要溅满热血、浸满泪水、洒满汗水的路，无论我们是率先致富的人、正在致富的人，还是即将共富的人，只要我们共生于这个气象万千的时代，我们就有义务、更有责任来直面我们的人性，透析我们的生命，正视生存的价值。”正是靠这样的认知和觉悟，她决定把当初被吊销了的“韵丽绣衣厂”重新独资注册回来，并将它打造成区域性的“共富工坊”，为农村广大农妇致富和传承传统的刺绣工艺搭建平台。

在这部作品中，笔者还着力营造了多组“两两对应”的人物关系。比如：同为兄弟的王观今与王因瘦，同为妯娌的刘美娇与李彩云，同为姐妹的王艳艳与王莹莹，同为三陪女出身的娜娜与婉儿（梅香），等等。通过对他们不同经历、不同个性、不同命运的对照描写，我发现，在他们身上，其实每个人都面临过生存的困境，也都曾苦苦寻思过破局的方式与方法，正是在这种“面临”与“破解”的艰辛求索中，揭示了社会生活的丰富性和人性的复杂性。也正是从这个角度来讲，这篇小说还试图构筑一部沿海儿女鲜活的“心灵史”。

在海涂地，一切生机与活力的源泉就在于“咸菁”这种豆科植物的植入，它不仅是治理盐碱的丹青妙手，更是太阳的化身、精神的象征，早就融化成血液流淌在海涂人



的身体里。随着时代的发展，它又从“有形的植物”化作“无形的灵魂”，陪伴着一代又一代海涂人的成长与发展。这也正是我将整个长篇小说命名为“咸菁”的缘由所在。记得浙江省作家协会主席艾伟先生在《中国经验及其精神性》一文中也谈到过这个问题，他说：“作为今天的中国作家，面对丰润而芜杂的经验世界，他有责任去寻找属于中国人的内心语言，有责任去探寻一个最基本的问题，即身为今天的中国人，我们生命的支柱究竟是什么，中国人的心灵世界究竟有着怎样的密码，我们如何有效地、有信服力地打开中国人的精神世界并找到中国人的‘灵魂’。”

我想，他说到的“中国人的灵魂”，也正是我在作品创作中所追求的东西。☞

# 叶文玲获奖小说手稿《无梦谷》的最好归宿

Article- 徐忠友 Xu Zhongyou



2025年8月11日上午,年已83岁的中国当代著名作家、浙江省作协原主席叶文玲女士,来到浙江文学院(浙江文学馆),捐赠了40多万字的获奖小说《无梦谷》手稿及她的文集,为浙江文学馆增添了极具馆藏价值的手稿。

## 叶文玲的手稿不一般

说到叶文玲女士捐赠的《无梦谷》手稿,确实非常珍贵。笔者在多次采访中了解到:她早年最初在河南郑州郊区一所工厂的冲压车间当工人,一家5口人挤在19平方米的陋室里,家中只有一张桌子可以写东西,大家争着用:除了在学校教书的先生王克起下班后备课用外,还有孩子们放学后也要在桌子上做作业。既当工人又当作家的她,从郊区20里外的工厂骑车下班后,还顽强坚持文学创作。可家里桌子只有一张,坐不下怎么办?她灵机一动,便经常在家中狭窄的缝纫机台板上“伏案”写作,经常写到半夜才休息。

写作要用大量的稿纸,必须到商店里去购买。当时她的工资只有几十块钱一个月,没那么多钱去买稿纸。她就让王克起老师向学生们讨一些用过的旧作业本或

旧试卷来,先用铅笔在上面打草稿,再用钢笔改好后,抄到好的稿纸上,这样可以节省点钱,解决无纸写稿的困难。那时基本上都是手写稿,书写速度不快。有时忙不过来,她就叫先生王克起一起帮助誊抄,所以王老师在家里有一个外号叫“文抄公”。

叶文玲当了专业作家后,从1991年开始就用一台286型号的电脑学打字,后来又换了台486型号电脑写稿,所以她在作家中用电脑写作算是比较早的。

记得2007年我老家江山市撤县建市20周年时,采写了一本《江山多娇》的报告文学集,打电话请她帮我写篇序。得知她当时正在写一部小说,我提出如果创作忙就按照我们机关给领导撰稿的做法,由我先起个草,交给她审阅一下,通过了就署上她的名字,也就完成任务了。结果办事严谨、写稿追求完美的她说:“我要么就不写,要写就得我自己写。”

过了一段时间,叶主席就给我发来了她在写小说中挤时间给我写好的序《一颗饱满的茧》。当时还没有微信,她是通过新浪电子邮箱发过来的电子版稿件,我收到后非常感动,就及时排到书中去了。

2011年,台州图书馆专门拿出一层楼,为叶文玲女士创建了一个文学馆,她已经捐了很多作品集、书稿和照片等资料。后来,她老家玉环县楚门镇又为其建了个



“文玲书院”，她把当年在河南写稿用的缝纫机都捐了，放在“文玲书院”的一楼里边，并捐了她的文集和韩美林等朋友送给她的书画等。

我记得叶文玲回杭时，特意把她参加全国人大、全国政协会议时，请中央领导为她签名的签名簿又拿回来了。原以为她已把一些书稿都捐献出去了，没想到还留有40多万字的《无梦谷》手稿捐给浙江文学馆，这真是一件极有意义和收藏价值的藏品；对为文学事业奋斗了一生的她来说，这部手稿捐给浙江文学馆也是最好的归宿。



## 哥哥叶鹏支持她文学创作

叶文玲捐赠的这部获奖小说《无梦谷》手稿，写的是她与哥哥叶鹏相关的一段生活。这对兄妹之间，确有一段感人的传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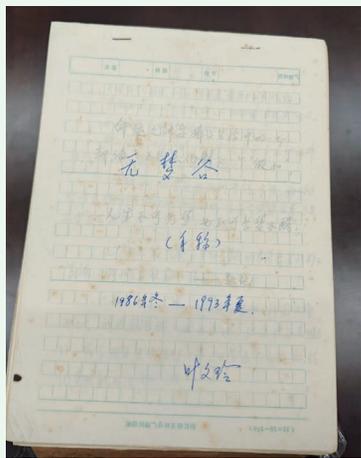
1942年11月4日，一阵婴儿嘹亮的啼声，从浙江省玉环县楚门镇叶家的一间老房子里传出，这个刚降生的女婴就是本文的主人公叶文玲。

一年又一年，小叶文玲在父母的呵护下，如花儿一样成长。在上小学时，叶文玲就爱上了文学，哥哥叶鹏就给她买书买笔支持与鼓励。13岁那年，她便以邻居一对夫妻为原型，写出了小说习作《夫妻间的小风波》，抱着试试看的心情投到《玉环报》编辑部，结果几周后，这篇小说便刊登在《玉环报》文学副刊上。

1957年夏天，叶文玲从楚门初中毕业后，就以优异的成绩考上了台州地区黄岩高级中学。她本想让自己的“文学梦”在高中阶段有新的进展，并希望考上北大中文系。然而，由于她在复旦大学读书的哥哥叶鹏一次在听了苏联专家课后讲了些不同意见，一夜之间就被“发配”到河南洛阳一所小学里，当了好多年食堂挑水、烧饭的工友，后来才开始教书。而叶文玲这个朴实无华的中学生，也无辜受到株连被迫退学。

一年后，叶文玲走进当地的一所幼儿园成为一名“孩子王”，每天教幼儿们唱歌跳舞。

但由于哥哥的原因，加上家庭成分的问题，她还没



叶文玲捐赠的《无梦谷》手稿

教到第二个学期就让一个“根子红”的大队干部子女顶替掉了。随后，她又到一所小学里当代课老师，也只代了一个半学期就结束了。不久，好不容易等到一个到海岛当民办老师的机会，她努力教学，其教学成绩深得师生好评，并当上了学校的代理教导主任。

在身处逆境中的那些日子里，远在河南的哥哥叶鹏给叶文玲寄来了一些著名的文学书籍，重新点燃了她心中的“文学梦”。在夜深人静时，她便点亮暗淡的煤油灯，又开始进行文学创作。

不久，叶文玲就写出了一篇小说《我和雪梅》投到浙江省文联主办的《东海》文学月刊编辑部，日盼夜想了一个多月后，终于在1958年第六期《东海》上发表了，

这篇小说被她自己定为处女作。此后她又紧握手中的笔继续勤奋地进行创作,写出多篇佳作,连续在《东海》杂志1959年7月号、1961年12月号、1962年10月号上,发表了短篇小说《真戏假做》《两家亲》《凤凰阿娇》,叶文玲的“文学之梦”便在故乡楚门这个小镇里起步了。

当处在当工友苦难岁月中的哥哥收到这些“特大喜讯”后,便写信给妹妹表示祝贺与鼓励,同时也给自己增强了巨大的生活勇气。

### 在黄河岸边谱写新篇

叶文玲的先生王克起,和她哥哥叶鹏有着密切的关系。王克起出生在青岛,也是复旦大学中文系的高材生,与叶鹏是同窗好友。在叶鹏被打成“右派”时,他仗义执言为其讨公道,本来已初定毕业分配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工作的他因此受到了团内警告处分,改分配到河南南阳的内乡中学教书。患难之中见真情,叶鹏因此深受感动,他很欣赏这位老同学的为人和学识,就把妹妹托付给了王克起。1962年夏天,叶文玲来到千里之外的中原大地,在内乡中学那半间小土屋里与王克起结为患难夫妻。

1963年,由于王克起教学水平不错,被调到郑州市区的一所高中当语文老师。叶文玲也在郑州金水区人委工业办公室找到一份工作。在黄河之滨这片被叶文玲称为“第二故乡”的中原大地上,她又做起了“作家梦”,重新开始文学创作。1963年4月,她便在《东海》杂志上又发表了一篇小说《春情的心事》。

在十年非常时期,叶文玲只能默默地做着文学的打基础工作,直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她终于迎来了艺术的春天:1977年3月、5月、11月,她的小说《丹梅》《飘雪除夕》《年夜饭》,先后在全国文学期刊级别最高的《人民文学》杂志头条发表,一时引起文坛关注,因为这在作家众多的中国文坛来说是不多见的。同年4月、7月,她还在《河南文艺》上发表了另一篇小说《春夜》和散文《喜庆浪花》;11月,她写的散文《从“一”到“万”》又被选入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大治天下第一春》书中。

这一年的秋天,受《人民文学》杂志社的邀请,叶文玲赴北京远东饭店参加了由《人民文学》主编张光年先生主持的短篇小说座谈会,会上她有幸见到了我国文学巨匠茅盾和多位大名鼎鼎的老前辈,并聆听了他们的亲切教诲,她创作的劲头更足了。

1978年,又是一个丰收年。叶文玲创作的小说分别在《上海文艺》《长江文艺》《文艺作品》《河南文艺》等报刊上发表。其中,小说《无花果》在《人民日报》以整版的篇幅刊登,广受读者好评。

这一年5月9日,她应邀参加了由人民文学出版社社长、著名儿童文学作家严文井先生主持的全国儿童文学创作会议,在北京和平宾馆8楼的会议厅里,她亲耳聆听了以《寄小读者》系列作品而闻名于世的冰心先生站着的热情演讲,此后她竟然与冰心先生同榜获奖并带着女儿海丹到冰心先生家作客,真可谓三生有幸。

1979年是叶文玲“作家梦”实现的一年,她的人生和命运发生了重大转折:她接连在《解放军文艺》《奔流》《文学评论》等报刊上发表了《静静的山谷》等21篇小说、散文和创作谈。由于创作成绩突出,她从一个业余工人作者被破格吸收为中国作协会员,圆了心中半辈子的“作家梦”。

这一年,叶文玲还被推选为郑州市作家代表,出席了1979年10月30日至11月16日在北京举行的全国第四次文代会,并当选第三次中国作家代表大会的主席团成员。这一次她又见到了文坛老前辈冰心先生和茹志鹃大姐等许多著名作家。同时,在河南省文坛苏金伞等老前辈的扶持下,冲破当时政治和人事体制上的种种阻力,她从工厂调进了河南省文联当专业作家。

1980年,又是叶文玲深造和创作双丰收的岁月。

在组织的推荐下,以前没做成“大学梦”的叶文玲进入中国作家协会文学讲习所(鲁迅文学院前身)学习,圆了自己年轻时的“深造之梦”。其中发表在《当代》2月号上的短篇小说《心香》,就是她到中国作协文讲所学习前,在《人民文学》小招待所里以满腔热情创作的。这篇作品引起《当代》杂志主编秦兆阳的关注,她在文讲所学习时将稿件交给了《当代》编辑部,结果很快得以发表,并受到评论界和读者的高度评价,荣获全国短



篇小说奖和《当代》杂志荣誉奖，也成为她的代表作和成名作。

## 巴金鼓励她创作《无梦谷》

说起叶文玲创作第一部长篇小说《无梦谷》，还与我国文学界德高望重的老前辈巴金先生有着密切关系。那是在1982年3月，叶文玲从河南回玉环探亲路过杭州，听浙江文联的朋友说，德高望重的中国作家协会主席巴金先生由女儿李小林陪同来到杭州，下榻在杭州饭店疗养。叶文玲在全国第四次文代会上就结识了巴老，她忘不了巴老给人“冬是炉火夏是风”的亲切印象，就急忙前去探望。

在杭州饭店房间的阳台上，巴老与叶文玲对面而坐。望着故乡西湖的美丽风光，叶文玲向巴老谈起了1962年从浙江去河南的20多年的曲折经历。听着听着，巴老有些激动地流下两滴清泪后说：“文玲啊，这些年你写了不少东西，我看过你写的散文、小说，写得不错，但我觉得你应该写一写你和你哥哥去河南的这段往事。你们兄妹的遭遇就是我们中国这一代知识分子真实的命运写照。”

巴老这位中国文学巨匠的泪水让叶文玲心灵震撼，巴老的话语如重锤击鼓，催生了她创作长篇小说《无梦谷》的念头。直到今天，叶文玲仍忘不了巴老对她亲切有力的激励。

1986年夏天，在中原大地工作生活了长达24年的叶文玲，惜别黄河之滨的第二故乡，回到西子湖畔的第一故乡，在浙江省作家协会当专业作家，她的创作事业又迎来一个个新的春天，人生之梦更加圆满。

长篇小说《无梦谷》初稿是叶文玲1988年冬天在故乡玉环楚门写成的，1993年在北戴河、青岛、杭州三地修改和完稿，从准备到定稿前后历时8年。1994年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后，在国内外读者中引起强烈反响。

1995年末，美国纽约国际文化艺术中心授予叶文玲“中国文学创作杰出成就奖”，并邀请她赴美出席隆重的颁奖典礼。纽约国际文化艺术中心主任朱晨光先生和

中国驻纽约文化领事阎世训先生向她颁发了奖状，并为她举行了欢迎酒会。纽约的华文报纸和中文电视台都在重要版面和黄金时段，为她作了长篇报道。1996年，叶文玲当选中国作家协会主席团成员。1997年，浙江省人民政府也授予她文艺最高荣誉奖：“鲁迅文艺奖突出成就奖”。而且从1983年起，她还连任四届全国政协委员和一届全国人大代表。

随后，叶文玲又创作了长篇传记文学《敦煌守护神常书鸿》。在此期间，她还作为全国人大代表团成员出访非洲，写出了散文集《翩飞九万八千里》，另有《叶文玲品味文集》《枕上诗篇》《写意浙江》等新书出版。其中，她因散文创作摘得全国首届“冰心散文奖”和首届“朱自清文学奖”。又因《敦煌守护神常书鸿》一书，再度获得浙江省人民政府授予的“鲁迅文艺奖优秀成果奖”。此外，她还创作了影视剧本《太阳骄子》《背上的桥》，后者曾获得浙江省“五个一工程奖”。长篇传记文学《敦煌守护神常书鸿》也被改编成电视剧《大鹏飞天》。

创作路上不停步，文学园地结新果。2001年，叶文玲开始创作她酝酿已久的另一部长篇小说《无桅船》。接着她又花了几年时间创作了另一部长篇小说《无忧树》。2008年，她将《无梦谷》《无桅船》《无忧树》这3部长篇小说合为“无尽人生”三部曲，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2010年初，历经一场生死大病后，她顽强整理出版的《叶文玲文集》第8至16卷又由作家出版社出版。

2011年4月28日，叶文玲文学馆在台州开馆，展品总量达1000多件。时任中国作协主席铁凝等嘉宾亲临现场祝贺。

2012年11月4日，文玲书院又在她故里楚门落成，为家乡增添了一道美丽的文学风景。

在河南洛阳师专校长任上退休的哥哥叶鹏教授意为叶文玲赋诗庆贺：“最忆蹒跚长塘镇，丫髻双鬓杜鹃春。一曲心香惊艺坛，七彩梦瓣织美文。秋风秋雨鉴湖侠，黄尘黄沙敦煌神。无尽人生三部曲，展卷笑迎书中人。”这首诗所描绘的正是叶文玲完美的艺术人生。█

（本文根据录音整理）

# 没有骆老师，就没有今天的我

Article- 程士庆 Cheng Shiqing

应该说，这个题目是我想着要写一篇纪念骆寒超老师的文章时，便第一时间闪现在我脑海，后来再也想不到比这更贴切的了，也许这就是骆老师之于我的意义，现在回头来看确实如此。

时间拉回到1989年。我从南京大学中文系本科毕业，毕业分配遇到了极大的变数。我原本一直向往北京，但我父母听说当时分到国家部委的应届毕业生，都要带户口下基层锻炼，便坚决反对我去北京。我的父母当年就是从上海分到北京纺织部，然后二次分配到保定化纤厂，一待就是二十多年才费尽周折调回杭州。他们自然担心我会重走他们的老路，母亲为我联系了当时很吃香的一家都市类媒体老总，也许是看我在大学里便在《人民日报》《随笔》发表文章，且在当时很少有大学生能够出书，这家媒体老总倒是表态要我，但我对母亲说我不想去，我要搞创作，我要进文联、进作协。

我让跟文艺界八竿子打不着的母亲先不要管我的事，我想自己去试试，通过南大的朱寿桐老师（他后来澳门大学担任中文系主任）引荐，我多少有些忐忑地求见了曾任浙江省文联文艺研究室主任当时已调任浙江大学中文系主任的骆寒超老师，冒昧请他为我这个素不相识的后辈写一封推荐信，没想到骆老师慨然应允。我便拿着骆老师的推荐信直奔浙江省文联，见到了时任浙江省文联党组书记的袁一凡同志，袁书记看了信又看了我的材料，随口问我是否想去杂志编辑部。我说我现在进编辑部只能是干些登记来稿的外围工作，而我想搞创作要积累生活，问省文联有没有可以到处跑跑的工作岗位。也许我的回答有点出乎袁书记的意料，他沉吟了会说道：

“我们这里来的大学生都是想到业务部门的专业岗位，你是第一个说不的。这样的话，我们机关组联部，正好有个岗位需要接待国外艺术家，如果你外语可以，倒是可以考虑，我给处里负责人打个电话，你自己去谈。”我也真有点狗屎运，那天遇到的是出生在我曾经生活过的保定的组联部副处长柯燕，我们谈得很投契。就这样，那一年，我一个不知深浅的初出茅庐大学生，凭借骆老师这封千斤之重的推荐信，加上得遇为人公道正派的袁一凡书记和说话直接不拐弯抹角的我一直尊其为柯（燕）老师，一步踏进了浙江省文联机关的大门。

我进入省文联工作后，有一段时间经常去骆老师家里坐坐，每每说些出自真心的感激话语，骆老师总是摆摆手，说他主要是看我算个人才，他是为国惜才而已。在我进入文联很多年后，我才逐渐感悟到了骆老师当年那句“为国惜才”的真正分量。他之所以如此珍视人才，是因为他自己经历过长达二十二年被埋没、被压制的痛苦。我们今天致敬骆老师，首先要致敬他那颗在烈火与寒冰中淬炼过的、对诗歌“永远忠于”的赤子之心。

骆老师16岁在杭高读书时，就因为读到《艾青选集》而痴迷于诗歌。他后来在回忆中说：“我奇怪（艾青的诗）写得那么好，少年时代我总感觉到心灵的美，那是最高尚的。”1957年他从南大中文系毕业，他把对诗歌的热爱与对艾青的崇拜，全部倾注于11万字的毕业论文《艾青论》中。然而就在毕业答辩前夕艾青先生蒙冤，骆老师这个年仅22岁、醉心诗歌的青年也因此被牵连。命运的巨浪将他抛到了温州永强中学，这一去就是二十二年。

二十二年，他被迫戴着“帽子”，成了一个“不务正业”



的“右派”教师。在那个连写诗作文都会被斥责的年代，他承受着外人无法想象的痛苦。去年就在骆老师病重期间，我们浙江文学馆作家档案纪录片团队为他抢救性拍摄最后的影像时，他对着镜头坦言：“这二十多年漂泊的日子，如今想起来还要掉眼泪……”但他没有被征服，他骨子里那股“浙东人的脾气”让他坚强地挣扎着。在永强中学简陋的条件下，他没有一天放弃过事业追求。学校的领导和同事谁也不知道，这个沉默的教师在无人知晓的黑夜里翻译了大量俄罗斯诗歌，撰写了《臧克家论》《郭沫若论》《徐志摩论》《戴望舒论》等累积上百万字的研究文稿。他在最后的访谈中用尽力气对着镜头说：“我没有放弃诗歌，我永远忠于诗歌。我每天都去思考、研究，这是绝对的追求。”

直到1979年，骆老师脱掉了“帽子”。他的论文《论郭沫若早期的三篇诗剧》在《钟山》发表，随后《论艾青的诗歌艺术》发表，这篇文章终于震动了浙江文艺界。我们文联的老前辈黄源同志看到了这篇文章的落款“写于温州永强中学”，便想尽一切办法找到了骆老师将他调回了杭州。骆老师的命运因为艾青而转折，他也因为艾青而重获新生。

1980年，骆老师第一次见到了艾青先生。他到艾青家里一住就是半个月，两位有着相同经历、相同追求的诗人成了忘年之交。骆老师回忆说，艾青见到他有一种特殊的感情，只希望他坐在沙发扶手上，紧紧抓住他的手，两人可以一个多小时一句话都不讲。那是一种怎样的“心灵感应”？那是两颗伟大诗魂在苦难中淬炼后的惺惺相惜。现在我才彻底明白。1989年，骆老师之所以毫不犹豫地对我这个无名后辈施以援手，正是因为他自己淋过大雨，所以他想为后人撑一把伞。他自己被埋没过二十二年，又被前辈从泥土中“发现”，所以他绝不忍心让任何一个文学的火种在他面前熄灭。他“为国惜才”的背后，是他自己血泪写就的人生。

去年11月，我们浙江文学馆（浙江文学馆）启动了“文学浙军”作家档案纪录片制作项目，旨在“抢救性”地保留浙江老一辈作家的珍贵影像，骆老师就是我们首批拍摄的对象。我们的团队由李天琼老师带队赶赴医院，那时骆老师已经病重住院。李天琼导演回忆，当病榻中的

骆老师一听说要采访诗歌，整个人“精气神都起来了，语音语调都铿锵有力了”。

正式拍摄时骆老师突发高烧，只能半躺在病床上，骆老师忍受着高烧和病痛，对着我们的镜头，思路清晰、激情洋溢地讲述着他对诗歌的见解：“我对于诗歌有固定不变的看法，诗歌是心灵的歌唱，是心灵的声音，我写诗歌必须有两条思路，一条从对现实的相对时空看待一切来进行抒情，另一条是从宇宙绝对时空来看待一切……”疾病束缚了他的身躯，但他的思维与情感依然具有鲜活的张力。在场的同事无不被他那颗炽热纯真的心深深打动，他炯炯的目光中满是对文学的执着。

不久后噩耗传来，我们所有人心情沉重，团队多地联动、昼夜赶制，最后剪辑出一支8分36秒的短片并发送给家属。我们拍摄的影像成了骆老师留在人间的“绝响”，那一刻我们浙江文学馆找到了自己的“镇馆之宝”。骆老师用他最后的生命之火，为我们诠释了文学的力量就在于生命与之碰撞的璀璨火光，在于这火光传递之后的心灵触动。骆老师被他的前辈“发现”了，他“发现”了我们这一代人，而我们浙江文学馆的使命就是去“发现”、去记录、去传承骆老师这一代文学前辈的精神火光，并传诸后人文学的希望与能量。

骆老师退休后笔耕不辍，著述千万余字，晚年还在撰写160万字的《二十世纪中国新诗史》。他的一生是“永远忠于诗歌”的一生，他把所有的苦难都升华为学术与诗情。我们浙江文学馆的开馆主题是“回家”。我们希望文学馆能成为这个时代无数人的“精神后花园”，成为人们在喧嚣中可以停靠、休憩、整理心情的“最后一个站点”。

今天，骆老师已经“回家”了，他永远安歇在他为之奉献一生的诗歌与文学家园之中。而我们这些后辈将继承他的精神，站在这片他深爱的土地上，继续守望这份文学的火光。

我们要致敬一位在最艰难的岁月里依然“永远忠于诗歌”的学者，更要致敬一位真正“为国惜才”、以一己之力照亮了无数后辈文学之路的前辈。

骆老师，天堂里一定回响着您的诗论，我依然能感受到您投来的关爱目光……

# 文学的三重境界：与青年作者聊聊写作

## ——在第二届《浙江作家》金秋笔会上的发言



Article- 徐则臣 Xu Zechen

11月8日至10日，由浙江文学院（浙江文学馆）主办的第二届《浙江作家》金秋笔会在杭州举行。来自浙江全省的19名青年作家与国内名刊编辑、文学评论家面对面进行改稿与交流。

11月9日，著名作家、《人民文学》主编徐则臣现场与青年作家交流。结束后，青年作家就创作节奏、投稿的苦恼、写作者的控制力、写作心态、文学直觉等问题向徐则臣请教。

现特将笔会现场徐则臣的发言实录整理如下，以飨读者。

### 一、与时代同行，从《哥德巴赫猜想》谈起

今年是《人民文学》创刊76周年。1949年10月25日，《人民文学》创刊，第一任主编是茅盾先生，封面“人民文学”四个字是毛主席写的。当年创刊的时候，毛主席给我们写了一

句话：“希望有更多好作品出世。”这句话被放在《人民文学》杂志社走廊里，进电梯就能看得到。

76年来，《人民文学》一直与共和国同行，一直致力于全面展示当下创作的最优秀成果。很多我们耳熟能详的、文学史上的名作，都发表在这本杂志上。

比如前两天我在重读的《哥德巴赫猜想》，这是当年《人民文学》的“爆款”（编者注：发表在1978年第一期）。当年《人民文学》的发行量是每月150万册，据说这一期达到300万册。为了买这一期杂志，很多读者凌晨半夜在书店门口排队，销量特别好。

《哥德巴赫猜想》为什么有这么大的影响？

前几天，10月11日到12日，全国报告文学创作会议在北京举行，很多人提到现在报告文学的影响力、口碑没有过去那么好了，原因在哪？今年第11期卷首我也谈到报告文学，提到了我们杂志的一位老编辑周明老师。

周老师前段时间刚去世，享年92岁。他

当年参与策划、编发了那篇《哥德巴赫猜想》。当时编辑部大家一起聊天，觉得应该对日新月异的发展、“向科学进军”的号召、现代化进程的火热现实有所反映，希望有人能写一写陈景润这位国际上享有盛誉的数学家。找谁写呢？大家聊一聊，觉得徐迟合适。

当时徐迟先生年纪已经比较大了，但编辑联系之后他欣然答应。之后，周明老师带着他三次采访陈景润，写出了《哥德巴赫猜想》。作品不是很长，但影响特别大。这篇作品踩着时代的节拍、与时代同频共振，所以很多人看了以后特别受振奋，它吹响了科学春天的号角。

这就是我们现在期待的文学与现实之间的那种密切关系，这也是报告文学要承担的责任。《人民文学》期待有这样的报告文学。

当然，《人民文学》一直是以发小说为主，体例比较传统，就是小说、散文、诗歌、非虚构等这些简单的栏目。我们不希望在栏目设置上过多表达自己的观点，而是希望读者看完作品给出自己的结论，希望能够把最好的作品呈现出来，所以像《哥德巴赫猜想》《创业史》《山乡巨变》《红高粱》《潜伏》《一句顶一万句》《推拿》，以及后来的《牵风记》《回响》《生命册》等作品，还包括大中小学语文课本上的《记一辆纺车》等作品，都在我们杂志上发的。近年中高考的阅读题，很多也是从我们杂志摘选的。

毕飞宇的小说《推拿》最早发表在《人民文学》2008年第8期，责编是徐则臣。此外，短篇小说《潜伏》2006年发表在《人民文学》上，责编也是徐则臣，作者龙一用“徐则臣”的谐音给主角取名“余则成”。

我们力图把杂志做成一本中国当代文学的简史，这是我们的愿望和努力方向。我们推出了很多好作品，还会推出更多的好作品。

当然，我们有自己的趣味、选择和认知。我们希望除了展示当下文学的最好成果之外，还能够引领文学创作风潮。

一本好的文学杂志，应该既是一个好的展览馆，也能展示出某些文学的发展方向。所以每一期刊发之前，我们都一起仔细地推敲。

《人民文学》明年会有一些变化，会增加到224页。一方面我们希望给长篇的作品提供更大的篇幅，让读者尽量看到全貌；另一方面也为了照顾读者，部分小字内容

将适当放大字号。明年的《人民文学》在内容上会更丰富一点，阅读感受上应该会更好一些。

## 二、呼唤“当下的文学”

今年《人民文学》跟浙江也有很多关联，比如浙江小百花同名演出的剧本《我的大观园》，发在2025年第2期上。第2期杂志比第1期多卖了1万册。前不久在宁波浙江书展上，作者罗怀臻老师到场，我们带去的150多本杂志被一抢而空。

文学并非没有读者，好作品大家还是愿意看。这也是在座的各位包括我自己，还能吃这碗饭的原因。

今年我们还发了其他一些作品，比如范稳的《青云梯》，我觉得可能是今年最好的几个长篇之一。它以云南铁路百年发展史看中国铁路发展、民族奋进图强的过程。这么说比较空洞、大而无当，而事实上，无论多宏大的主题，最终都要落到小的细节上。所有的小细节集中到一起，经过作家匠心编排，最终才能以小见大。在这个意义上，我认为《青云梯》跟我们民族有关，跟百年历史、跟云南的铁路史、中国的铁路史有关。

还有一部长篇小说，苏州大学王尧教授的《桃花坞》，非常有意思。透过知识分子的精神成长，把苏州桃花坞这一地方的变迁和整个中国的近代史结合起来。当下写知识分子写得好的作品其实不是特别多，王老师这部我也特别推荐。

还有我们马上要发的《量子幽灵》，一部科幻剧本，作者是南方科技大学三位老师：尹迪、陈跃红、吴岩。去年《人民文学》发了他们三人共同创作的另一部科幻话剧剧本《云身》。

今天（11月9日）上午在西湖文学院成立现场，有一个话题是“未来的叙事：文学与科技的对话和回响”。我说，我们已经进入了一个科技时代，但我们的文学还相对滞后。我们文学探讨的问题、我们的“人文之问”很多还停留在农业时代，现代生活一部分也只是刚开始涉及。我们大家都从事写作，你会发现写城市文学特别好的其实不是特别多。

马致远的《天净沙·秋思》我们耳熟能详。“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我说这12个字的时候，大家立马对这些意象有清晰细致的想象，而且能想到意象背后要表达的东西，想到从《诗经》、陶渊明、李白、王维、苏轼……这样一个脉络，这是因为古代文学有一个与之相关的巨大数据库。但如果你写“钢筋水泥混凝土，高楼大厦咖啡馆”，这些城市里最基本的意象时，你会发现我们可依靠的工具素材特别少，因为这些词汇还没有被充分文学化。

什么叫“文学化”？当一个词被提到时，你能在它背后看到一个巨大的数据库，它就实现了“文学化”。就像我们谈论鲁迅的后园墙外“有两株树，一株是枣树，还有一株也是枣树”的时候，关于鲁迅作品的阐释，哗一下全出来了，你觉得有话要说、有话能说。但对于“钢筋水泥混凝土，高楼大厦咖啡馆”我们无话可说、无话能说，说明我们的城市文学还没那么成熟，我们对很多问题的认识还停留在前现代。

在现代化的城市，在北京、上海、杭州，在高楼、玻璃幕墙、先进科技设备环绕的环境里，“小桥流水人家”“无边落木萧萧下”虽然很美，但格格不入，气质有点违和。跟现代城市、现代生活匹配的那个《天净沙·秋思》《登高》在哪里？好像还没有。

这就说明，我们的文学对当下生活的介入还远远不够。智能手机、网络、AI、DeepSeek、豆包、阿尔法狗这些我们日常生活最基本的东西，是否能有效地进入到我们的人文之间？

所以我提到《量子幽灵》。它跟《云身》一样，力图让科技和文学形成一个内在的统一体。

文学要科技化，科技也要文学化。在一个科技时代，这才是我们需要的文学。我们用文学表现这个世界的时候，应该携带科技的眼光。

所以作家也要不断拓宽自己的思维。如果我们总觉得跟广大的世界没关系，文学就是一个匠人的活儿，我们只需要看经典，模仿、学习、创新就行的话，只在文学内部的问题上打转，我们就变“小”了，我们写的东西就跟当下生活没了关系。

这也是为什么今天读者看一些作品觉得好是好，但跟自己没有关系的原因。

### 三、文学的三重境界

我一直认为，好的文学作品也分层次：第一个层次，能保留一个时代那些最真实的细节；在此之上，更高层次的作品能找到那个时代最本质的情绪、气质、疑难、腔调；最高层次的作品，要跟一个时代产生同构关系——用你的作品去结构你的时代。

我们说《红楼梦》伟大，不只是说修辞上、故事上伟大，更是说它与那个封建时代保持了某种同构关系，它伟大在这个“同构”上。

作品结构和时代结构保持同一性，这样最高层次的作品还有《战争与和平》。为什么它伟大？你要了解19世纪的俄罗斯，看一部《战争与和平》会豁然开朗。

这是我们对自身、对文学的一个要求——我们能否找到这个时代的脉搏，找到它的节拍、节奏？我们要慢慢靠近它，以文学的方式靠近它。

我想，这样的作品肯定会获得读者的欢迎，就像徐迟先生当时写出了《哥德巴赫猜想》，读者去买杂志，洛阳纸贵。

好东西一定有人看。再比如《红高粱》，20世纪80年代末大家对抗战、战争文学慢慢审美疲劳了的时候，《红高粱》出来，大家发现“战争还可以这样写”！

我觉得对作家来说，埋头干活很重要——认真去写，写作是一个手艺活，有些技术你练不到就不知道它的水有多深、格有多高、这个世界有多广大——但有这些还不够，我们还要抬头看天、看这个世界，看我们与这个世界的关系。既要有能力掌握这个世界的局部，又要尽力建立对世界的整体感。这个整体感建立之后，你就会发现我们的文学跟今天这个时代之间有距离，出现了一些问题，这也是我们杂志明年以及接下来一段时间里努力的方向。

各位都还年轻，思维更敏感、与时代的关系更直接、表达更及物、起点更高，特别期待年轻作家带来我们能想到但写不出来的作品，甚至我们根本想不到、让我们惊喜的作品。✎

（本文根据录音整理）

# 金秋笔会：窥见创作的真谛

Article-余 威 Yu Wei

《浙江作家》  
金秋笔会小辑



浙地秋深，文心汇聚。有幸赴第二届《浙江作家》金秋笔会之约，两日半的聆听与思辨，如同在文学的星空中拾取了满掌清辉，不仅解开了创作路上的诸多困惑，更让我对“写作”二字有了穿透纸页的深层认知。

写作从来不是孤芳自赏的独舞，而是与时代共振的修行。海飞先生那句“怀才不遇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如惊雷般唤醒了我对创作姿态的思考。我们或许都曾在投稿的石沉大海中失意，在无人问津的坚守中迷茫，却忽略了真正的瓶颈从来不在外界，而在自身。唯有放下“怀才”的执念，以“俯首低头，什么都不是”的谦卑，在被遗忘的寂静里埋头赶路，才能让文字在时光的淬炼中拥有生长的力量。这份坚持，不是盲目执拗，而是对文字

本身最深沉的信仰——相信每一个字符的积累，终会在某一刻绽放出属于它的光芒。

作品的生命力，始于一个精准而独特的切口。海飞先生强调的“成功视角”，让我恍然大悟：小说的开头不是故事的简单罗列，而是一把钥匙，要能瞬间打开人物与环境的秘境。那些看似平淡的生活片段，若以常规视角落笔，只会沦为平庸的复刻；唯有贴着人物的心跳，找到那个“意料之外，情理之中”的切入点，才能让文字拥有直击人心的力量。而从治辰教授关于“视角统一”的告诫，更像是创作的“戒尺”——当我们将主观评判强加于角色，只会让视角在跳跃中失去说服力；真正的叙事，应让人物的语言、动作皆为剧情服务，于留白处见真章，避免过度描写稀释了

角色的独特性。这正如绘画中的留白，删繁就简间，反而能让人物的灵魂更加鲜活。

小说的迷人之处，在于它与人生相似的不确定性。徐则臣主编的点拨让我豁然开朗：好的小说从不是主题的直白宣告，而是将作者想要表达的元素构建出一个复杂的关系，让主题在关系发展流转中自然生长。而来颖燕主编那句“过分的清晰会杀死小说”，更道破了创作的本质——小说中的人物有其自身生命逻辑，他们的命运不该被作者的预设绑架，而应在叙事中与作者共同成长、共同探讨。这种不确定性，恰如人生中的未知与变数，正是最能触动人心的共鸣点。我们不必执着于给故事一个完美的结局，因为那些未言尽的余味，才是文字最绵长的生命力。

创作的终极，是在个性与共性之间找到平衡。来颖燕主编提醒我们，作品的辨识度源于作家的个性与语言，但过度的自我扩张只会让文字沦为个人情绪的宣泄。真正的好作品，应跳出“小我”的格局，以全人类的视角观照人性，捕捉那些能引发大众共鸣的情绪。而海飞先生关于“纯文学与类型文学不必纠结”的论断，更让我摆脱了创作的桎梏——无论何种题材，好的语言与好的故事都是根基，而这一切的核心，在于对人性的深度挖掘。文字的力量，终究在于它能照亮人性的秘密，让读者在他人的故事里，看见自己的影子。

徐则臣老师的结语，为这场笔会画上了深刻的句号：“所有的写作理论都是理性的，而创作是感性的。”理论是照亮创作之路的灯塔，但真正的航行，还需我们在一次次的实践中，找到理性与感性的平衡点。

说实话，这场金秋笔会收获满满，而且我根本没有听够。好在程士庆院长勉励我们，明年浙江文学院还要和鲁迅文学院合作，争取为广大作者谋得更宽阔、更友好的平台。浙江对青年作者的培养和帮扶力度无疑是巨大的，身为浙江作者感到十分幸运。

未来的日子里，我愿带着这份感悟，以谦卑之心坚守，以真诚之心创作，不断攀登属于自己的文学高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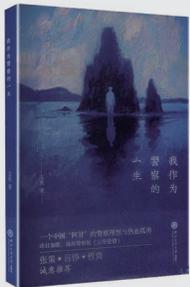
### 《从鉴湖跑向世界》

作者：陈博君  
出版：红旗出版社  
定价：48.00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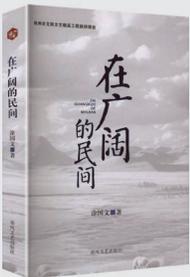
### 《镜子，或时间之梦》

作者：尤佑  
出版：百花文艺出版社  
定价：62.00元



### 《我作为警察的一生》

作者：支奕  
出版：浙江工商大学出版社  
定价：48.00元



### 《在广阔的民间》

作者：涂国文  
出版：春风文艺出版社  
定价：89.00元

# 人生如行旅，恍然山色异

## ——长篇小说《鱼尾纹》创作谈

Article- 杨怡芬 Yang Yifen

《鱼尾纹》是我在税务工作之余创作的第三部长篇小说，也是我写作生活中结出的第五个果子。很幸运，这颗果实今年初秋时节上市。

本书的出版方十月文艺出版社的推荐语这样写道：“长篇小说《鱼尾纹》用细腻的笔触刻画了16岁农村少女小葵，在时代变幻中的觉醒与华丽蜕变。升学进城、国企改革、市场经济转型……社会变革如汹涌波涛，大学分配时的迷茫、职场中的残酷、婚姻破裂的伤痛……生命在重重艰辛中刻下深刻的印记。从被动裹挟到主动突围，她的每一步都踏响了一个普通女子破茧成蝶的强音。这是人性在权力、财富与情感交织下的复杂光谱，这是一部普通人命运的史诗。”

于我而言，这部小说的创作主要和我中年之后的人生感悟有关。换季时节，我们总会需要整理衣橱，处理掉再也穿不上的旧衣服。当你抖开那些旧衣服，从那纤细的腰头和窄小的肩头，你看到一个女性的成长。“恍如隔世啊”，你感叹着。这样的时刻，才顿悟，人生是分阶段的。童年这一段，很少有人能清晰记得它的全貌，只有印象深刻的片段。青春期，才是我们独自上路的旅程，我们企图看清所处的环境，寻找最好的出路，为此而拼尽全力。此后，从青春到成年，再从中年到老年，每一段，都各有其人生任务。往事和现实，动如参商却又藕断丝连，人生旅程，原是松散中集聚起的几个阶段。正是在这样的体会之下，我截取了主人公小葵人生的四个关键阶段，构成了小说的框架。每个阶段展开独立的故事，使《鱼尾纹》和传统意义上

浑然一体且强调一个主线情节跌宕起伏的长篇区别开来。

我想说的是，人生并非完全持续的，它是一段一段的，段与段之间会有一个转折点，那就是人生的紧要处，只有几步甚至一步，却决定了此后人生的方向。转向是痛苦的，但终其一生，我们都不得不在时代发展的轨道中寻找自己的方向。在这部小说中，“银河之眼”部分中那个在少女时代仰望星空、心怀远方的小葵，在“鱼尾纹”部分步入婚姻、在职场与家庭间摸索挣扎。在“浪淘沙”中，她辞去体制内的安稳，踏入惊涛骇浪般的未知。到了“与海豚同游”部分，她已蜕变为在商海搏击的女企业家。小葵的足迹，串起了40年间时代的变化与个体的成长。

小葵人生的后面两个阶段，与我的岗位转向有着一定的关联。2018年后，我主动申请从综合部门转岗到稽查部门，来到税务工作的第一线。在这里，我看到了很多企业的经营状况。企业家们努力在经济浪潮中寻找方向，有人失败，有人成功，而时代滚滚向前，如大浪淘沙。我也看到了企业会计人员的工作状态，他们在企业里举足轻重，平时工作辛苦勤恳，关键时刻，他们在法律的框架中，凭借自己的专业能力甚至能力挽狂澜。我把工作和生活经历中的所见所闻融入小说创作中，通过民营企业家田雷和小葵等来呈现。这场域，是一个作家无法只凭想象就可触及的地方，是我的“独一份”，也是多年税务稽查工作给予我的馈赠。

我愿用这本《鱼尾纹》，致敬在改革开放中成长起来的一代人。 ▣

# 慕白诗歌的古意和现代气质

Article- 濮波 Pu Bo

## 印象

这个秋天，在晓风书店邂逅了慕白，注定这是一位诗歌解读者和诗歌文本生成者之间的一次邂逅。如同戴望舒在小巷邂逅了他的核心意象，郁达夫在故都遇见了秋，一位诗人和一位诗歌解码者之间的邂逅，就是意义解读的初端。

慕白寄我以诗。于是有了一次漫长的、纤细的、浸润的阅读。初步印象，乃是——慕白诗歌，最为迷人的风景线，是他的行者（带有求知者、革新者和苦行僧的诸多含义）这种外表身份带来的一系列诗学效果。

这一位行者，四十年如一日，奔波在他的诗歌地理中。经他耕耘的诗歌，如同江河，从少年的慕白，一直流淌至中年的慕白。而行走，构成了他诗歌的外在面貌和内在精神指向（能

指和所指）。

行走，既是生命的命题，也是肉身的具象。行走，也是中国传统诗歌的生成之地理和物质条件。在最为基本的认知中，人类的行走，肯定可以触发旅行、在路上的诸多诗意感受，生成“行走与遥想”“向往的生活”“彼岸与还乡”等诸多主题。在古代，有多少诗人写到了在路上，或者属于旷野诗学的临江、登高之风景！而管窥整个华夏诗歌的题材脉络，诗人们书写在路上的风景，也大抵分为两类：一类是即兴的（正在邂逅的风景），另一类是怀旧的（写诗的时候，在路上的风景已经成为过往）。而如果再切分这种在路上的狂野诗学，则在即兴诗学里，又可以分为“此在”和“彼亦在”（纯粹的即兴诗歌如陈子昂的《登幽州台歌》、李白的《送孟浩然之广陵》和身在此地作为一种身在异地的对比因素作为主要诗意生成的即兴如

张若虚的《春江花月夜》两类),在怀旧的题材里,又可切分为怀旧对象尚在人间的如杜甫的《春日忆李白》,和怀旧对象为回不去的过往(如杜甫的《昔游》),以及更为抽象的譬如李白时常在诗歌文本中蕴含的“梦回大唐”的潜意识(如李白《清平调》)等类别。

打开慕白的诗歌文本,读者发现,古意,也充斥在其代表作《行者》《开门见山》《有诗为证》等诗集中。因此,在类比的诗学范畴上,读慕白,肯定不会错过其“古意盎然”的诗歌风格。

## 类比

稍稍深入,便会发现,慕白诗歌中的古意盎然,是指这位从包山底、飞云江畔走出来的诗人,其用身体和精神两个感知层面与外界进行广泛的交流和互动的时候,其采取的文化立场(与其说理性的,不如说是诗人的一种凭借阅读而来的直觉、感知)。确实,慕白的诗歌,乍一看是古典的,其间充满了纯粹的词句和意象。

纯粹,也是古典诗歌的一种质地。慕白诗歌中,不乏这种纯粹和清澈。有时候,这种清澈,是旁观者清的那种清澈。譬如,在一首《龙游石窟行》中,诗人写道:“你可以选择做一个旁观者,在沉默中/观察水的清澈,看它如何自我沉淀,过滤”。更多的清澈,是他通过行旅进行行吟的这种诗人本性。《大江东去》《宿桐庐同柯平、嵇亦工、马叙醉后作》《兰溪送马叙至乐清》《灵渠》《时光虚无》等都是他言行一致、知行合一的见证。

有时候,在慕白早期的诗歌当中,甚至可以看到这种“清澈”天然的美学兄弟——“自然”和“天真”。如同一个纯粹的儿童,看待世界的目光,也充满了无邪和探索之本真。《有你是谁》为代表的爱情诗,就是这种纯真时代的写作之体现。另外一种古意盎然,当然是指诗人写作的题材和写作情境,与古人颇有許多雷同之处。《将进酒》——与蓝野、唐力、芷父诸兄在茅台镇》直接把李白的诗歌题目,进行“挪用”,如同《九月九日忆山东兄弟》直接把王维的诗歌标题进行挪用,而其生发的诗意,已经属于一名现代诗人的悲歌无疑了,在文本中,古典诗意



的“单纯意义的投射”没有了,而混入了太多的当代杂音和多元含义。如果要剖析慕白文本中的这种“多元”到底呈现什么的肌理,则这首诗的结构(三段非格律式的排列)、第三段的诘问句式的不断累加,产生的复调之意蕴,均可以说明慕白文本中词语的肉身。读者若按图索骥,可以在“也许你到了北京”的文句里窥见“模棱两可的不确定性”,在“我们不是梁山好汉”的文句里窥见“自我否定和调侃”,在“我喧宾夺主”“是日子过得慢,还是我又醉了”的疑问句式,窥见文本中深藏的“怀疑主义”。而“自我否定”“自贬”“怀疑主义”……这些观念,都属于现代主义的谱系。

我们还可以把慕白的诗歌和《诗经》《楚辞》乃至唐宋诗词进行对比研究。譬如,慕白的诗歌情感宣泄,可以追溯至《楚辞》中的《九歌》等文本。慕白诗歌中的大量记事诗歌,则可以回溯至杜甫的诗歌文本。杜甫诗歌中浓浓的叙事性,以及“忠君”的主题,是其儒家文人的角色所决定的。慕白一开始扮演的文化角色也具有儒家之子的味道。其爱情诗,写得如此的纯粹,有类似泰戈尔、聂鲁达爱情诗的“自虐”色彩。这与杜甫诗歌中的“愚忠”

是一回事。诗歌是情感的极致。慕白的诗歌题材亦然。读慕白诗歌文本，充斥其间的友人马叙、柯平、嵇亦工、芷父等，正好也说明了诗人的情感和友情等的固定性。这种伦理，也可以与杜甫诗歌中的儒家（譬如忠君）思想相对应。这说明了慕白情感世界里的真诚的一面。

但这样评价诗人，其实只抓住了诗人写作世界奥秘的一鳞半爪。正如浙江省著名的诗歌评论家沈泽宜先生曾经对慕白的发现一样，阅读慕白肯定还有另外一种读法。沈泽宜曾坦言自己被慕白的《有谁是你》深深打动了。他言及慕白诗歌的风格时，用了“质朴、粗鄙、不喜言词，一种美深藏在岩石中”这样的措辞。

言在不言中。

因此，慕白这种古意盎然的诗歌生成，绝不是其身体浸淫到古代之中的一种意向，而是借助这种古意（诗歌生成的路径），来表达一种在与古代诗歌相似的情境中生成的现代诗意。这是慕白诗歌的文本，贡献给当代中国诗歌诗学的一种“生成术”——通过身体的步履，通过不断累加的词语，以及快速转换的视角和语速。因此，毋庸置疑，慕白显然还是个现代诗歌文体的实践家和创造者。

## 变异

通过诗歌词语的基因变异，慕白的诗歌意义朝向两个方向发展。他的诗歌意义与古代诗歌不同，有两种显白的证据。其一，是慕白诗歌中的这种古意盎然的写作生成路径，虽然表面上看似与古人无异，但是其实质，确实已经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异”。换言之，慕白善于旧瓶装新酒，在模仿“古意”的诗歌生成路径中，独辟蹊径，生成了属于一名当代咏物诗、记事诗、自传诗领域独树一帜的诗歌文本。

慕白诗歌写作中大量生成的诗歌，具有记录自身行走、客观呈现真实的自我的这种特征。这种属性即为自传性（自传性也是杜甫诗歌的属性。杜甫诗歌中大量的咏物诗、记事诗均有着浓厚的自传性质。《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北征》《壮游》《昔游》这一系列的诗歌，无不组成诗人杜甫的自传的局部文本）。在慕白的诗歌

中，不变的是类似杜甫诗歌中内蕴的精神内核。如果说，杜甫为代表的诗人的伦理，其实折射了其悲哀均是“儒家道德理想主义者的通病”。以慕白的自传诗歌，则融入了比唐宋时期内核为儒家伦理的悲剧性自传文体更为辽阔的图景。这种图景背后，也许藏着叔本华和尼采式的虚无主义，也暗藏着中国古代道家的某些文化基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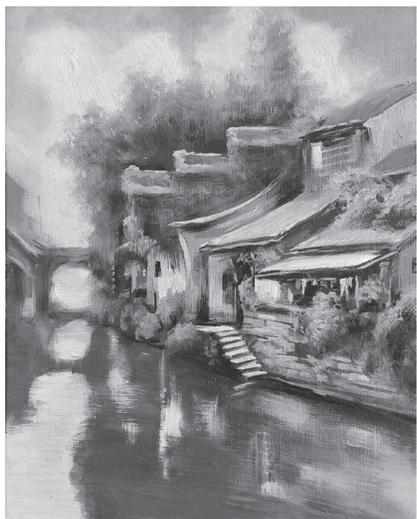
因此，慕白诗歌中纠缠和浸淫的“古意”，与其说是一种折返，不如说是一种写作的策略，写作的技巧。其题材看似不变，但精神版图的内容变了，变得辽阔和繁杂，具有了在屈原《九歌》式的排比反诘和宣泄的洪流中更注意字句、词语意义自身的“词句肉身”的本体性（晦涩和清晰同在，价值和无意义酷似）特征。慕白似乎一开始就领略了诗歌写作的奥秘，那就是朗西埃发现的“词语不是通过描写获得它们的力量；而是通过命名，通过召唤，通过命令，通过谋划，通过引诱，它们才切入实存之物的自然性，才将人类安置在他们的道路上，把他们分离为诸多的共同体，又把他们统一在共同体之中。”这种知识考古学的真谛，因而需要在当代的文学实践中来一次“反抗”，让词语呈现自身的质地，也让世界呈现本真的面目。

其二，再深一层，我们便会发现，实际上作为现代诗人的慕白，在古意的这袭躯体层面的青衫之外，有着更为复杂的现代精神之指向。随便浏览慕白的诗歌文本，模仿古代诗人写作的文本标题，可以找出一大堆。诸如《会呼吸的痛——兼致李南》《寄杨方书》《将进酒》。但只要细读，显然会发现，慕白在旧瓶里装了多少当代生活之“实在”啊。这一点，一位评论者说得很到位，他说：“在他笔下，屈子、太白、少陵、东坡、袁枚，都是他前世的知己与故交，都是他当下诗歌写作的对话者。”对话，而不是喃喃独白和呓语，组成了类似音乐家巴赫音乐的特征：复调。在慕白诗歌中的这种复调，也极为多元，呈现对比式、模仿式、衬腔式、综合式等多样形态。在综合的谱系里，又有主调和复调对比、主调音乐旋律、复调音乐旋律、结构方整、结构非方整等多种组合形式。某种程度上，现代诗歌的写作者，对于语言（从内含于字句、段落之中的复调，到字句和段落之间的搭配、组合和聚合）的自身生成效果，其实践已经达到历史上的最佳状态。慕白诗歌中的这种意义生成，即属于复调的诗学范畴。

除了复调,还有视角的多元性。慕白曾在《行者》的序中谦逊地写道:“以旅者视角,无论仰望、平视、俯视,目之所及,对正在逝去的人和事,信手粗略地记录、呈现……”评论家王辰龙由此发现:“这样的视角呈现在修辞上,便是词语的速度必须很快,以近乎摄像机的能力捕捉进入感官的一切。结果就是慕白书写风景的诗作,从文本的形态上看,时常显得繁复与精细,风景的诸多层次都被快速的语言捕捉到。”

不仅如此,诗人还用今日的行旅(今日所负载的地理感觉和城市游历,上天入地,远譬如到塞纳河、天水、长安、瓜州、凤城、湄江、涟水,近到飞云江、桐庐、千岛湖)来进行一种地理“实在性”的写作。地理和身心进过综合(美学上的聚合),生成一种当代诗人眼里对外部世界的真实描绘。这种描绘超越了古代受制于儒家局限的诗人心目中外界世界的展现。与古代诗人由于思想局限的对“乌托邦”“隐喻”世界的向往(如陶渊明)迥异,而于当代的诗人的一个反隐喻群落(以于坚、雷平阳等为代表)有着谱系性的关联。在上述诗人的文本中,词语的肉身和拉康所言的“实在”,显然已经替代了隐喻和象征,用反乌托邦替代了乌托邦。或者,用“反诗歌”美学即为超越传统诗歌属性(譬如抒情性、唯美主义、诗言志诗歌范式)进行颠覆的诗歌,口语诗歌,替代了“诗言志”的传统诗歌技法。这种变化,在一向以“抒情”和“优美意境”著称的江南诗人慕白(确切地说是文成诗人慕白)身上发生了。我愿意称之为“一种诗歌现象”。

这种反诗歌的属性,既可以理解为“当代诗人诗歌写作的反隐喻”(于坚),也可以理解为一种意象和对象之间的粗略搭配、非程式性的组合,以此来达到一种新颖的诗意。慕白诗歌——刚才所言的语言、视角和速度的特征,导致他独树一帜的“词句”和机构组成的内在肌理:感性、直觉和知性、理性之间的一种贯通。这种贯通,也即为评论家王辰龙援引法国哲学家、汉学家朱利安著作《山水之间:生活与理性的未思》中“可触摸的、物理的与精神性的之间的断裂被撤除的时候,当形体发出精神性的时候……物理性过渡到精神性”的描述来指称慕白诗歌内在结构的“物理和精神的贯通”。由此来归纳慕白诗歌中的美学特征。



以《暮春义乌江别芷父》为例,我们选取其中的大部分诗句——

鸡毛换糖,从一根白发开始  
我的河床日益堵塞,泥沙俱下  
兰溪埠头,萧山嘴头,义乌拳头  
三头加六臂,我也没有学会规划自己  
请看今日义乌江,青春逝如东流  
世事如商道,我的溪山失控,洪灾泛滥  
流水穿城而过,徐登早亡,禁水术失传  
竹篮打水,我的人生漏洞百出  
谁会监管我的未来,檄文讳莫如深  
十年江南,十年江北,破败摧枯拉朽  
我左冲右突,冲不出宿命的重围  
江河日下,江山不容留豺狼,泥船渡河  
我有心杀贼,但命运荡荡悠悠……

整首诗一气呵成,意象繁复,但语句流畅,词句的性质——又具有感知、直觉和理性之间的巧妙平衡。诗人看似用古意盎然的记事体、自传体在写作,或看似是对屈原、李白、杜甫和王维的模仿(但这显然是表象),实际上

是采用了一个古代诗歌“临江”诗歌的传统而已。诗人的内在之树，与外在的身体履历呈现一种巧妙的合成，身体与意义之间，不再隔绝，而是产生了一种与时俱进的效果。这种效果只能意会。如果我们一定要说出意义的大部分，则可以冠之为“身体的真实历程”“世界的实在”。《暮春义乌江别芷父》为代表的诗歌（在慕白创造的诗歌文本中，它们数量众多），已经成为一首深入当下“社会真实”的现代诗歌。它对当下存在的深刻批判性不言自明。

《与芷父夜游长江兼致屈原书》亦然，在“赋比兴”的词语肉身中，展开了诗意经由结构形式、修辞技法、视角、旋律的多元素聚合产生的意义。其中开篇“三闾大夫，我喜欢喝酒，但酒量越来越差 / ‘情多最恨花无语’，不是哭了，就是醉了 / 四十多年来，我连自己都喝不过”……到了收尾的第三段，其语句依然滔滔不绝，非常具有《九歌》中诘问句式连篇累牍造成的叠韵、复调、雄浑和崇高等美学效果：“醉生就是梦死，活着真是意外 / 无边人世，故乡日远，今夜游长江 / 佷山夷水，一个闲人在他乡 / 我想草草打发一生，奈何虚名浮利……就像我写下的诗，总是南辕北辙 / 词不达意，我曾经目睹过许多事物的真相 / 但我不敢说出来，我就是我自己的佞臣 / 我喉咙里的葛洲坝，挡住滚滚长江东逝水 / 我在纸上流放”。

## 迂回

诗人文本中的特征，还可以用另外一个词汇“迂回”来点题。前文说，慕白是个古代癖、李白癖。但他的酒量，显然不能与李白比，他外表上不能抵达的豪放，一点也不影响他内在的豪放。因此，论及慕白诗歌的题材（形式）和内容的关系，就显然更为重要。换言之，慕白诗歌文本，形式上古意归古意，但内核却是现代的，一部分是后现代的。因此，客观地说，慕白诗歌中对“古典”的继承和反抗，是呈现一种清晰的“胶着”状态的。

不仅诗歌的文本意义世界是迂回的（笔者认为现代诗人的这种迂回术，实际上就是现代诗歌的晦涩性的性质决定的），而且其伦理世界也显得比较晦涩。诗人向楚国的屈原借了一身青衫，而其内在的心灵，却已然是接受

了尼采美学（甚至暗地里是海德格尔现象美学和存在主义精神）的一名反抗中国古典诗歌的书生和游历者（旅行专家、人生丰富世界的体验专家、爱情高手）。他的最为优秀的诗歌，无疑是这种披着楚辞和唐宋诗歌外衣的“海边书”“日月山”题材之诗。

一言蔽之，慕白的诗歌，具有古意盎然的诗意（题材）、自传性质的悲剧内核（主题），以及滔滔江水般的辽阔复调和“反隐喻”意义生成枝蔓（美学）特征。或者，我们可以这样说，他的步履，是一种对于古代士大夫诗人《天问》《九歌》式的纠缠，而他的精神内核，则是一种颠覆古代抒情传统之后对于生命“实在”的一次返乡。

比较遗憾的是，慕白的代表作（如《开门见山》《有诗为证》）等文本中，读者看不到诗人写作的年份、日月等时间备注。要不然，诗人行走的路线和行走的精神世界之间的内在关联，更容易为读者捕获。不过，诗人这样处理自己的文本，我想也是属于现代性诗歌的一部分。即一首现代诗或者后现代诗歌，是拒绝历史的。拥抱当下，是现代诗人的职责。慕白有可能无意中接纳了这个“箴言”和“训诫”，把文本的呈现按照文本主体的属性来排序。这造成了文本世界（指涉和索引）更多的晦涩性。而这种晦涩性，也可以理解成是现代诗歌意义的一部分了。☒

# 凝视生活中我们的影子

——读张小末组诗《出走的决心》有感

Article- 李郁葱 Li Yucong

“香水、口红，春风新衫薄 / 绕着手腕的饰物光泽旖旎 / 华美如一颗出走之心”（《如梦·牡丹亭》）这是张小末近年组诗《出走的决心》中的几行。《出走的决心》这个组诗的题目，很容易让人想到易卜生笔下出走的娜拉，但实际上不是，在张小末的这组诗中，尽管有很多古典的成分在表象中呈现，其深处却是当代的灵魂，或者相近于近年同名电影里女主角的原型苏敏，那种女性的隐痛，却更为复杂：读她的诗，犹如凝视生活的倒影，我们可以窥视当代生活的一种轮廓，并深入到生活暧昧的内部，得以触摸到当代人的精神状态。

在张小末以往的诗中，以《傍晚》等流传甚广的诗作为例，其创作有着细腻的感知和独特的语言张力，在阅读的清澈和意义的浑浊间突显出张力。虽然好的诗并没有男女之分，但女性的敏感和对语言的选择与男性诗人有时会大相径庭。这样的差别实际上是一

种天赋：每个好的诗人都有区别于其他诗人的特征。从某种意义上去看，如果摒弃性别写作的标签，张小末诗中细腻情感的实现并非依赖直白抒情，而是通过意象的显微化、感官的重组与时空的变形等技术手段，在看似客观的物象中埋藏情感伏线：它们构成一曲生命的沉思曲。

这和这组诗的形成时间一样，它并非一蹴而就，而是近四五年的积淀，这组诗取名“出走的决心”，因为在这些年里，它有其内在逻辑：作为当代女性，为什么要出走？这种困境或许是隐性的，出走是一种观念，不仅仅是指身体的离开。

以组诗中《在古徽州城见贞节牌坊而默然》一诗为例，这首记游诗的起句“这被封住的时光”极其惊艳，它意味着一种姿态；令人诧异的是，在此后的数行中，诗人的眼光让她的笔触变得缓慢而奢侈：当地地名的罗列，特产的罗列，以及“青砖黛瓦马头墙……”这



种建筑美学的诠释。在起句的奇崛之后，整首诗的声调降了下来，有种不动声色的平静，直到“多数民居，也都保留着高墙与小窗 / 一个女子完美的一生 / 最终是建造成不同材质的牌坊”，在简约的叙述下，一种属于时间，也属于性别的暴力被打开，让我们得以去审视一种集体的记忆。诗之后的写作具有个人特征和风格，张小末没有继续在这一话题上游走下去，而是把视线转移到在场者中（电影蒙太奇的手法，虚实相间），人群里的“女子”，或穿旗袍或穿汉服，来自不同的地方，可能是刚刚开始自己的旅程，可能就要回去自己的城市（家）。这种摇摆不定的推测和观察，让诗人站在思想的交汇点（新和旧？保守和开发？），在一座古城，穿着古典，却使用着当代即时的社交工具，反衬出克制的哀伤，探索女性共同的情绪边界。

这样的一首诗，初读并不复杂，也可能被简单的阅读方式忽略过去，但如果我们考虑到“出走”这一带有情绪的语境设置，会发现它的宏大叙事，它把可能的场景放置于时间的舞台，生生不息，又潮起潮落。

有评论指出：“她（张小末）的诗善于透过庸常的生

活表象展示艺术经验，语言舒缓且具个人音色，作品短小、优雅而（看似）随意。”在《出走的决心》这组诗中，这个论断依然是成立的。

很多时候，我们谈到女诗人的时候，尤其在女诗人这一定义被普遍认同的场景下，我们会说到阿赫玛托娃式的见证、茨维塔耶娃的执拗、辛波斯卡的理性……那么，女性诗歌的本质？难道男性写作不具备这些属性吗？我认同这样一种判断：“这不是关于性别，而是关于从性别出发，最终抵达人类的共同深渊。”（艾德里安娜·里奇）

让我们回到《出走的决心》的开篇，当张小末以“天真的雪 / 无辜的雪 / 着急赶路的雪 / 被风声掩盖的雪 / 在深夜悄无声息地落下……”开始抒写时，雪是一种精神的象征，也可能就是精神本身。这首仅仅 15 行的诗在最后的 5 行落下了一个基调：在人间，无数的雪纷纷赶来，每一朵雪花都无法避免被弄脏。

可以把这首诗的写作称之为诗的减法写作，从技巧上而言它有简洁的表象，但意蕴深长的内核才是诗的根本，它让诗的外延无限扩大。

雪纯洁和肮脏的悖论正是对人间的隐喻。从这个意义上说，真正的女性写作，或者说写作，终将成为人类精神的考古学和勘察学。

诗是一种气候，当我们置身于其间时，人在命运途中的孤独与恍惚感，成为张小末对生命状态的表达，可能是对个体的，也可能是对群体的，但揭示与否需要诗人所能抵达的层面。在写作中，一个有趣的现象是，有些人写得非常用力，很重，却往往达不到自己想要表达的效果，而有些诗人却能举重若轻。

接下来的《雀梅》《合欢树》《耳钉》是对物的书写，物即人，张小末赋予静态物象以动态生命力，对雀梅、合欢树等目之所及的元素进行沉浸式创作，日常场景和日常之物有了不一样的视角，这种情感的表达可以说是隐晦的，但真正的主角从来都是人。

对张小末而言，这种写作是一场冒险；对读者而言，对这些诗作的阅读同样是一种冒险：它们的写作和阅读都需要一种天赋和勇气。毕竟，“亲吻时，热度将抵达得 / 缓慢一些 / 冒险时，那清凉的水滴 / 会提醒你：火焰闪于幽微之处”（《耳钉》）。

幽暗之火是我们对镜中人的看见，也许是镜中人看见了我们的隐秘之火。张小末对常规题材的这种提纯处理，颠覆了物的符号性，而通过语言重塑日常之物，给予它们诗的形象和声音，在具体物象中投射出自己的存在之思。也正是诗的这一特质，让张小末的诗有了极高的辨识度，尽管在她开始写作以后，作品产量并不高，却佳作迭出，这有她已结集出版的两本并不厚的诗集作为证明。

源于生活经验的《沙拉之诗》《雪在巴黎的三十三公里之外》《料峭之夜》的写作中，张小末试图去与生活和解，对出走的出走，让本体和影子能够合二为一：“万物美而矛盾 / 当我把对生活的异见埋入身体 / 有时是因为热爱 / 有时是因为绝望”（《料峭之夜》）。

我非常喜欢《料峭之夜》这首诗的题目，这个题目本应该是危险而迷人的，有意思的是，除了我所引用的这几行，整首诗处于一种平静的推动中，和题目形成强烈的反差，就像光给了我们影子的陪伴：明和暗是一体两面，它们构成事物的完整性。

《我们谈论欲望时在谈论什么》在这组诗中显得别具一格：一是因为它的长度，在张小末的写作中这样的长度并不多见；二是她突然抛弃了那种欲说还休的羞怯，直面生活中很多真实的细节。在这首诗中，原来因为篇幅短小而常常浅尝辄止的叙事性突然有了用武之地。

诗分三部分，进入这首诗依然是我们熟悉的路径：日常场景的闪入。但这首诗有更为开放和喧嚣的野心，借用诗中的句子来表达，就是“或许是冷静克制的美，或许是混乱的线条”。在诗中去探讨人性是困难的，它容易滑入一种概念，但这一节所展开的讨论却水到渠成。诗的第二部分是对女性另外一种生存方式的描述，张小末在此时可以和自己达成了某种默契，她认同女性这样一个界定，事实上，女性和男性，都是一种客观存在。这一节更多的是一种过渡。

诗的第三部分是让人惊讶和震撼得甚至有些猝不及防：它面对我们的欲望，在善和恶的对峙中试图达到个人自我的和解，这种寻找最终并不牢固：“夜晚消失之前，她依赖自己的眼睛 / 看到故事荒谬的结局 / 那被歌颂的含蓄，正如江水滔滔而去”。这可以说是一种觉醒，也可以



看作是一种隐忍。这样的写作同样是一种冒险（更大的冒险），基于写作者的勇气和自信。正如这种对于女性经验的祛魅与重构，在当代诗中很少触及，它抵达了一种尚未被污染的精神疆域，同样也让我期待：张小末的诗将会给我们的阅读带来怎么样的欣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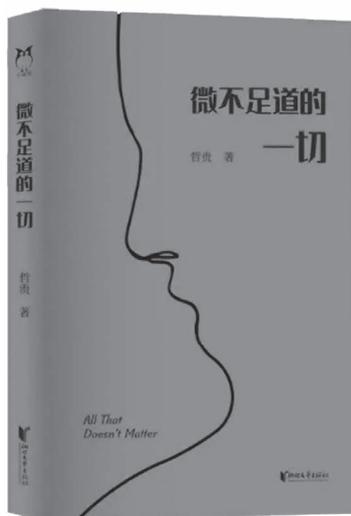
“她递来鸟鸣、春风 / 满目绿意 / 和流水寂静的声音 / ……食素餐，认真地劳作于大地之上 / 像一个古老的手艺人 / 用她的美，清洗庸碌的半生 / 而空是最大的饱满”（《理想之地》）。

这种对理想之地的描述，或许是我们日常所遭遇的某种转瞬即逝的情感，但它让我们有所寄，并能心有所系，从出走到达，诗最终的意义在于此。☞

# 在微不足道的细节中感受爱

——读哲贵《微不足道的一切》

Article- 李莹 Li Ying



《微不足道的一切》书影

哲贵的中篇小说《微不足道的一切》以细腻笔触讲述了丁小武的家庭生活。诚如书名所示，故事聚焦的皆是生活琐事，看似“微不足道”，可一旦置于家庭语境中，便如串联筋骨的脉络，稍一碰触，便牵一发而动全身。

小说开篇，丁小武便直言自己陷入了难题：父亲丁铁山患上重度阿尔茨海默病，生活无法自理。作为儿子，他本能地想担起照料责任，可现实却让他陷入“两难”。父亲与妻子柯又红早有嫌隙，甚至曾放话“家里有她就没有丁铁山”。如今父亲急需人照顾，丁小武必须在“尽孝”与“护妻”间做抉择。这个选择，不仅关乎责任义务，更缠绕着夫妻、父子间的复杂情感，如同一颗定时炸弹，一旦引爆，便会触

发家庭关系的连锁反应。作者精准捕捉到这一矛盾焦点，以此为切入点，层层剖开家庭关系的肌理。这一核心矛盾贯穿小说始终，情节推进、叙事节奏、人物语言与心理活动，皆笼罩在它的影响之下。丁小武作为冲突的中心，他始终想做家庭的“调和者”，却在现实拉扯中屡屡被动。一边是病弱需照料的父亲，一边是态度强硬的妻子，他的妥协与纠结几乎写满每一处细节。丁铁山这位昔日利落果决的老人，在疾病侵蚀下，只剩反复呼唤“丁小武”的本能反应。作者并未刻意剖白他的心理，因对失智老人而言，所有逻辑与矛盾，早已被肌体本能所压制。

书中最具张力的人物当数柯又红，她的摇

摆与转变,甚至直接推动着情节走向:从最初坚决不让丁铁山同住,到中途为挽回婚姻主动退让、同意父亲搬去公爵山庄,再到丁铁山离世时脸上复杂难辨的神情。从执意让丁小武开厂子,到后来主动卖掉厂子,乃至小说结尾,面对丁小武昔日交好的董南妮上门,她的心态也悄然松动。而女儿丁点点,作为家庭冲突的“旁观者”,当矛盾蔓延到自己身上时,她选择以“退缩”保持距离。这既是对自我的保护,也是对家庭困境的无奈回应。这些矛盾在有限篇幅里交织叠加,却毫无荒诞感,反而如一面镜子,照见无数家庭的日常:每个人都是矛盾的集合体,当亲密关系将彼此拉近,那些隐藏的棱角便会愈发凸显。

故事在矛盾中推进,人物也在这一过程中完成“自我找寻”。丁小武曾对“为何照料父亲”有过一段耐人寻味的解释:“我是在以这种方式找回父亲,同时也找回自己。”在家庭里,每个人的角色常被简化成“矛”与“盾”:丁小武性情温和,习惯将就、妥协,是“防守、求和”的一方;柯又红性格泼辣,言语强势,是“进攻、尖锐”的一方。但在照料丁铁山这件事上,两人却走向了性格的“另一面”:丁小武变得执拗决绝,柯又红反倒学会了妥协退让。这种转变,既是对自我性格的探寻,也是家庭情感的“修复过程”。小说还设计了一个极具“回环性”的情节:丁小武后来患上了帕金森病。这一设定不仅为故事增添了戏剧性,更藏着深刻隐喻。人的一生如同抛物线,从起点攀升至顶点,再缓缓落下,最终归于终点,这正是生老病死的自然规律。如今,疾病与失智的阴影,从丁铁山转移到了丁小武身上,这个家庭,又将面临一场熟悉又陌生的“疾病风波”。而这一次,柯又红的转变最为彻底:她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温柔,那份褪去尖锐后的包容,让我们清晰看到了这个角色的成长与蜕变。

在书的“后记”里,哲贵谈及对“爱”这一主题的思考,这或许是他希望借这个故事传递给读者的核心议题。情感是一面镜子,它折射出个人的生存体认、人与人的相处



之道,以及对疾病与死亡的深刻感悟。丁铁山、丁小武、丁点点祖孙三代的命运交织,勾勒出一个人完整的生命轨迹。人生中,成长、情感纠葛与疾病磨难本就是无法回避的议题。那么,个体究竟如何重新找回自我?答案或许就藏在那些看似微不足道的摩擦与矛盾里。这些日常纠葛好比一根根细小的线头,人的一生是松弛凌乱还是紧实有序,全看我们如何梳理、应对这些“线头”。

# 在尘埃中点亮生命

——读哲贵《微不足道的一切》

Article- 薛思雪 Xue Sixue

## 一

那些看似微不足道的日常，恰恰蕴含着生命最本真的力量。

合上哲贵兄的《微不足道的一切》，窗外夜色深沉。我的眼前交替浮现着三位父亲的形象：小说中罹患阿尔茨海默病绝望无助的丁铁山，现实里与帕金森病刚毅抗争的哲贵父亲，还有我那因脑瘤术后饱受癫痫折磨于三十三年前猝然离世的父亲。

他们像三束来自不同方向的光，穿透时间的迷雾，交汇在“信河街”这个文学的场域，也照亮了我内心深藏的记忆。这部小说于我，已不仅是一次文学阅读，更是一场跨越虚实边界的生命对话，一次对父辈命运、家庭伦理与生命尊严的深切凝望。

哲贵在“后记”《一束光》中写道，父亲确诊帕金森后，“好好地骑着自行车，突然不听使唤，连人带车冲进路边水沟”。这毫无征兆的坠落，是疾病侵袭的隐喻，也是命运无常的缩影。

我的父亲，当年也是在一次夜间“打虾

蚬”时，前额重重撞在桥门上，自此埋下脑瘤的祸根。杭州手术归来，他视神经、嗅神经、味觉受损，生活在微光而无味无嗅的世界里，更因部分脑细胞切除，智力受损，性情大变。

那个曾是多才多艺、豪爽侠气的村里能人，成了需要靠竹丝搔鼻才能打喷嚏，甚至用头撞墙来缓解痛苦的病人。这与丁铁山从“练南拳的刚柔法，一身硬功夫”的威武，到“痴呆了”，拖着长音喊“丁——小——武——”的境况，何其相似！何其悲壮！他们都是被疾病骤然击倒的普通人，共同勾勒出生命在疾病面前的脆弱与坚韧。

## 二

《微不足道的一切》精准地捕捉了这种中国式家庭在疾病与困境面前的复杂生态。丁小武的难题，不仅是父亲的病，更是由此引发的家庭伦理危机。

妻子柯又红因当年换房被拒，与公公丁

铁山“恩断义绝”“此生不再相见”；而当丁铁山需要照护时，她坚决不让她踏入家门。这种代际间的裂痕与情感纠葛，是无数中国家庭的真实写照。

丁小武在工厂倒闭、婚姻紧张的多重压力下，选择搬回父亲宿舍，承担起照护之责。这看似“唯唯诺诺”下的反抗，实则是人性深处对血缘责任的无声坚守。这体现了“子欲养”在当代复杂伦理环境下的新含义——一种在价值观裂变中，对孝道底线近乎悲壮的捍卫。

读至此处，我常掩卷长思。我的父亲术后智力如孩童，常因沉浸于温州鼓词的苍凉世界而打扰我学习，年少的我曾心生怨怼。如今回想，那被疾病剥夺了现实世界的父亲，不过是在艺术的回响里寻觅往昔的豪情与尊严。

我未能像丁小武那样，在父亲生前给予充分的理解与陪伴，这成了我心中永远的暗伤与愧疚。哲贵笔下的丁小武，某种程度上替我，也替许多身处类似困境的子女，完成了一次精神上的“救赎”。他在照顾另一个“自己”的过程中，找到了与父亲、也与自我和解的方式，小说展现了人性从“逼仄”到“敞开”的动人过程。

### 三

这部作品的深刻，还在于它并未止步于亲情和解的温情。当丁铁山离世，新生命季笑笑诞生，生活似乎迎来转机时，丁小武却被确诊帕金森病，命运的轮回与残酷在此刻彰显无余。

哲贵以其冷静克制的笔触，将老年失能、照护伦理、中年危机、生存困境等沉重议题层层剥开，直抵生命意义的终极叩问。丁小武以近乎自虐的晨跑对抗身体的衰败，只要身体“活”过来了，“就又是一条好汉了”。

跟书中的丁铁山和哲贵的父亲一样，我那被脑瘤和癫痫折磨的父亲，同样以自己的方式对抗着命运的苍凉。“他（丁铁山）年轻时练南拳的刚柔法，一身硬功夫，两三个人近不了他的身。”“丁铁山一伸手，撂倒一个，一抬腿，又一个躺下，相当地轻松，相当地好玩。他上了瘾，乐此不疲。”这与哲贵父亲在阳台上艰难跑步的身影相互映照——“父亲咬着牙，身体前倾，用身体前扑的力量推

进……两个小时后，跑步结束。父亲在阳台上不快不慢地走着。这个时候，他的脚步是轻快的，似乎通过两个小时的跑步，他克服了身体和精神上的障碍，跨越到了另一个层面。”他们都以自己的方式证明：即使被命运击倒，也要在泥泞中保持最后的体面。

我父亲年轻时在村里还算是一个“人物”，1960年初中毕业，是村里的最高学历者，当过会计兼生产队大队长。他会弹唱温州鼓词，唱腔粗犷古朴，更有一手打鼓的好功夫。每年端午赛龙舟，他是村里公认的首席鼓手，击出的鼓点震天撼地，催人奋进。但命运的转折发生在他三十五岁那年，脑瘤术后，他的智力大受影响，性情也越发极端。在一个夏日的午后，父亲竟与村民赌吃冰棍，一口气吃了二十多条，让对方俯首称臣，自己也因此腹泻多日。父亲还时常演戏，尤其爱扮演将军，以被单为军袍，手拿扁担为大刀长枪，带领我们高歌：“一对兵，一排枪威风凛凛。二队兵，二刀锋神鬼巨惊……”

一如让丁小武和养老院非常无奈，“只好将他送回来”。同样，父亲的这些事成为村人的笑谈，让母亲深感羞辱。直到年过半百，我才从中读懂，这是一个被疾病困厄而剥夺尊严的男人，在逐渐失控的生命中，竭力维持的最后尊严，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对绝境的摆脱，以及重拾豪情的努力。

三位父亲以这种看似荒诞或极端的方式，证明自己仍是那个可以掌控局面的“人物”。哲贵用一支笔慢条斯理地戳中当代人的痛点，揭露命运对人无情却又不可避免的捉弄，刻画了绝望中的希望、对抗中的和解、渺小中的伟大。读完《微不足道的一切》，让我豁然领悟，一个父亲和男人的全部尊严就在于困顿中的自我救赎。挺过了，回首向来萧瑟处，一切都是微不足道，也无风雨也无晴。

### 四

作为哲贵同乡，阅读《微不足道的一切》更添一份亲切。信河街的市井烟火，打火机限流片厂、眼镜配件厂的产业变迁，都让小说充满了浓郁的“温州味”。

诸如，主人公丁小武是在小县城文化局当编辑，这何尝不是吴树乔当年在温州文联的生活经历呢？“丁小武在自己编辑的杂志封面刊登了一张大屁股女人照，结果他这个编辑就当到头啦，只好下海和朋友李其龙办打火机厂”的故事情节，何尝不是温州作协原主席程绍国在《“头道编辑”吴树乔》一文中所写的“1986反‘污染’，《文学青年》封面女郎乳房偏大，终被停刊”这一情节？何尝不是对“时世相似，山雨欲来，黑云先摧文艺界”的讽喻呢？而丁小武第二次创业的“眼镜片配件厂”，何尝不是树乔兄从温州文联出来后办的“眼镜框配件厂”呢？

哲贵如同一个高明的画师，以信河街为布景，绘制了一幅交织着时代印记与地域风情的生活“浮世绘”。在这里，商业浪潮的起落、家庭结构的变动、价值观念的碰撞，都与个体的命运紧密相连，共同构成了中国社会转型期的一个生动侧影。

而柯又红为怀孕女儿烹制的“对虾”“子梅鱼”“炖鸭汤”，不仅是地道的温州美食，更是家庭情感流动的载体。这些看似微不足道的日常细节，恰恰构成了生活最真实的质地。

## 五

尤为可贵的是，小说在探讨父辈困境与男性担当的同时，也实现了性别叙事的突破。柯又红并非扁平的“悍妇”，她从最初的决绝，到面对丈夫可能离去的“深深恐惧”，再到最终接纳公公、转让工厂、悉心照料患病丈夫，其内心的挣扎与转变细腻而真实。她的“清醒”与“突围”，展现了女性在婚姻与家庭中复杂的情感世界与坚韧力量。而女儿丁点点自主选择婚姻、职业，也代表了新一代女性不同的生命姿态。

最终，丁小武、柯又红、董南妮在小说结尾的泪水与沉默中，达成了与过往、与彼此、与命运的和解。这让我想起父亲去世时，他生前帮助过的两位好友在他灵柩前号啕大哭的场景。这些最平常、最卑微的小人物，在与生活和命运的搏斗中，恰恰彰显了人性的光辉与尊严。哲贵将这部作品“献给我的父亲”，也是写给父亲的一封信。

我亦在这些文字中，看到了自己父亲的影子，获得了某种程度的慰藉与释然。

小说并未止步于亲情的抚慰。当丁小武自己也确诊帕金森，并以晨跑顽强对抗时，小说完成了从“照护父亲”到“理解父亲”再到“成为父亲”的深刻轮回。哲贵通过这两个交织的形象告诉我们：生命的尊严，正在于那于尘埃中仍不熄灭的、微小却执拗的光亮。

## 六

“微不足道的一切”这个书名，本身就是一个深刻的悖论。那些看似琐碎、卑微的日常——一次喂药、一顿家常菜、一声呼唤甚至一次失控——构成了我们恨过、爱过、活过的全部证据。

在宏大的时代叙事面前，个体生命或许微不足道，但对于每个家庭、每个亲历者而言，这一切就是生活的全部，是滚烫的烟火，是刻骨的爱恨。

哲贵以其真诚的书写，让我们看到：生命的尊严不在于完满，而在于破碎处的坚持；亲情的本质不是血缘捆绑，而是在坠落时刻的彼此托举。

当合上书页，三位父亲的身影渐渐模糊，却又异常清晰地烙印在心间。他们，以及无数像他们一样的父亲，如同尘埃中点亮的光，虽微弱，却足以照亮我们前行的道路，让我们在学会去爱的艰难与珍贵中，理解何为生存，何为家庭，何为超越苦难的人性尊严。

从这些微不足道的一切庸常琐事里，在三位父亲的命运交织中，我们窥见了蕴含在平凡人们心中的真性情和暖人心腑的人性微光。这，或许就是《微不足道的一切》给予我们最宝贵的馈赠。

是为记，公元二〇二五年十月二十二日。 ▣

# 以江海史诗彰显瓯越千年文脉

——读曹凌云“走读江海三部曲”有感

Article- 一 沙 Yi Sha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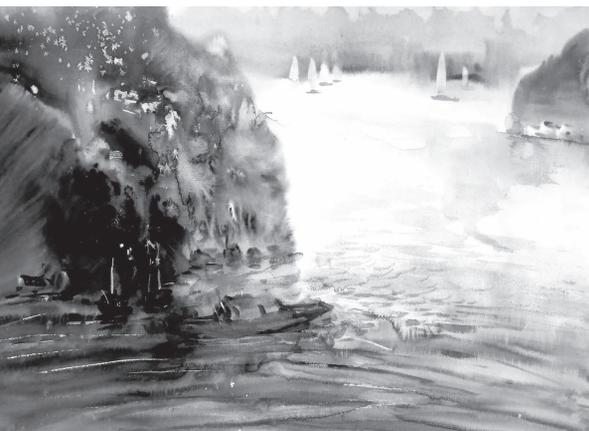
散文家曹凌云于2014年至2024年通过持续十年走读式田野调研，先后撰写了“走读江海三部曲”长篇纪实散文《走读瓯江》《海上温州》《云江鳌水》。笔者近日集中时间，以每天阅读12万字以上的速度，七天读完三部作品，深被作者的学识、才情和毅力所感动。这三部纪实散文作品构思精妙、内容丰厚、逻辑细密，文字清新精美，可读可感性强。

地球上的每一条河流，都具有自然地理、历史文化和社会经济这三种功能属性，瓯江、飞云江和鳌江这三条名列浙江省八大河流的江河，亦不例外。散文家曹凌云选择与凭借自然地理演变、历史发展演化和社会制度变革等三重维度视角，来走读调查和探索书写瓯江、飞云江、鳌江及东海岸与海上列岛所共同构成的地理、文化和经济多重历史与现实交织发展的江海特质和风貌特征。通读曹凌云

“走读江海三部曲”，深刻感受其蕴含着多重维度的走读与探寻，并对瓯越千年文脉绵延赓续进行了深度探秘和呈显，对人与自然之关系作出了深刻的思考。

## 一、用自然维度的视角，探寻和破译温州江流、海岸和海岛地理生态系统的密码

曹凌云的《走读瓯江》《海上温州》《云江鳌水》三部曲作品，并非是简单的游记或风情录，其核心价值恰恰在于他通过十年走读调研，以亲历踏勘形式，建构了一个以自然为基座、以历史为脉络、以人文为灵魂的立体叙事体系，从而系统地破译浙南沿海与江河流域腹地的独特地理生态系统的密码。



曹凌云十年走读,以“水”为脉,追寻瓯江、飞云江、鳌江及其支流和东海岸与海上列岛自然地理生态的动力源。他从2010年至2014年,用四年时间走读瓯江;从2015年至2018年,用三年时间走读海上列岛和环温州东海岸线;从2020年至2023年,又用三年时间走读飞云江和鳌江。他在十年里将工作之外的全部周末、节假日、年休时间都用来走读、访谈和调研,从每条江流的上游走到中游、下游、出海口及其支流,从环温州海岸的西南端苍南县马站走至东北端乐清市的大荆,从洞头列岛到北麂群岛、南麂群岛,沿着一条条河岸、海岸、岛岸和岛陆走读、蹲点、访谈、调研、踏勘、考证、记录,十年间曹凌云的足迹踏遍“三江一海”两岸群山与支流腹地,穿越海岸线的每个港口、码头、村落和城镇,走遍海上列岛。曹凌云走读了约500个行政村和自然村、50多个城镇、20多个县城,接触了1000多位访谈对象,写下了1000万字的调查笔记。他的十年走读,不仅是地理位置的移动,更是对每条江河流域自然地理和生态环境系统的剖析,他观察瓯江上游群山森林如何涵养水源,中游的峡谷水库坝址、下游滨江冲积平原和滨海沉积平原如何形成肥沃的农田;他踏勘飞云江、鳌江上游陡峭的山体是如何造成河床大落差和溪流湍急奔腾的特征;调查其下游受海洋潮汐

顶托的感潮区河段的利弊。全面展现上、中、下游截然不同的地形地貌和生态环境。他以简练的语言记叙飞云江上游的三插溪:“三插溪迂回曲折,有缓有急,时静时闹,流淌在大峡谷中,两岸山峰耸秀,嵯峨连绵。”对飞云江下游平阳坑古渡遗址,又以绵绵诗语来叙写:“走完清江碧水,平阳坑古渡江潮起伏,江水浑黄,在夕阳的映照下却金光粼粼,熠熠生辉。大江两岸滩林茂密,田野空旷,零星点缀的几个村落仿佛是飞云江的一个旧梦。”在书写飞云江下游沃野千里的马屿天井洋时,又以抒情式的语言写道:“天井洋广袤的田地,四季变化着不同色彩,丰盈着人们的视觉。我驱车在天井洋粮食生产功能区的路上,重重稻浪金光闪闪,像一群群热情洋溢的孩子向我奔来。一片片淡绿色的甘蔗林和薄雾蒙蒙的村庄,分布在稻田之间。田野,就是这样赋予人们生活的大美。”这三段引文让我们清晰可见,飞云江上游的高山深谷与下游的平原沃野的巨大差别。

曹凌云在十年走读过程中,并不都以欢快的诗语来记叙和赞美“三江一海”的青山绿水,也时有表露出对江河污染的隐忧和对违法排污行为的批评。如对梅溪水电站的大坝建成后,当地一支规模庞大的瓯江船帮因此销声匿迹,就提出过不同意见。因瓯江中上游及其支流上建造的水库电站太多太滥,导致青田县城江段流量骤减之事,也提出批评。曹凌云在走读海岸和登岛走读时,不仅关注与重视海岛海岸的自然生态和渔业资源变化情况,还怀着对海岛海洋动植物的珍惜爱怜、对大自然的尊重敬畏,以身作则,带头不影响、不干扰海岛海鸟生活环境和迁徙秩序。他还携大学放假的儿子一同登上北麂群岛走读调查,发现一只意外受伤的海鸟,与儿子一起细心给予疗伤。

当然,曹凌云十年走读浙南海海,他的最终目的并不是想做科学考察,而是为了解“人与自然”这个更大的超级生态系统,深度解读瓯江、飞云江、鳌江及环温州东海岸与海上列岛自然地理生态系统深藏的秘密,最终书写温州江海的自然维度:从江流源头的一脉泉水到浩瀚的大东海,从江河两岸的一棵树木到瓯越大地上的每个物种,从一个远古时代的地质构造到当代温州人奔赴未来的群像,曹凌云编织了一幅宏大、细密且充满警示与希

望的江海生态图谱。曹凌云十年走读，不仅是对浙南自然地理生态系统密码的探寻，更是一场对“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深刻思考。

## 二、用历史维度的视角，拼接瓯越千年文脉绵延发展的图谱

水是生命的泉源，也是形塑城市、乡村和大地的原始动力。一条河流和海岸线对一片流域、一个区域和一座城市或城镇的文化孕育与哺育的功能是非常巨大的，每条江流都是每方地域文化诞生和发展的源头、源流和原动力。

曹凌云通过十年走读，不仅记录了地理风貌，更是在进行一场宏大的瓯越文化的“考古”。从历史维度的视角凝视，他书写的《走读瓯江》《海上温州》《云江鳌水》，是以空间地理的现场考证和访谈对象的口述记录形式，来拼接和呈现瓯越千年文脉绵延赓续的图谱。这幅宏大的文化图谱是以江河、海岸与列岛为经纬，以历史现场为基座，以人物口述故事为具体内容，将散落在历史时空的瓯越千年文脉的文化基因符号和零碎图片，重新拼缀编织成一个系统的、鲜活的、可感知可视读的文化图谱。

瓯江是温州连接内陆腹地、通向海洋和走向世界的枢纽和主动脉，也是瓯越文明的文明摇篮和思想通道。谢灵运的山水诗美学概念是通过瓯江及其支流传播开来的；郑伯熊、郑伯英、郑伯谦的包容开放理学思想也是通过瓯江及其支流楠溪江的通道，启迪永嘉学派的先贤之经世致用哲学思想的；陈傅良、薛季宣、叶适与永康学派的陈亮，也是通过瓯江来探讨交流事功哲学思想的；刘基的经世安邦之文韬武略和汤显祖昆曲艺术的性情美学思想，也同样是通过瓯江及其支流传播与发酵的；政治家、非洲联盟（非盟）委员会前主席让·平的父亲程志平，年轻时也是从瓯江下游的驿头村码头坐舢舨舟至温州港搭海轮到上海，再乘大海轮到法国的，后来他又从法国转赴非洲加蓬，从让·平父子身上折射出温州人“八仙过海，各显神通”的敢于天下先的精神秉性，也是与瓯江有很深的渊源。曹凌云从瓯江上游行走至中游、下游，从瓯江主

流行走至各条支流，他通过探访古渡口、古码头，考察古窑址，走访古村、古镇、古街，凭吊书院、古寺遗址，拜访名人故居，他笔下书写的瓯江已是一条文化之江和思想之河，承载着“事功哲学”的理性与务实，充盈着刘汤的亲民人伦和民本人性的启蒙思想。从《走读瓯江》作品中发现，曹凌云通过走读，把不同历史时段孕育和诞生于瓯江及其支流两岸的历史文化和先哲思想贯穿起来，以“走读江海三部曲”的文字作品，还原为文本式的鲜活图像。

飞云江、鳌江是瓯越大地南部内生的文化血脉，这两条江流深入温州南翼腹地，并直达大海，将山海贯连一体，滋养了其上游和中游精耕细作的农耕文明，孕育了中下游平原开放包容的瑞安、平阳等地灿烂的历史文化和近现代的工商科技文明。高则诚一部《张协状元》戏曲倡导了“戏以载道”审美思想，把戏曲作为儒家伦理教化的载体与工具，让底层百姓在看戏听曲的娱乐悦享中陶冶儒家忠孝仁礼道德情操教化，为温州奠定了南戏故里之根基；孙诒让的经世致用与洋务启蒙思想，导引其在瑞安城创办中国第一所算术专科学校，为温州成为“数学之乡”注魂培根。曹凌云在《云江鳌水》中聚焦了他走读飞云江、鳌江流域的古村、古镇、古埠、古渡、古墓群、古寺院以及书院、书楼，展现了两条江流孕育的千年文脉是如何在乡土伦理和宗族社会中沉淀与传承为文化图像的。

海洋是温州走向世界的出口与通道，温州湾及其海上的洞头列岛、北麂群岛和南麂群岛，自古以来就是温州人以海为田、赖以牧渔耕海的生产生存载体与条件。东海湾是孙中山“建国方略”中规划定位的中国深海大港，是宋元“海上丝绸之路”从明州（今宁波）至泉州航海要冲的重要节点，温州是南宋全国造船业的重要基地。海洋文化灌铸温州人敢闯敢拼、开放包容、精于商贸的精神基因。曹凌云通过走读东海岸和登访海上列岛，将考察成果提炼撰写成《海上温州》，这部纪实散文将温州人以海为田、牧渔耕海及敢于拼搏、敢为天下先的精神基因与改革开放大潮涌起新时代温州人商业开拓精神作了融合与诠释。

曹凌云的“走读江海三部曲”，用田野调查的历史人类学行走叙事，将史志文献考据、实地现场踏勘和访谈口述记录结合起来，形成三维的历史文化考察体系，打破传

统的志书研著的静态模式,使瓯越千年璀璨文化呈出动态的赓续发展轨迹,最终得以完成瓯越文明“山海一体,陆海联动”特质的宏观叙事,描绘了一幅温州千年文脉绵延不绝的全景式图谱。

### 三、用现代化维度的视角,书写温州改革发展的时代主旋律

曹凌云通过十年走读,运用写意与写实相结合的表现手法,将感性的诗语、理性的逻辑和通俗的口语有机融合,来书写温州奔流不息、与时俱进的改革发展的时代主旋律。

纪实式文学作品,我虽阅读不多、涉猎不广,但基本的几种手法皆有接触,就社会学田野调查写作,我曾反复读过费孝通《三访江村》。费老说自己的走读式调研写作有两种模式,《三访江村》是客观式走读,在不断走访的田野调查中如实记录人事、数据、事例等内容,并把走访的过程、方式与内容一并归类提炼写出;而对于《禄村调查》,由于禄村位于瑶山大山深壑里,生产、生活方式较为原始,走访调研者不便多次反复地进行调研作业,所以只能事前研究文献,做足功课,拟写出较为详细的调查提纲、调研内容,所以《禄村调查》是主观先行、客观填充和修正式的走读调研。曹凌云《走访瓯江》的调研模式是偏向于《三访江村》的模式。由于作者熟悉洞头列岛和瓯江、飞云江、鳌江,所以他的“走读江海三部曲”写得翔实而生动。

读到《海上温州》关于龙湾状元镇的章节,我油然想起彼得·海斯勒在《寻路中国》中写状元镇的内容。彼得·海斯勒为写《寻路中国》,在丽水待了近半年,曾多次坐出租车到状元镇调研,他对状元镇的制革生产及其污染写得极其深入和详细。而曹凌云笔下的状元镇,是改革开放中欣欣向荣的繁荣兴盛景象。从中可窥见不同国家的纪实散文家在写同一个地方时,因所持立场、视角不同,而选择的切入点不同,其内容、结论和观点不同。这也是纪实散文的特点。

正因为作为散文家的曹凌云,对中国改革开放和中

国式现代化发展怀有满腔热情,所以他在书写《走读瓯江》《海上温州》《云江鳌水》时,赋予浩荡奔流、不舍昼夜的温州江海以新的时代精神,并以此彰显和讴歌改革与发展。所以他在“走读江海三部曲”里宣扬瓯江口新区的崛起、赞美瓯飞大围垦工程一日千里的推进、高歌温州湾大海港的建设,同时,还不遗余力地为温州市委、市政府规划实施“强城行动”鼓与呼,对海峡两岸携手合作加快推进海西经济区的建设和苍南、平阳台海工贸园区建设有着热切的期待。

曹凌云在创作“走读江海三部曲”之前,就出版了纪实长篇散文精品力作《舅舅的半世纪》,我读《舅舅的半世纪》时,就感觉文字上的清丽俊秀、朴茂典雅,仿佛有沈从文《边城》的美感。在阅读《走读瓯江》时,感觉到他的文字更趋纯熟练达,更显朴素清雅。比起飞云江、鳌江,瓯江因流域面积广袤、涉及内容繁杂,创作者要花更多的时间精力,所以《走读瓯江》更难书写和把控。严格来说,《走读瓯江》比《云江鳌水》稍逊色。比如作者在《走读瓯江》中写桥头镇,就没有《云江鳌水》中写马屿、珊溪、司前等乡镇写得全面而有深度。《海上温州》写出了温州城市与海域的特质和灵魂,但写得有点实不透风,少了疏朗空灵。最为完美的是《云江鳌水》,其在文字修辞上已臻化境,炉火纯青,文白结合,雅俗共赏,清新朴美,诗到语言止,文到语言达,堪称当代文学尤其是散文语言的典范了。语言之美,从来都是对内容、对文体而言的,语言之美美在合适与达意,美在自如和自然,曹凌云在《云江鳌水》中挥洒自如的精致朴美之文辞,已将形式美做内容美作高度熔冶而融汇于一体了,这种文字语言确实令我陶醉和神迷。■

# 一株生态文明的幼苗

## ——评姚敏儿的儿童小说《泽泽的时空之旅》

Article- 沈文泉 Shen Wenqua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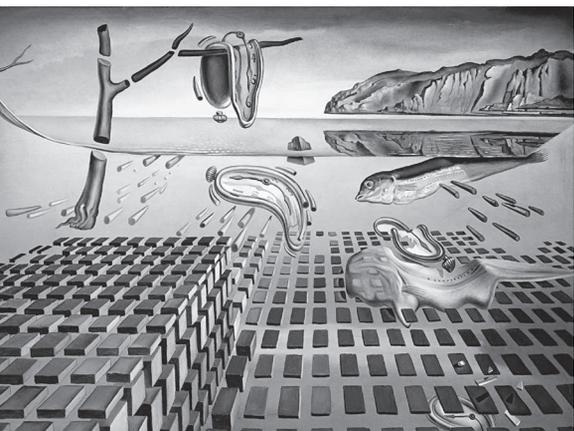


《泽泽的时空之旅》书影

对于中国,尤其是对于浙江省和湖州市来说,2025年注定是一个具有特殊意义的年份——习近平总书记“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诞生二十周年。为此,全国各地,尤其是浙江省和湖州市,举行了一系列纪念活动。在这一波纪念浪潮中,湖州籍“90后”女作家、中国作协会员姚敏儿创作的长篇儿童寓言小说《泽泽的时空之旅》可谓是锦上添花,以一株生态文明幼苗的形象,呈现在广大小读者的面前。作品以儿童的语言、儿童的想象,将生态文明的幼苗植入孩子们幼小的心灵。我们相信,这株幼苗必将在孩子们的心灵里茁壮成长,成为未来中国生态文明建设重要的“内生的力量”。

《泽泽的时空之旅》以喜欢探索星星的小男生泽泽的时空旅行为主线,讲述了泽泽在一次和父母去童话岛的旅行中,走进了机器人“大鹏”的虚拟世界,遇到烛龙,掉进了“时间之洞”,从而开启了一场梦幻般的时空之旅。在这场奇妙的时空之旅中,泽泽遇到了4200-1号小炬人、红松鼠、金狐狸,他们结伴而行,在天

堂鸟的指引下,在炬嘴鸟的帮助下,一路翻山越岭,历经挫折和考验,终于到达光明湖,找到时间密码,回到最开始的地方。泽泽经过的阿里斯森林曾经“万物欣欣向荣,百花盛开,百鸟争鸣”,后来被入侵的蒲扇树破坏了生态系统的平衡,造成了生态灾难;炬人国以前“虽然没有光明,但有很多生物,充满了勃勃生机”,但随着自然生存环境的恶化,经历了和地球一样的洪水、地震、飓风、海啸等自然灾害后,“动植物一点点减少,甚至消失”,人口逐年减少,面临着消亡的危机;鸟人国因为国王的贪婪,只为寻求发展而破坏了环境,打破了生态平衡,最后被海水吞噬,连周边安宁平静的羊人国,也因为被鸟人国“倾倒了太多太多的垃圾”而受到了牵连;在希望小镇,受苦受难的动物们并没有找到幸福,反而面临着生存的困境——干旱缺水,连“能指引动物到某个地方寻找水源”的神树也不灵了,因为争水,引发了两起命案,泽泽等四个小伙伴误被当作凶手,关进地牢,险遭不测。最后,泽泽他们在永恒国,由捕梦师



巨人梦幻池里一块彩色石头幻化成的五颜六色的圆圈包裹着，来到光明湖，在金色小人的帮助下，回到各自的家园。在书中，作者通过金鸟之口告诉孩子们：“万事万物本来是平衡的，有人打破了自然界的平衡，所以就会引发灾难。”

作品中出现的那些神奇石头，如4200-1号小炬人给泽泽的那块有了它就能听懂任何人的语言的金色石头，又如永恒国捕梦师梦幻池里那块彩色的石头，都让我不得想起安吉余村村口那块写着“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字样的网红石头。

笔者认为，《泽泽的时空之旅》是一部好的儿童文学作品。它的好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惊人的想象力、环环相扣的结构、浅显易懂的儿童哲学、闪耀的传统文化之光、贴切优美的插图。

凭着惊人的想象力，作者塑造了像“一团跳动的火焰”的炬人，“全身长着橘红色的羽毛，金光闪闪，远远望去，就像一团熊熊燃烧的火焰”，“能穿透时间，在过去、现在、未来之间驰骋”的“时间之鸟”——炬嘴鸟等独特的、奇奇怪怪的文学形象。设计出奇奇怪怪的、里面所有的东西都是圆的蘑菇形建筑，还有永恒国里的一座座三角

形建筑，炬人魔法师那顶“泛着五彩之光”“像一只五彩的小飞船在夜空中遨游”的帽子。描写出难以想象的“时间之洞”“时间的轨道”“时间之界”“时间碎片”“时间摆渡人”，以及没有水的“时间之湖”——光明湖这样的文学意象。通过这种惊人的想象力，作者向孩子们描绘了一个绚丽多彩的童话世界。正如作者自己所说的那样，“（我）更喜欢儿童小说，儿童小说中能挥动魔法棒，让人插上想象的翅膀，进入梦幻王国。”

作品中不时出现浅显易懂的儿童哲学，如：“爱，让我们看见了光明。”“遇到困难的时候不要只想着靠自己，还要想尽一切办法。”“你的心有多大，这个世界就有多大。”“时间之河看不到起点，也看不到终点。”“成长路上没有人会一直陪伴你走完整个旅程，我们要学会告别。”“死亡不是终点，遗忘才是。”“精英是什么？精英不是拥有高的社会地位或者丰富物质财富的人，而是能在人类文明的进程中贡献自己力量的人。”等等。所有这些，都是作者语重心长地告诉孩子们的做人道理。

作品中的巨型机器人大鹏让我想起了云南西双版纳纳勐泐文化园里的巨型机器象，但这里，作者显然是受到了《庄子·逍遥游》的启发。书中还引用了庄子的名言：“井蛙不可语海，夏虫不可语冰。”苏轼的名句：“寄蜉蝣于天地，渺沧海之一粟”和“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作者还告诉孩子们，传说中的彭祖活了800岁，超过了561岁的小炬人；轩辕柏好像活了5000多年，跟炬人国老人的寿命差不多。在可以当作“后记”的《写在最后：追寻心灵的旅程》中，作者还引用了多位中外作家的名言。这些优秀传统文化的植入，加重了这部儿童文学作品的含金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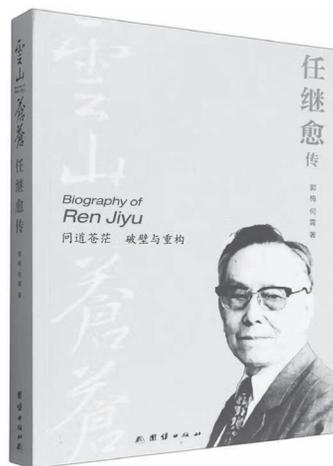
作为一部儿童文学作品，要想吸引小读者阅读，少不了相得益彰、充满童趣的插图。这本书做到了，这得感谢作者的好友、湖州优秀的青年画家舟颜。

读了这本书，我感到很欣慰，因为姚敏儿在儿童文学创作的道路上又前进了一大步，希望她在这条道路上继续负重前行，走得更好、更远。■

# 继绝学而开新命

——读《云山苍苍：任继愈传》

Article- 陈宣蓉 Chen Xuanrong



《云山苍苍：任继愈传》书影

阅读《云山苍苍：任继愈传》，如同跟随着这位智者的灵魂，进行一场跨越世纪的深邃跋涉。这并非一部寻常的年谱式传记，而是一部以任继愈先生为枢纽，融贯其学思历程、文化实践、人格风骨与生命温度的思想评传。

传记从先生少年作文中一句“浓荫匝地，以待行人憩焉”的典雅赞语起笔，追问这背后深厚的文化密码，答案直指齐鲁大地的孔孟遗风与诗书传家的门风。更为关键的是，先生在成长中遇上了一批传递着“深挚而悲苦的文化使命感”的启蒙之师。然而，真正塑造其学术生命根本方向的是，山河破碎的抗战岁月。尤其是“湘黔滇旅行团”的三千里徒步，让他用双脚丈量了苦难的中国大地，亲眼目睹了承载抗战重担的农民的艰辛。这一现实震撼促使他完成了人生最重要的“力学坚行”式转向——从精研西洋哲学，毅然回归对中国传统文化与哲学的根本性探究。他醒悟到，

必须从这片土地中找寻民族命运的答案。西南联大在困厄中的思想淬炼，最终使他的学术完成了从“为学术而学术”到“为民族而学术”的蜕变。

带着这份从大地汲取的问题意识，任继愈踏入了中国哲学与宗教的深水区。其最具胆识的贡献，莫过于“儒教是教说”观点的提出。在“中国无宗教”的成见中，他系统论证儒教乃中国特有、与宗法皇权交织的“国家宗教”。这一论断远超学术争鸣：它是对传统文化结构的一次重估，亦是对历史悲剧思想根源的深刻反思，更挑战了以西方为范本的宗教话语。支撑这一创见的，是其“将思想归还历史”的唯物史观方法——学问不悬空于概念，而深植于具体的社会脉络之中。

这种求真精神，同样体现在他对《老子》长达半个世纪的深耕之中。从《老子今译》到《老子绎读》，四次译注并非简单重复，而是一

位学者在时代变迁与认知深化中不断自我扬弃、精益求精的生命记录。他紧跟考古发现,修正旧作;更勇于摒弃早期受时代局限的“唯物/唯心”框架,回归历史语境与社会现实,去理解老子思想的生成逻辑。他对“无为”“小国寡民”等核心观念的理解几经演变,最终趋于圆融深刻。这种“不惜以今日之我,难昔日之我”的态度,正是其学术生命力的鲜活证明,也为经典诠释树立了尊重文本、结合历史、勇于反思的范式。

如果说哲学研究是他的“立言”,那么他担任国家图书馆馆长的十八年,则是其“立功”的辉煌篇章。他以古稀之年接掌馆印,视之为对一生受图书馆“惠泽”的“回报”。他绝非挂名馆长,而是一位具有深远文化战略眼光和务实作风的建设者。他推动“服务立馆”,高瞻远瞩地布局国家数字图书馆工程。其任内最具文化史意义的贡献,是主持《中华大藏经》和《中华大典》这两项浩大的“盛世修典”工程。为了这些关乎文明薪火传承的基业,他倾注心血,四处筹款,甚至暂时搁置个人著述。在他心中,图书的价值在于流通与使用,文化的生命在于传承与创新,图书馆应是服务社会、筑造未来的“文化津梁”。

然而,任继愈先生的形象之所以丰满而可敬,更在于传记深入揭示了其所有公共成就背后的精神内核——那“为真理而活”的君子人格。他的爱国,是建立在深刻历史认知基础上的理性担当。他深信中华文明“继继绳绳”的独特连续性,视之为立国之本与民族自信之源。他的学问之路,始终贯穿着一个“诚”字:为学诚,博闻而智识,敢于“特立独行”,不依傍师门光环;为人诚,“仁者爱人”,对弟子倾囊相授、慷慨解囊,对友人雪中送炭,对陌生民众也会帮他们看病买药,分文不取。他的风骨,体现在反对学术浮躁,强调“板凳要坐十年冷”的沉潜,更体现在复杂历史环境中“不能讲话时不讲,绝不乱讲”的沉默坚守。他的生活则极尽简朴与清廉,布衣蔬食,稿费分文不取,收入常用于接济他人或公务,真正做到了“不以一毫私利自蔽,不以一毫私欲自累”。

这份人格上的温润与力量,同样流淌在他作为师者、丈夫、父亲和兄长的生活之中。作为“人师”,他远非开“太医院药方”的庸常之辈。他继承西南联大“书院式”教育的精髓,注重“不教之教”,引导学生打下坚实基础,培养

独立思考能力。他对学生既严苛又慈爱,从学业、生活到品格无不悉心关怀,培养出一批学界中坚。他对教育现状怀有深切忧患,甚至大胆提出借鉴古代科举制度的合理内核以改革人才选拔,彰显教育家的洞见与担当。在家庭中,他与冯钟芸先生“珠联璧合”的爱情与婚姻,是志同道合、相濡以沫的典范。对于子女,他并非严苛训导,而是以“润物无声”的身教为主,在陪伴与书信中,传递勤奋、淡泊与爱国的人生价值观。对于幼弟,他“亦兄亦父”,在战乱年代以微薄收入全力供养教导,其精神哺育深深影响了弟弟们(任继亮、任继周)成为经济学家与科学家的道路,兄弟间共同的价值追求成为这个学术世家动人的精神纽带。

《云山苍苍:任继愈传》以其翔实的史料、深邃的分析和饱含敬意的笔触,为我们立体还原了一位“继往圣,开来学”的现代大儒。他是根基深厚的学者、敢于创见的思想家、精益求精的诠释者、埋头苦干的守护人,更是润物无声的教育家和温情脉脉的家人。在他身上,完美融合了中国传统士大夫“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的担当,与现代知识分子科学、理性、独立的精神。他的一生,生动诠释了“哲学工作者”的深刻内涵——不仅是书斋里的沉思者,更是文明血脉的接续者、时代问题的回应者、文化大厦的建设者、人格典范的践行者。

任继愈先生的遗产,不仅在于等身的著作和开创的学说,更在于这条将个人学术生命与日常伦理实践深深嵌入民族命运长河的完整路径。他那份面对真理、文化、家国与伦常时,始终坚持的“实事求是”的理性、“鞠躬尽瘁”的热忱与“诚”以贯之的温润,构成了一座值得世代瞻仰的精神丰碑。云山苍苍,江水泱泱,先生之风,山高水长。这部传记,正是引领我们走近这座丰碑,并从中汲取前行智慧与力量的最佳指南。☛

# 云山苍苍，精神永驻

## ——读《云山苍苍：任继愈传》

Article- 王子轩 Wang Zixuan

“云山苍苍，江水泱泱。先生之风，山高水长。”一千年前，范仲淹手持毛笔，毫不抑制地写下对严先生的崇仰之情；时光流转，一位私塾先生为一名四岁的学生取名“继愈”，寓意着盼望他能成为像韩愈一样文以载道、兼济天下的仁人志士。范仲淹的慨叹，跨越千年，在为任继愈先生的立传中寻得了回响。这不仅是简单的词句借用，更构成了一个深具意味的互文性景观。它昭示着一种跨越时空的文化记忆与精神谱系的自觉接续——从严子陵到韩愈，再到被寄予厚望的“继愈”，中华民族“见贤思齐”的价值取向，正是在这般典范的传递与复现中，成就其“山高水长”的永恒生命力。郭梅、何霄合著的《云山苍苍：任继愈传》将人物置于历史长河，于大时代变革中探寻任继愈先生为哲学、为真理奉献的一生。

一部好的传记，总是善于处理传主与其时代的关系。马克思主义文艺学认为，个体

的精神成长与学术准则并非孤立存在，而是深嵌历史社会语境中，需在“时代塑造人”与“人反作用于时代”的辩证关系中把握。这部传记的高明之处正在于，作者在介绍任继愈前预先构建了一种纵横交织的时空经纬：以钟灵毓秀的齐鲁之地山东平原为横向空间轴，以任氏先祖及平原名人薪火相传的高节清风为纵向历史轴，自然汇合出传主任继愈的交叉点，使读者产生强烈的现实感。在叙事策略上，作者摒弃了将历史纯粹作为人物背景板的简单化处理，转而采用了一种复调叙事。历史话语与人物话语并非主从关系，而是形成了平等的对话。历史并非被强力择取、拆解、重构，而是以其自身的庞杂肌理在文本中自在显现，这种书写方式暗合了新历史主义对历史文本性的认知，它让读者感受到的是一个既塑造传主、又被传主所审视的、充满活力的历史场域。例如，在讲述任继愈

求学期间饱读诗书的经历时，笔墨自然就向《左传》《老子》《荀子》《庄子》以及黑格尔哲学等经典谱系与思想疆域宕开一笔。后来任继愈考入北大，转益多师，作者以“百家争鸣”比喻北大学术的繁荣景象。当述及西南联大的“南渡”时，大多作者或许只会描写旅途的艰辛、传主的见闻，但该传记却为我们显示了一个庞大的社会背景：从甲午海战到卢沟桥事变，从戚继光抗倭到北平青年军事训练，从西南联大校史到社科学术面貌，作者精骛八极、纵横捭阖。当论及任继愈接任国图馆长时，又工笔细描中国图书馆的历史，旁征博引、侃侃而谈。甚至不惜用近乎一章的内容为我们展现中国哲学的面貌。正如阿尔都塞指出的那样，每个矛盾、结构的每个基本环节、主导结构中各环节间的一般关系，都是复杂整体本身的存在条件，这一创作手法表面上与人物塑造无关，但实质从侧面丰富了传主内涵与外延的广度与深度，甚至已极大地增强了全书的科普厚度与阅读张力，让读者在触摸人物命运的同时，也能沉浸式感知时代的肌理。

然而，作品在铺展宏大历史叙事的同时，亦未忽略对细节的经营。作者不仅以扎实的史料、严谨的哲学逻辑支撑起任继愈先生的思想世界，更在人物塑造、场景描写、情感铺陈等方面展现出极高的文学素养和写作功力。史料方面，作者大量引用文献典籍、书信手稿、学术著作等一手资料，如《论语》《道德经》原文、毛泽东批语、任继愈先生著作片段等，同时标注详细注释，兼具学术性与可信度，可谓“文必有据”；人物塑造方面，作者大量呈现任继愈的日常细节，例如他给学生立规矩，三年不得发表论文，方广钊偷偷接稿费写通俗小册子，先生变色斥责“贪恋名利，不务正业”，一句话让学生记一辈子。又如，拒绝将“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的话挂在图书馆，认为“图书馆应该提供最优质的服务，不应该让读者跑上跑下地‘求索’”，默默资助学生、不取分文稿费、移竹到新居、珍视子侄赠送的杯套等，以其高度的表征性，将任继愈先生的道德准则、学术坚守与人格魅力，转化为可触可感的生命经验，实现了从个体特殊性向精神普遍性的升华，可谓于细微处见格局，于简约中显深远。

作者将宏大叙事与细节描写结合，将个人叙事与文化民族脉络勾连，以任继愈先生的个体为切入点，辐射中

国文化发展脉络。如通过西南联大师生的“湘黔滇旅行团”经历，折射抗战时期知识分子“文化救亡”的集体选择；以国图古籍整理工作，串联从《四库全书》到现代图书馆的文化遗产体系。这种写作方式将个体命运嵌入民族文化史框架，使“个人叙事”升华为“文化史诗”，以小见大，突显文化遗产的历史厚重感。

该传记文风敦雅柔和、娓娓道来，语言典雅，兼具文白之长。行文既保留文言的凝练庄重，引用经典时自然贴切；又不失现代汉语的流畅通俗，论述学术问题时避免晦涩，实现了专业性与可读性的平衡。

该传记打破传统的时间顺序结构，围绕人物的核心特质或关键主题来组织内容，以九问统摄全书，这种方式别出心裁，为聚焦人物不同方面的深度提供了极大便利。此外，该传记在形式上与内容实现了高度统一，如在篇章设计上以任继愈“受教始、传教终”，于潜文本层面暗合了“清正”精神的“云山苍苍”“山高水长”，且将其家庭私事置于末章，以叙事顺序的刻意后置，鲜明突显先生先人后己的奉献精神，实现了形式结构与精神内涵的深度互文。

综览全书，《云山苍苍：任继愈传》不仅是一部记录个人生平的信史，更是一幅描绘二十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精神群像的恢宏画卷。作者以深沉的历史笔触与温润的人文关怀，成功地让我们看到，任继愈先生如何将个人的学术生命，毫无保留地汇入民族文化复兴的浩荡江河。他的一生，恰如那绵延的云山与泱泱的江水，在时代的经纬中沉潜，又在精神的高地上耸立。合上书本，那穿越时空的“先生之风”，依旧苍茫、浩荡，为我们这个时代，也为后世，树立起一座“文以载道、士以弘毅”的永恒丰碑。 ▣

# 村又寺

Article- 徐 诺 Xu Nuo

《浙江作家》  
金秋笔会小辑



我同父亲的战争从1984年秋天便开始了。那年我刚降生，他则是第一次当父亲。我一哭他便烦，一烦便大声呵斥。我扯开嗓子挥舞着手脚，尿到后背去，他就拿张旧报纸将我裹住，放上床后不再管我。

等我再大些，他开始骑车载我去镇上看戏，可车刚骑过桥没几步，我的脚就卡在后轮轮毂里。桥边榕树上歇着的鸟们被车铃声惊得四散逃窜，空留我在桥上哇哇大哭。

有一次他坐船出远门，去海岛的对岸，结果带回一件蓝白相间的短袖海魂衫给我，领口处有个一厘米大小的破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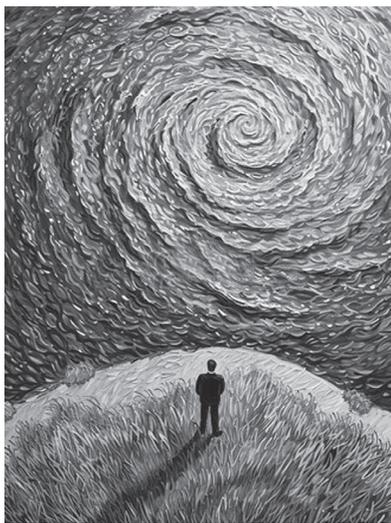
我至今清楚地记得我五岁生日那天，父亲说要带我去买礼物。他像往常那样骑车载我，我无比激动，死死地蜷着双脚，生怕被卡进轮毂而改道去了医院。车到桥边的榕树时，他将我放下，自己则头也不回地骑远了。天开始擦黑，直到母亲出门一路寻我，我才知道父亲趁着她外出的功夫准备将我带走，刚到桥边又后悔了。

往后的许多日子我都蹲在桥上，恨恨地盯着每个骑车路过的人。再后来，母亲拖拽着我改嫁给了附近学校的音乐老师，这个人成了我二爹。

没错，我就是这么叫他的，二爹，二爹，他也不反驳，说要教我乐器。他的态度诚恳得有些光泽。我不懂什么是乐器，只觉得那东西又长又重，金晃晃的闪亮，手感也还不错。他吹了一小段，我立刻被它的声音迷住了。我不知道二爹吹的是什么，只是突然想到那个该死的下午，该配上这么一段曲调。

二爹不能生育，娶我母亲的目的不得而知。也许他真正想要的，是找个人传承他的音乐手艺。我打小就对声音敏感，为此他认定我能真传他的衣钵。我十六岁时二爹得了肺癌——他抽烟抽得凶，号嘴上都能尝到他肺里的焦油味儿。其实号手最忌讳的就是抽烟。

二爹走的那天，是我吹号送的他。送丧队伍抱着二爹的照片走了一路，我在后头吹了一路。临了，丧乐队的个光头师傅塞给我一



包香烟,说他是二爹的学生。我想拒绝,他就硬塞到我的口袋里。我哆嗦着拆开烟盒,抽出三根点上,插在二爹坟前,顺走了光头师傅的打火机,找了个没人的地方坐下。

从我坐的地方看下去,是翻滚的海,一望无际的海水都比不上我手中的一根烟咸。

没过几年,我考上了音乐学院,在海岛的对岸。毕业后也尝试过教书,没干多久就不干了。我自以为不擅长与人打交道,尤其是音乐系学生,他们不专注听课我便烦,一烦我便大声呵斥,“小号要学就好好学,毕业找不到工作可以去丧事一条龙乐队,吹一趟能挣二百块外加一包华子,吹得勤,一天能吹两趟。”我讨厌这样,它让我想起我那不知所终的父亲,却又无法控制自己。所以当初选择了留在对岸,逃离和他相关的一切似乎成了最大理由。也许只有这样我才能让自己觉得,我赢下了这场战争。

说是机缘巧合也行,反正我进了当地的一个乐团。虽然赚钱不多,总算有了一份体面职业。母亲就需要我这种体面,我猜测这也许是她当初和父亲分开的原因。坦白地说,父亲那时没有正经工作,他不会挣钱,别人都鄙夷他。我看到最多的情形就是,他成天拿着一本诗集躲在角落里目眩神迷。母亲把我拉到一边教育说,人要学一门手艺,将来不至于饿死。父亲没有手艺,是个肩不

能挑手不能提的人。也许他也不想让我饿死吧,我时常这样自我安慰,所以我和那个下午一起被丢在了桥上。

心绪安稳了些,母亲迅速给我找了个姑娘,我们很快结婚了,为此我也不再抽烟,转身生了个儿子。

周末,我在银河剧场有一场极为重要的排练。这里的上座率向来很高,只是这次坐满的是舞台,台下没有一个观众。

常年待在乐团的一位小提琴手因故没有参加这次排练,顶替她的是一名中年男性。早上的排练效果听起来并不理想。

“我们再来一次,从第二乐章开始,起——”

“呜……呜……”

我的小号发出了杂音。

“你来一下。”

乐团里的其他成员纷纷放下手中的乐器,开始交头接耳。

“这已经是第三次了,能吹就吹,不能吹滚蛋!”

我没有接话,也可以说不敢,脑袋里一直响着木桶被撞击的声音。

“如果这场音乐会不成功,乐团就运作不下去,大家都得滚蛋!你最近是不

是又开始抽烟了?”

我下意识地清了清嗓子,确实很干涩,像个女人绝经了。

“行了,行了,别装了!你得记住,你是个专业音乐人,不是不入流的乡野乐手。”

乐器行的落地橱窗,我忐忑地打量着玻璃中映射出的自己:今天是面试的日子,我为自己找了份兼职,尽管听起来不大体面。

“你这小号没毛病啊,部件都是好的。”乐器行的老板看过几眼后,敲了敲号嘴。

“可它吹不出节奏,还失声。”

老板撇了撇嘴,我也撇了撇嘴。

十几分钟后,坐上开往几十公里外的海岛大巴,我嘴里汹涌着一股浓稠的烟味。车子驶过跨海大桥时,忽然下起了暴雨。车窗上的雨水扭曲不堪。我似乎经历过这种场景,紧盯着远处海平面上绕过渔船的闪电看得入神。

在车站与我碰面的是宽叔，人堆里数他最矮，可他嗓门洪亮，我叫他时他正在屋檐下抓着别人的手算命。我又叫了两声，他这才回头看我和我肩上背着草绿色箱袋，匆忙塞给对方两张叠好的符纸，拉着我就去坐车。我十多年没回来过了，多亏他还认得我。我正想着该如何向他解释我的小号时，他却有些意外地让我准备一下，说是今天的丧礼上正缺个人手，急需我救场。说实话，我心里应也不是，不应也不是，只好闭嘴不说。宽叔冷不丁地放了个响屁，意外地像我吹奏的小号，他扭头看看我，我们都笑起来。

海岛的丧礼与别处有许多相异之处，主家往往会在自家门口搭一个特别的白帐篷作为灵堂，祭奠期间，不管是诵经、吹弹、写挽条还是吃流水席，都要安排在这里。宽叔和主事打了声招呼，让我先找个地方坐下，自己进里屋去了。我找了张置放在角落的长凳坐下，不一会儿宽叔就换上道袍从里屋走出来，站在桌案前开始一本正经地诵经。他晃动手中的三清铃，发出极为清脆的声响，每诵完一段就要摇一下法钟，最后又在三声清响中结束。整个过程不单单只有宽叔，还需要另外三个人帮衬，一个拉弦，一个敲锣，一个打下手，负责引导主家的孝子贤孙们端着插满红蜡烛的小红塑料桶游天宫，过奈何桥。

这种场景其实我很熟悉，即使像这样过了十多年，我依然清晰地记得二爹死的那天晚上，宽叔教我喊的那句话：

“皇天三宝，皇天三宝，皇天三宝，快来将我二爹带去见阎王。”

那时候我抬着右脚踩在长凳上，左手提起用红绳绑着二爹衣物的秤杆，仰面朝门外大喊，一喊完我便一脚踢倒了那条长凳。

我有些恍神。现在我坐的这条长凳，会不会就是当年我踢倒的那条？因为在海岛偏远的山坳里有一类佛殿，印象中，无论红白喜事，村里乃至镇上，大都会借用佛殿里的圆桌或长凳，几十年不变。

明早五点就要出殡，丧乐队和宽叔他们要在帐篷里对付一宿。山顶的夜格外清寒，山月弯弯，狗叫声时隐时现。帐篷里有一桌麻将，一桌攒蛋。我坐在火盆边，陪宽叔喝点小酒暖暖身子。在他们闲聊的功夫，我方才得知装在盒子里的是个女生，照片就摆在桌案上。女生理一

个平头，五官算不上秀气，但很干净。他们断断续续地在絮叨。我隐约听出她是自杀的，遗书里写了许多让人毛骨悚然的事，比如教练，比如自行车什么的，很有点像韩国电影里的某些桥段。

自行车？我心头猛然一紧，无端地想起儿子跟我提过班上的一个女生，一米

八几，校篮球队中锋，理一个平头，五官算不上秀气，但很干净，平日里的举止跟个男生似的，特别喜欢骑一辆变速山地车，飒得很。

我本想再打听点什么，又觉得不大合适。坐在火盆对面的宽叔说女孩有个遗愿，就想在丧礼上听一点流行乐，我这才想起自己一整天心神不宁也许是因为这个。宽叔喊来上午的那个拉弦师傅，叫他从一个箱袋里拿什么东西。我一看，竟然是支小号。宽叔看了看我，意味深长地说，这是你二爹的小号，他走后就一直放在我这儿，现在该还给你了。

我接过小号，有点心事麻乱，一些杂乱的景象蜂拥而来。直到突然被一声长号打破寂静，哭喊声飞起，我这才反应过来。该上路了。

丧乐队稀里糊涂地吹了一路。由于事先没有排练，除去刚开始的几首固定曲目，其余时间几乎都是我在独奏。用一支小号送一个女生上路，我第一次对它涌起一种特别的情绪。令人惊讶的是，我居然对这支小号不存在任何疏离感。

女生的墓地位置低，二爹的位置高，我一眼便认得，是第五排正中间。时隔多年，宽叔又说起二爹的墓地风水好，因为从那个位置能望见整个海平面和对岸的海岛。宽叔讨了些黄纸和香给我，说是要领我去拜一下。他怪我不回来，冷落了二爹十多年。

“你二爹说过他跟你爸的事吗？”

我怔了一下，不清楚宽叔想说什么。他右手指着二爹的坟，告诉我那原本是给我父亲买的。

哭喊声渐渐散去，我站在二爹的墓前遥望翻涌的海平面。我指着对面半山腰的一处山庙问宽叔那是什么时候建的。宽叔摇了摇头，因为他知道这座庙的时候它已经在在了，只不过近些年才旺了香火。

第二天午后，我坐在沙发上擦拭小号。它确实旧了

些，铜色晦暗，音色也不似当年通透。洗碗时妻子突然发起了牢骚，问我看没看早上的电视新闻。起初我并不明白她在说什么，后来才知道是说儿子班上的一件事：一个变态老师以自行车为诱饵长期侵犯一个女生，女生自杀了，昨天刚出殡。

妻子还在絮叨，我不再留意别的，满脑子都是她提到的自行车。

我不骑自行车，儿子也不会，偏偏他要买一辆，而且指名要变速山地车。我问他有必要吗？他说当然有，他同桌有，他也想要。我告诉他骑车不安全，他说那骑什么安全。这个我也不知道，不过我没敢告诉他，不是骑车不安全，而是我没有安全感。我想起那个该死的下午，也想起被我的小号送上路的女生，心头一阵抽搐。我挣扎了一宿。妻子说，儿子快生日了，给他买一辆当生日礼物吧。我说，你不知道，一辆变速山地车很贵的。妻子说，再贵也要买啊，又不是别人家儿子，我们自己手头紧一紧就是。

隔天宽叔给我打来电话，说除夕那天会有丧事，叫我准备准备。起初我是不相信的，现在还是小年，他怎么可能知道除夕的事。他让我等他回信，说到时候会通知我。我半信半疑。不成想没过几天果真来活了，说是镇上家里最有矿的金老太爷过背了。得亏宽叔提前打过招呼，我也跟家里谎称乐团有新春演出，就顺理成章出来了。妻子倒是想得开。母亲眼尖，逮住我和小号问东问西，说了一大堆怎么怎么不干净之类的话。我搪塞她这支小号是宽叔开过光的，她这才悻悻地作罢。

有钱人家的丧礼和普通人的就是不一样。我是头一回见到有人请和尚和道士一起来做法事。和尚念和尚经，道士念道士经。念经从来都是含在嘴里念，吐字清晰会显得十分业余。两拨人马在院墙内外一进一出，一前一后，我们则被安排在门口吹给大街上的人听，当然也吹给金老太爷听。我们找最热闹最欢快的曲子吹，要盖过大街上所有的声浪。我感觉我的小号挺欢快，也挺热闹。

这还只是头天，要坚持到金老太爷的头七才算完，如何得了？光说吃席的桌数，一摆就得十几桌。和尚们与别人不同，自带厨子，做的都是些素食。我问那个敲鼓的，和尚是哪里的。敲鼓的摇了摇头，又像想起什么，说是庙里的。我问是哪个庙，他说就是那座山庙。我这才意识

到还没有机会去看看半山腰的那座山庙。

用过午饭，法事要等到午后一点才开始。我有点无聊，就一个人往外走。走出几箭之地，不觉有些尿意，四处找了找，找到一个拐角处，刚想方便，不料扭头看见一颗壮硕的光头戳在眼前。看他穿的，应该是和我干同一场法事的。等我尿完出来，他蹲在墙根已经抽完了半根烟。我还在想和尚抽烟算不算犯戒，他已经给我递过来一根。我注意到，他的手指焦黄焦黄的。

这些年庙里香火盛，来祈愿还愿的香客越来越多，也有不少供烟的。我问他香火盛怎么还接法事，他说就因为老住持接的法事多，香客才多起来；现在法事很少做了，除非有人力请。我本想问他一场法事下来主家能给多少钱，不知怎么回事，他突然站起身盯着我看了半天，一脸惊讶，只是不说话。

我问他住持是谁，他说是衍悔法师，就是穿袈裟的那个，总是站在最前面诵经。我想了想，早上打过照面，感觉有点面熟，就是想不起在哪里见过。

丧事第三天一早来了好几辆豪车，堵在大门口。我们进不去没关系，道士跟和尚进不去就麻烦了。队伍里，宽叔领养的小乙扒在车窗玻璃上往里看，看了半天只看了个寂寞。他是被宽叔带来学艺的。门里边吵吵嚷嚷乱作一团，门外人越聚越多。小乙似乎对车很感兴趣，我问他知道这叫什么车吗？他说，宾利，两个翅膀中间带个B。人群中有人说这车真能装B啊。大家都笑出了野猪声。

不知什么原因，车的警报响了。大门里急吼吼走出一人，满脸横肉，恶狠狠地盯着我们。他一过来就逮住背对他的小乙，说小乙刚蹭了他的车。我认出他是金老太爷的小儿子。警报仍旧在响，金老太爷的小儿子稍一疏忽，小乙溜得没了踪影。他冲着门里喊谁的名字，蹬蹬蹬出来四五个人，绕着车来回嘀咕，很快轰隆轰隆地开走了。

金老太爷的小儿子高我一个年级。这家伙打小就好欺负人，仗着自己体型比同龄孩子大，敢抢低年级的自行车。他不是买不起，就是喜欢这种高高在上霸凌别人的感觉。我治过他一回，不过他应该到现在还不知道是我松了手刹的螺丝害他摔了一大跤，打那之后，他就再没敢骑车。说来也怪，金老太爷怎么就去世了？上个月他还参加过侄孙的婚礼，身体很是硬朗，这会儿说没就没

了。今天他小儿子来，就是为分家产的事。其实，这种事也轮不到我去想。

金老太爷的大儿子把我单独叫了去。在里屋一个小房间内，门窗紧闭，没有家具，只有一条用黑笔描过花纹的红长凳，应该是佛殿里搬来的。他说老爷子生前读过教会学校，喜欢看话剧，也喜欢听西洋乐，知道我是干乐团的人，想请我单独吹奏几曲。我没有拒绝，也没有马上答应。他见我犹豫，便痛快地说，钱可以另给，多少你出个价。我当然不是因为这个，可一时也不明白自己究竟在迟疑什么。

他退出去，留我独自在小房间里。我坐在长凳上，感觉整个人一直往下坠往下坠，一种莫名的情绪又涌上来涌上来。当年我一旦吹不好，二爹罚我，就是这样把我锁在小屋里，直到他听起来满意为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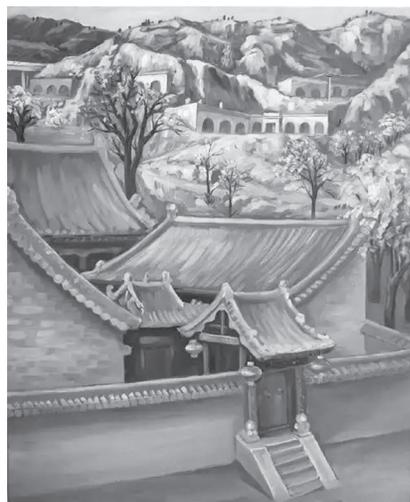
我站起身，恍惚地看着这条红长凳，隐约感受到它的某种魔力。门外有人喊了一声，似有人报幕一般，我立马条件反射地举起小号——我感觉自己又站在了舞台中央，炽热的聚光灯打在我身上，我浑身发烫。我紧了紧喉咙。

“呜——”

我模仿着绿皮火车发车时的长鸣，告诉人们我的曲子要出发了。

我闭上眼，双唇紧贴号嘴，唇间的空隙将气息缓缓填入小号，它的音色因此变得饱满。

我总感觉金老太爷没有死，像小乙一样扒在某处偷听。次日我便拒绝了金老太爷大儿子的再三邀请，说什么也不再单独吹了：我的小号不能说吹就吹，也不能想给谁吹就给谁吹。麻烦的是，他小儿子又来了。更麻烦的是，还来了两个戴红袖章的，一个白胖，一个黑瘦。小儿子进门时回头看了我一眼，戴红袖章的则大声勒令我们停止演奏，还一把将我的小号夺过去。里屋的大儿子开门出来，问到底怎么回事。我气得浑身发抖，一心只想夺回我的小号。大家面面相觑。戴红袖章的先表明身份，说是管理移风易俗的，有人举报这里的丧事不合规定。黑瘦的瞥了我一眼，警告说，你的小号必须没收。金老太爷的大儿子立马摸出两包华子递过去，黑瘦的刚想伸手要接，却被不知道从哪里飞来的石子砸了手。黑瘦的大叫一声，痛得龇牙咧嘴。我趁机从他的手里夺回了小号。我下意



识地朝墙头看去，果然是小乙。我提醒他快跑，试图扯住黑瘦的手臂，可他反应极快，三两步就挣开来，追了出去。这下全乱了，噼里啪啦一通响，比乐队还热闹。我拼命护着我的小号，混乱中被人结结实实地闷了一拳。

我恍惚间看见金老太爷从里屋走了出来，身着红衣。满屋的惊叫声像一个草台班子。

醒来时，我已经躺在医院的病床上，边上坐着宽叔和小乙。医生告诫我需要休息。我的头还是疼。小乙将我的小号放在枕边，想说又说不出来的样子。宽叔吩咐我出院后得去派出所那边做份笔录，我一时有些懵。后来从警察口中得知，这纯粹是场闹剧。

我确实没有看错，金老太爷活过来了。他穿着一身红寿衣，站在离门两三米的地方，一步一挪朝我走来。更确切地说，是走向他的小儿子。其实，整这么一出活丧戏，完全是金老太爷和宽叔合谋的。早年间金家时运不济，找宽叔改过运势，后来索性认了亲戚。金老太爷年前找宽叔算过，他明年八十四，按照古人的说法，正跨在人生的第二道坎上，只要迈过去，就会更长寿。金老太爷和宽叔因此想用活出来丧来个一石二鸟，既能破坎，也试试几个儿子的孝心。岂料小儿子不仅租来豪车摆阔气，还找人来假扮公职人员，大闹灵堂。

现在想想，怪不得宽叔能算得准，原来他自始至终算的都是人心。我伸手去摸枕边的小号，感觉它挺委屈的。

妻子和母亲终究知道了我没去乐团的事，但她们还不知道我在老家做丧乐队的活。真不知道吗？我也不太确定。妻子应该是不知道的，她的心思都花在儿子身上，往常也不干涉我的兴趣爱好，只在花钱时表现得很挣扎。但母亲肯定能认出那把小号，不然也不会说出不干净这种话了。我想不明白乐团为什么会打电话到我家里。妻子告诉我说团里一直联系不上我，所以才打了座机。

“有什么事吗？”

“也没说什么，就是让你不要忘了年后的音乐会。我代你应下了。”

我嗯了一声，心里早把音乐会按在地上摩擦了一百遍。妻子没有追问我去了哪里，只是嗞嗞地洗着盘子。她递给我一张折好的符纸，说是母亲给的。我一眼便认出来这是宽叔的符纸，他的折法很特别，单留一个尖角对不齐。符纸已经发黄，伴有一股淡淡的香味儿。

儿子很在意我给他买的变速山地车，它是小乙帮我挑的，作为交换，他想跟我学吹小号。我看出他有颗诚心，问他会不会抽烟，他一愣。我说学小号的第一步就得戒烟。他点点头，表示自己并不抽烟。

学骑自行车也不是什么难事，学了不到一个星期，我便带着儿子回老家去骑山路。沿着海岸线一直骑下去，可以甩开那些正在海上作业的渔船。我们越骑越兴奋，不知不觉就到了见不到人也看不到船的地方。抬头一望，我居然看到了那座山庙。这次我不再犹豫，和儿子朝着山庙的方向骑去。

上山的路后半段就没法再骑车了，我和儿子把自行车停放在路边。儿子走得快，说听见上边有人在喊。我顿时来了劲，脚步轻快起来。我愈发清晰地听见有人在喊，好像是在喊我——没错，是他，那个给我递烟的壮和尚。

他将我们带进庙里。木鱼声声，似乎在做法事。我问他是谁的道场，他说衍悔法师。我有些惊愕，问他前些日子不是一起做过金老太爷的法事吗？没等他搭话，里面走出来一个人，正是衍悔法师。

我更不知所措了，难道和尚也玩活出表？我张大嘴巴看着他们，半天说不出话来。

“这位是监寺师叔，元济法师。”

“元济法师？”

这不是那天我打过照面的衍悔法师吗？怎么又成了元济法师？

“那几天在金老太爷家做法事的不是衍悔法师吗？”

“师父只在第一天早上做过法事，回来后便一病不起。后面几天都是师叔代劳的。”

原来是这样。只是没想到，短短数日便已示寂。

“师父早在半个月前便说自己不日将入定，所以早早让我们准备好道场，只等你来。”

“等我来？这也是半个月前就知道的？”

“不，是那天做完法事，师父回来后说的。”

壮和尚说，我常听师父讲经，讲世尊成正觉时在树下的情形：其地平正，四望清净，生草柔软，甘泉盈流，花香茂洁，中有一树，高雅奇特，枝枝相次，叶叶相加，花色蓊郁，如天庄饰，天幡在树顶，是则为元吉，众树林中王。师父又说众佛也都是在树下成佛的，自己虽不能功德圆满，但也将长眠树下。那天见到你，便自知时日无多。

我越听越迷糊了，但也不敢多问。丧事吹多了，我对这些看似缥缈的事早已见怪不怪。师叔引我们进入大殿。既然来了，我也想为衍悔法师烧炷香再走。壮和尚认定我与佛有缘，便提议我为儿子立一个长生牌在庙里。我看了一圈这些牌位，心中不免生出疑问，和宽叔给的几道符相比，谁更有法力？

我瞄到最底下有块牌位的材质截然不同，它黑黢黢的，采用原木雕刻，一眼便能认出。凑近了看，上面竟然写着我的名字——许树，还有出生年月！我头皮发麻，极为好奇这块牌位是谁立的。壮和尚说，这是庙里最早的一块长生牌，听说是衍悔法师亲手刻的。

将衍悔法师葬在二爹墓旁是宽叔的意思，也是母亲的意思，他们说这样他俩这辈子不枉朋友一场，前缘也一笔勾销，还能每天看见半山腰的寺庙。母亲又叫人刻了块石碑，上写：衍悔法师，生年不详，卒于2024年，村又寺住持。我问母亲“村又”什么意思。母亲说，应该是取“柳暗花明又一村”里的两个字。

此后，我回过一次乐团，可那里显然不再有我的位置。更确切地说，我的曲子已经无法返航。

再后来，我背着二爹的小号做了一个乡野乐手，我把自己的那支小号送给了儿子。 ▣

# 女裁缝

Article- 瞿 炜 Qu Wei

冬天的时候，整条大街都冻僵了，就像一条僵而不死的蜈蚣笔直地趴在坚硬的土地上。

这条南北大街建成于民国初年，数十年来，一直是这座城的主干道。虽说是主干道，其实也就十步宽，从大南门向北一直延伸到瓯江码头，也就一千米长。南北大街两边的建筑也都是民国时的风格，中西结合的门面，最高也就三层，装饰着巴洛克的窗台。每一座楼面的一楼基本上都是店铺，有的三间连成一体，有的只是单间，小巧玲珑。而经营的范围，却是南北泾渭分明。南大街以南北货为主，红枣、沙糖、木耳、鳃鲞、虾干等；北大街则以经营布料、皮鞋为主，兼有绣花、裁缝等，以县前头为界。县前头是个地名，指县衙门的前头，不过县衙门早已废弃，后来新建了一座五层楼的图书馆，那算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里的最高建筑了——在这座江南小城里。但人们还是习惯于旧的名称。此处距离杭州足有三百一十四公里，确实太偏僻了。从这里出发到杭州武林门，舟车劳顿，从前要走一个月，后

来要走一个星期，再后来坐火车要一整夜，现在自驾车大约四个多小时吧。世界在慢慢地变小，小到世界只剩下这样一条大街也就足够了一样。可是，即便如此，谁的心又能装得下这样一条漫长的足有一千米长的大街呢？

但是即便整条街都冻僵了，却还有一双温暖的手，此刻正在一块洁白的绸缎上飞舞着。那块绸缎安静地忍受着她手指间那枚小针的刺痛，将自己绷紧在北大街的一间小店铺里。那间小店铺只有三米宽，铺面敞开着，一台缝纫机摆在其右侧，留下左侧的空间可以让人进出。那位女裁缝就坐在缝纫机后面，她正在那块绸缎上绣花——是两只刚出生的黄色的小鸭子，它们的头顶上还有几片绿色的竹叶，看起来快要绣完了。

女裁缝的这间裁缝铺是单间的二层楼面，虽然门面只有三米宽，但进深有十米，店铺后面留出足够的空间用来给客户丈量身材和堆放不多的一些布料，这些布料码放得十分齐整。在这些后面，还可以隔出一点空间

当作厨房。二楼则是她们一家的卧室和储藏室。裁缝铺的右边是一家纽扣店，只占半个铺面，两间屋子中间隔着一米宽，穿过去就可以进入后面的巷子。巷子里还有一口井，附近的街坊都是从这井里打水吃。后来有了自来水，这井就变成人们洗衣服的用水处了。因为自来水是要缴水费的，而井水却千百年来都免费使用，洗起衣服来痛快畅快。况且，冬天的井水感觉还有点温暖，井口甚至冒出淡淡的雾气来。若是在夏天，傍晚的时候，男人们下了班，也都在井边乘凉，这时井水冰凉，他们可以将西瓜放在篮子里，用粗绳吊着，浸泡在井水中，过几个小时再拉上来，那西瓜就像冰镇一样爽口。

那些家庭主妇们更是可以借此聚在井边一起聊天，或交流治家经验，或互通消息，尤其是一些陈年旧事或丑闻艳事，虽都压低了声音窃窃私语一般，而热烈的笑声却可以从后面的小巷一直传到大街上，她们就像是用笑声来代替棒槌拍打衣服，水花在井边四溅——她们都笑出眼泪来了。

她们偶尔也会悄声谈论起正在前面店铺里埋头工作的女裁缝。那时她正专注于缝纫机上的一件定制的衬衫，她赤着双脚踩在踏板上——她喜欢赤脚在踏板上工作——踏板一前一后缓慢地摆动，台面上的缝纫针就飞快地穿梭起来，她的双手按在布匹上，让飞针沿着她设定的方向穿梭，那块布匹就在光滑的台面上流动起来，就像轻云飞渡一般。她的双脚很厚实，那露出一半的小腿白而粗壮。一些女人说，小腿太粗真是难看，可是也有一些女人说，别看她粗，却白，一白遮百丑，还是好看。她们是随便瞎说，抬杠而已。其实，女裁缝不仅脚厚腿粗，她的手指饱满，手掌也厚实，手臂也粗壮；她的腰也粗，肩膀浑圆。她比那些在井边浣洗衣服的所有的女人都壮硕，可是没有人觉得她丑，因为她比她们所有人都长得白。她的脸庞是国字脸，但轮廓分明，浓眉大眼，也会顾盼生辉，她要是斜着看你一眼，女人都觉得妩媚，男人更是会酥了心。她这张脸要是给男人长了去，肯定就是一员超帅的猛男，但作为一个女人的面庞，还是引起了女人们的争议。

妇人甲说：“这国字脸倒也不难看了，以前流行小脸，我偏偏是大脸；现在流行大脸，我偏偏是小脸，自从生了孩子，你看我瘦成了一张箴。”她一边说着还一边摸着自

己那张黝黑粗粝的脸。

妇人乙接过她的话说：“不管你是大脸还是小脸，都是一张难看的脸。”

那妇人甲听到这不中听的话，立刻站起来作势要打乙的屁股，妇人乙绕着井边奔逃，妇人甲绕着追，众妇人们的笑声就像雨点打在篾席上一样，在水井头喧闹成一片。

唯一没有争议的是，女裁缝是真的白，皮肤细嫩，唯有这一点，与她作为女裁缝、绣花女等这一细腻的身份相符，否则，真没有人觉得她应该干裁缝或绣花这样的活，而觉得她应该在地砖厂搬砖，或在水泥厂铲沙子，才与她的身段匹配。

妇人甲说，罢实（幸亏）你说的是我，要是你说的是女裁缝，还不被她一拳打到法兰西去。妇人丙接过话头说，那倒是真的，她是会打拳的，南拳阿虎爸的女徒弟，板凳花舞得滴水不漏。

大家都说女裁缝会打拳，可是谁也没见过，听起来更像是传言，是对她壮硕的身材的一种猜想。她也去井边洗衣服，一般都是在傍晚的时候。她蹲下身子，在衣服上抹肥皂，露出半截雪白的腰，肌肉紧绷，没有像其他那些娘们儿的腰那样松弛。于是那些女人就住了口，专心洗衣服去，因为女裁缝并不喜欢和人搭话。她是沉默的，总是嘴角浮着微笑，态度柔和。有时候，女人们会发现，女裁缝露出的腰背上或手臂上，常有一块青一块紫。大家更不说话了，有人觉得那是她练南拳留下的，更多的人则担心这是她鲁莽的丈夫在她身上留下的伤痕，他经常会打骂自己的妻子。要是这个话题在她们中间展开，难免会让出现在她们中间的女裁缝不自在。

事实是，她真的经常被丈夫呵斥，常被骂为“没用的东西”，用城里的方言说，就是“全死”。比如哪一天她用手拉开了一个铝制的罐头，却被薄薄的罐头盖划伤了手指，她的丈夫不但不心疼她，还随口就这样来一句：“全死的，连个罐头也不会开。”这时的她却只是笑笑，将出血的手指用嘴吸一下，权当消毒，撕开一条布头将伤口绕住，继续干活。

人们很少看见女裁缝的丈夫，他大约经常不在家里。他喜欢在外面喝酒。

店铺里的生意，女裁缝一个人足够了。有时候去买

点布料，特别是呢绒的，一匹卷起来有一人高，很沉，女裁缝扛在肩上就走回来了，她丈夫甩着丝瓜一样的两条手臂，跟在后头，根本轮不到他出把力。若是不喝酒，她丈夫说起话来也还细声细语，但几杯酒下肚，他的口气就粗起来，细长的脖子还要向上拉一拉，就像一只守门的鹅，展开好斗的姿态，沙哑的声音有所向披靡的气势。他从外面走来，满脸通红的样子，远远就能闻到一股酒气。

某一个黄昏，女裁缝正准备打烊，只见她双手举起一扇店大门，可是门轴却老是对不上，她费了好大的劲，最后一脚把门踢进了轴孔里。这厚厚的店大门非常沉重，她竟有这么大的力气。这时她的丈夫刚好从外面回来，两人不知说了什么，才几句话的工夫，就看见她的丈夫用拳头雨点一样打在她的身上，她蜷缩着身子，毫无反抗。但见她丈夫走进屋里，又飞快地从屋子里出来，骑上一辆自行车，一闪就从北大街的拐角消失了。夕阳最后一抹余晖在女裁缝的脸庞上一闪而过，这时女裁缝抬头，恰好看见街对面的一个妇人正在窗口看见这一幕，她似乎远远地看见女裁缝嘴角尚有一丝微笑，她还没有回过神来，女裁缝已进了屋子，吱呀一声关上了那道店门。

虽说女裁缝的丈夫大多时间不在家，总是游手好闲的样子，但他不喝酒的时候，与自己的老婆说话也还细声细语的，尤其是遇见邻居们，他总是一张人畜无害的笑脸，因此大家也并不怎么讨厌他。若是喝了几杯酒，他的讲话声就大了，与人招呼，也大手大脚起来，好像他才是铺子里的老板，他会说，别看我老婆手艺好——提起女裁缝，他会把“我老婆”这三个字说得特别响一点，但人家听过去却不觉得他有多少爱老婆，反而觉得他在炫耀自己的下属——没有我教她，她连菜也烧不熟。

这倒是实情，女裁缝不大烧饭，一般都是她丈夫一大早骑着自行车去买菜，买好菜他会先跑到公园跳舞——公园里一块很大的空地上聚集了一群中老年男女，在一个舞蹈教练的带领下跳着交谊舞。他们自己的说法当然是为了锻炼身体，早上空气好啊。但在旁人看来，一群中老年人搂搂抱抱，哪有什么好空气？边上跳街舞的青少年那才叫锻炼身体。不管怎么说，各有各的爱好吧。那交谊舞的教练穿着黑色的紧身衬衫，领子很高，挺胸别肚，身材颇长，稀疏的头发却梳理得整整齐齐。不



喜欢的人会觉得他油头粉面的，可是喜欢他的那些男女却围着他一口一声教练地叫唤，简直亲密无间。女裁缝的丈夫对教练没什么兴趣，其实他对那几个女舞伴也没什么兴趣，他对女裁缝的说法是，他也是有技术的人，他的舞步比教练还优美。有一次有个爱嚼舌的女邻居对女裁缝说，你丈夫整天在公园跳舞，我看那些跳舞的女人都正经。女裁缝随口说，只要他高兴，有点事做也是好的。但是丈夫回来，女裁缝还是忍不住要问他一下。他丈夫大嘴一张，笑哈哈地说，我也是有技术的人，那个教练在我面前不敢吹牛。

他也确实有点技术吧，除了烧菜——爱喝酒的人总会有几样配酒的菜，其实他也会烧那几个，什么鱼头豆腐、家蒸江蟹、红烧鸡块——他的手还是有喜欢动，女裁缝的缝纫机要是出个故障，第一个把缝纫机拆得七零八落的人就是他了，当然最终还是要请修理师傅来，这时她丈夫就在一旁“指点”着修理师傅怎么才能找到故障。女裁缝就靠在门柱上，不知道要将自己的眼睛放到哪里，索性就往北大街的尽头张望，那里的一朵白云似乎要掉进江里，就像她记忆里的一匹白色的确良，几年前的夏天，她结婚的时候，就是用它做了一件衬衫，胸前还绣了一朵金色的郁金香。就为了这朵郁金香，后来很多人都到她的店里要绣一朵同款的在自己的衬衣上，弄得她都不好意思再穿了。

冬天的北大街是寂静的，犹如一张没有动静的蜘蛛网挂在梧桐树上。北大街的两旁种着美丽的法国梧桐树，它们几乎等距离地生长着，花白的树皮在冬日明亮的夕阳中显得尤其寂静，而那无精打采的夕阳像极了无家可归的样子。

就在这样的一天傍晚，女裁缝的店门前却聚集了很多人，吵闹声半条街都能听到。那天的风确实有点大，将他们的吵闹声撕碎了，变成断断续续的呜咽。凑巧的是，那天女裁缝刚好不在家，反倒是经常不在家的丈夫这回却偏偏在家里。那些人在店里狂砸一通，翻倒了桌子和凳子，而女裁缝的丈夫却像个呆头戳立在门口，他瘦削的身子就像一副门板。但是那伙人也没有放过他，其中一个将他这副门板一推，他就轻飘飘地倒了。他倒在地上，用胳膊肘支撑着上半身，听着那伙人嚷嚷：“你个狗生的，还敢在老娘客身上揩油不？”

“我只是说她们骨倩（方言漂亮的意思），恁讲也有错啊？”那瘦子虽然眼神惊惶，可是他为自己辩解的声音却很坚定。

“骨倩也能让你说吗？”另一个人一边这样叫道，一边用脚踢他的后背，歇斯底里的样子。

边上的邻居们都只是嘴里劝着：“别打，别打。”可是没有人敢靠近他们。

原来女裁缝的丈夫中午和几个朋友在瓯江边的大排档里喝酒，他仗着酒胆，对从身边走过的几个女人评头论足。那几个女子穿了时髦的喇叭裤，身上的毛衣太短，露出半截腰身。瘦子对身边的人说，这几个女的就像浮游在瓯江上的花儿。她们听到了，认为他是在言语侮辱，因为花儿在方言的语境里，有暗妓的意思。她们顿时怒了，回他说，你才是不正经的赖仑（无赖）。他们之间起了口角的激烈程度到底如何，谁也说不清楚了。但是那些女人的男人事后还不罢休，却是肯定的。他们认得瘦子的裁缝店铺，这北大街也就那么一点长，没走几步就到瓯江边了。他们没走几步，就到女裁缝的店门口了。平时女裁缝出门办点事，店铺从不关门，客户来了，知道她会回来，在铺子里搬张凳子坐等即可。小城清水一样透明，也没什么小偷小摸的贼。这日丈夫在家，她更是没有关店的道理。那女裁缝的丈夫喝个半醉回来，午后在楼上呼呼大睡了大半个下午，却被楼下翻桌倒椅的声响惊醒了。他趿了一双拖鞋奔下楼来，就被那伙人围住打骂，直到被推翻在地，他才似乎明白他们来闹场的原由。他的拖鞋东一只西一只飞着，像长了翅膀的受伤的鸟，他的鼻子流出血来，他似乎能从地上闻到瓯江里的鱼腥味。

这时女裁缝回来了，她拨开人群，见到眼前这一幕，不禁杏眼圆睁，大喝一声：“嗨！”也不问情由，未等打人的几个壮汉回身，她已上前使出一招“野马渡江”，将打得最凶的一个壮汉撂翻在地（这一招在民间又称为“老虎背猪”），那人莫名其妙地倒在地上，还没回过神来，爬将起来，站在那里四顾茫然，接着才看见一个壮硕的女人，扎着马步又一拳打在另一个人的肚子上，那个壮汉始终弄不明白这女人是哪儿冒出来的，却本能地伸出手想抓住她的肩膀，被她转身一个“武松脱铐”挣开了，一个顶膝，硬生生撞在胸前，噔噔噔后退了好几步，已经疼得直不起身子。这些刚刚还气势嚣张的家伙，就这样一个个被打翻在地，如同一个个沙包，在沉闷的撞击声中东倒西歪。众人皆惊。这时他们似乎明白眼前的女人是谁了，其中另一个壮汉捂着肚子从地上爬将起来，有气无力地说，你老公调戏我家老婆……话未说完，迎面又挨了一拳，只听女裁缝大吼：“叫你家雀跃孃儿（方言指轻佻的女人）出来勾引我老公，我捣你十八代祖宗！”原告反而成被告了，几个人惊慌失措，哑口无言。只见女裁缝从店门后抽出一条两指粗的长棍，作势还要追打上来，于是数人拔腿狂奔而去，只听见女裁缝在后头叫：“看我去扒了你们家妖精的皮！”

这是北大街建成一百年来最为壮烈的景象，这是北大街上的人们头一回看见挥舞拳头的女裁缝。街坊的老人都这么说。他们为女裁缝竖起大拇指，并说，她是南拳阿虎老师的开门徒弟，她的师父当年在国民党军中任教官，因为在前来视察的民国某将军面前演练南拳，出手凌厉，吼声如雷，被誉为军中一虎，由此得名，世人皆称阿虎老师。此后回乡行教，收下的第一个徒弟就是女裁缝，因为她父亲与阿虎老师是世交。

从此，女裁缝被人在背后称为女拳王，街坊邻居都把自己的孩子带到她的店门前，请她收为徒弟。女裁缝却是照例微笑着，在缝纫机上飞快地绣着花，只是说，我不会什么南拳，我也不认识阿虎老师。那天是气极了。邻里有会纠缠的妇人，又问，那你门后的那条棍子是干吗的？

“那是门闩好吧。”女裁缝捂着嘴笑。她那哒哒的缝纫机声，在寂静的大街上，显得尤其清脆。☐

# 小小说二题

Article- 洛华 Luo Hua

## 小美满

她立在四岔路口，齐腰高的拉杆箱拖在身后，红绿灯变换了好几遍，还是不知道该往哪儿走。

她失业了。随着她照顾了十年的老太太的病逝，她失业了。

她没有慌张。

她记得刚来这个城市的时候，也是这样立在四岔路口，驮着一个褪了颜色的同小山一样大的牛仔包。过路的宠物狗朝她吠了几声，被主人牵住了绳索，才抖了抖一身白毛，屁颠屁颠走了。

那个时候，她还年轻。

那个时候，她也不年轻了。四十岁的年纪，有两个女儿，离了婚。那一步，她迈得有多不容易。

十五岁那年，母亲因过于劳累反倒早于病重的父亲，先走了。父亲从此没了心气，常常浑浑噩噩到母亲墓前一呆坐就是一下午。十八岁那年，父亲也走了，留下年幼的弟弟妹妹。为了养活姊妹，为了能让弟弟上学，她把自己嫁了。

丈夫是个酒鬼，什么事也不干，捧个酒瓶从早喝到晚，醉了就打她，田间地头的活也都扔给她。第二个女儿出生后，更是变本加厉，连公婆也看不起她了。

四十岁那年，她下定决心，离了婚。

两个女儿都跟了她。大女儿读了大学，小女儿托付给妹妹留在了村里上学。她就出门打工了。

来到城市的她，发现四十岁的年纪，没啥学历，根本找不到好工作。

她就是站在这个四岔路口，看着对面吱吱呀呀转动的塔吊，想定了要去建筑工地。

她想过烈日会灼烧皮肤，也想过汗水会顺着她的脖颈成股流下，甚至想到了头顶的安全帽会被什么东西砸中。她前前后后想了个遍，还是觉得，自己只有这一条路好走了。

在某一个红灯变绿的时候，她驮着那个厚重的牛仔包，朝着吱呀转动的塔吊走去。

她在建筑工地一干就是十年。

十年，度日如年，可也一下就走完了。五十岁那年，她干不动了。其实，是老板嫌她干不动了，她驮着那个更没了颜色的牛仔包离开了工地。

路上，她看到第一次走进那个工地，已经成了灯火通明、人流如织的大商场，男人们挽着女人，女人们牵着孩子，孩子们捧着心爱的玩具，人们手中各色的包装袋进进出出，像是没有停下的时候。她立在那儿，怔怔地看了会儿，然后稳了稳肩上小山一样的牛仔包，离开了。

第二次站到这个四岔路口，她的心里是有方向的。

她听说保姆会比较挣钱。她几乎没有犹豫就过了马路，赶在马路对过的中介下班前，把自己登了进去。

第二天，她就接到了电话。刚好有个生病的老太太需要照顾，只是老太太人高马大，不晓得她吃不吃得消。中介征求她的意见，她没有犹豫就说好。中介帮她约了和老太太的女儿中午见个面。

一大早，她从安身了一晚的小宾馆退房出来，赶到中介，等着她雇主的女儿来见她。

老太太的女儿走进中介的时候，她就站了起来。

老太太的女儿看到椅子边个子小小的她，就对中介说，就是她吗？不行的不行的，我妈都快赶上两个她了。

雇主的女儿转身要走，她走过去一下拉住了人家的手臂，她说，我行的。别看我个子小，我在工地干了十年，有的是力气。来都来了，让我试试吧。中介也说，还是给她试试吧。

雇主的女儿回转身说，你刚才拉我的那把劲儿倒是挺大的，那就试试吧。

五十岁那年，她驮着她的牛仔包，跟着雇主的女儿回了家。

老太太要下床去吃饭。老太太的女儿说，帮我一起把我妈扛到轮椅上吧。她说，不用的，我一个人就行。她放下牛仔包，转眼就把老太太抱上了轮椅。老太太的女儿说，你别走了，就你了。

从此，她有了在这个城市的第二份工作。

这份不用晒太阳，不用花大力气，又不会把自己弄得灰头土脸的工作，她很珍惜。她把老太太当恩人一样伺候，她觉得老太太是上天赐给她的。老太太晒太阳的时候，她就给这儿捏捏那儿捶捶，还给放歌听，也不管老太太是听得懂，还是听不懂。

十年间，老太太不怎么清醒，却晓得黏着她。她感觉像是在照顾自己的母亲，想到这里，她笑着哭了。她觉得自己重新有了母亲。

她六十岁那年，老太太住了院。

老太太还是走了。老太太走的时候，她哭了。她分不清，伤心是因为重新失业多一点，还是因为舍不得老太太多一点。她帮老太太的女儿一起料理了后事，老太太

的女儿送了她一个拉杆箱。

再一次立在了四岔路口，齐腰高的拉杆箱拖在身后，红绿灯变换了好几遍，她还是不知道该往哪儿走。即便是不知道往哪儿走，她比任何时候都清楚，她要留下来。

她想起女儿们在电话里说，妈，回家吧。

女儿们都已成家，她再也不用为谁挣钱了。这一次，她想为自己留下来，想好好看一看，这个她奋斗了二十年的城市。

绿化带的草丛里，有只狗朝她吠了几声，她分不清是流浪狗，还是从哪家跑出来的宠物狗。她转过身蹲下来，从随身小包里掏出一袋还来不及吃的包子，一边掰开面皮挖出肉馅喂给小狗吃，一边用带着乡音的普通话哼起了歌：“没什么大愿望，没有什么事要赶，看见路口红灯一直闪，它像眨眼的小太阳……”

她摸了摸小狗的头。她说，没事儿的，吃吧。

## 风平浪静

苏米看到一位大叔骑着一辆老式自行车，车后座载满了糖葫芦。

苏米馋得不行。她被困在早高峰缓缓前行的车流里，找不到一个合适的位置停下来叫住大叔，只能一路张望，看着大叔沿着非机动车道骑过来，又拐个弯消失在前面的路口。看到了，就权当是吃过了吧。其实糖葫芦也没什么好吃，不过是每个人心里还住着一个小孩罢了。

苏米这么想着，就继续跟着车流缓缓向前了。

苏米赶到单位，把车倒进车位的时候，手机叮咚一声收到一条微信，微信是马木匠发来的。马木匠租住在苏米家定海小沙的老宅里已经有三十多年了。马木匠说了退租的事。他说，他儿媳妇昨晚生了个男孩，他要赶回去抱孙子嘞，以后就在老家养孙子，不回来了。苏米说，恭喜马大叔，有机会去湖南新宁看你们。苏米应答话语寥寥，内心却是真心欢喜。

发完，苏米就下车跑进了办公楼。

苏米跑进办公楼的时候，跟同事大鹏差点撞个满怀。

大鹏刚值出夜班，他来不及跟同事交接班，就请了假要赶去市医院，他儿子早晨在操场上玩器械把头摔破了，也不知道情况到底怎样。苏米说，快去快去。

一进办公室，苏米就扎进了材料堆里。

中午时分，苏米给自己磨了杯咖啡，加牛奶，不放糖。苏米以前那位姐姐一样的老领导也喜欢这么喝。医生说苏米不能喝咖啡。苏米咖啡喝多了，无缘无故就会晕倒，各方面都检查了，也查不出为什么会晕倒。医生查不出什么毛病，就等于没有毛病。晕倒就成了假象。谁会顾得上假象呢？苏米在想念老领导的时候，就会忍不住喝一杯加奶不放糖的咖啡。

苏米想，一杯不算多的。

同事小玲闻到咖啡香，也赶过来凑热闹。苏米一边打字，一边说，你自己去磨一杯吧。小玲磨好一杯，在端起来的时候，不知道是因为烫，还是因为手滑，没端牢杯子，咖啡洒了。杯子丁零当啷碎了一地。苏米站起来，说着碎碎平安，帮小玲收拾起碎片，拿毛巾擦干洒了一地的咖啡，又帮小玲重新磨了一杯，问小玲要不要加奶。小玲说，不用加。

阳光在这个时候透过窗子，洒了进来。她们安静地喝着咖啡，好像之前的事情从未发生。

下午，苏米去附近办公楼送材料，进电梯的时候，想起昨天有个陌生人在电梯里头说，这电梯爱掉，他遇到过两次。两次，频率很高了。苏米当时还搭话说，可能因为地面沉降吧。陌生人说，电梯老化可能也有关系。然后，他们平安到达了一楼。

现在，苏米一个人走进了那个听说爱掉的电梯。

苏米并不慌，只是在按下9的时候，心里有了些许防备。电梯在行进到4楼的时候，抖了抖，9按钮灭了，厢体立马失重往下掉。苏米迅速按下-1、1、2、3。电梯一路颤抖着往下掉，最后好像在哪一层挂住了。苏米分不清是哪一层，所有的橘色按钮灯都灭了，再怎么按都没法亮起，示意楼层的电子屏幕也只显示着两个横杠。苏米立刻按了紧急电话按钮。

幸好，电话通了。

苏米跟电话里的人说了情况。对方问苏米，电梯卡在哪一层。苏米说，不是很清楚，应该是掉底了。对方说，

不要扒门，在电梯里等着，马上派人过来。苏米没想过扒门，只是在看到显示屏突然出现-1的时候，抢着按亮了1层的按钮。电梯像个没事人一样，把苏米载到一楼，就打开门放苏米出去了。

有个陌生人正要进电梯。苏米说，别进这个电梯，刚才它掉底了。陌生人像没听到一样，还是走进了电梯，按亮了他的楼层。

苏米在电梯外守着，看着电梯外显示楼层的数字由小变大，在某一层停下，然后数字又缓缓由大变小，直到变成1的时候，电梯门开了，走出来另一个陌生人。苏米就走开了。她换了部电梯，重新按了9。

苏米回到单位，同事大鹏已经回来了。他说，儿子只是皮外伤，没什么大碍。

这算是好消息，有惊无险。

苏米没有再和大家提电梯的事，毕竟除了苏米没有人需要去那幢楼。苏米觉得，这个办公室不应再有什么事情来搅起一些浪花。相安无事，就好。苏米一边忙着手头的材料，一边跟大家一起听着大鹏讲他儿子的经历。

下班时分，苏米接到大表姐电话，说小表哥得了重病，小表哥是大表姐的弟弟，大表姐要赶去老家，没有时间帮苏米接女儿了，让苏米记得按时下班自己去接下。

苏米说，好。

苏米还来不及问小表哥的病情，大表姐已经把电话挂了。

苏米一下班就往小沙小学赶。她被夹在晚高峰的车流里。密密麻麻五颜六色的铁盒子车顶和清一色的红色汽车尾灯交流汇聚在一起，让她想起洋流涌动的大海。在绿灯变红的一瞬间，大海又变得风平浪静。

风平浪静的时候，苏米又看到了卖糖葫芦的大叔，他骑着自行车，车后座上绑着一个空空的糖葫芦托，在路口拐了个弯，又一次不见了。苏米不自觉地嘴角上扬，轻轻笑了一下。她为大叔感到高兴。

红灯变绿，苏米随着车流缓缓起步。

车流翻滚蜿蜒，又一次走走停停，或沿山路爬坡而上，或随高架倾泻而下，就像这起起伏伏的一日，流淌而去，在夜色的尽头归于平静。

苏米握着她的方向盘，向着她的方向继续缓缓前行。█

# 听音

《浙江作家》

金秋笔会小辑



Article- 范泽木 Fan Zemu

有时候，我会急不可耐地找一首歌，就像回家一进门就蹬鞋子的急迫感。那时候，歌对于我而言已不仅仅是歌，而是容器，盛放我情绪的容器。是精致的陶瓷瓶，是粗糙的泥瓦盆，视情绪而定。

遇到一首合适的歌，如故友相逢。在茫茫人海中一眼就认出是他，随着他完全展现在眼前，心情也越来越愉悦。他是印象中的样子，又不尽相同，不同的部分恰恰也很符合心意。

我喜欢听旋律。戴着耳机工作，首先和我打照面的就是旋律，歌词反倒变成了附属品。好听的旋律给人安全感、信任感，听悦耳的旋律，好比坐老熟人开的车，无论直行转弯超车或刹车，都深得我意。

《小王子》里说，“沙漠之所以美丽，是因为在某个地方隐藏着了一口井。”吸引我单曲循环的，也许是副歌部分的一个转音。声音或苍凉或清新或温暖，都给我一种秋千荡出去时的失重感。吸引我的，或许是间奏里一个配器的声音，密集的两三声鼓点，给人紧凑急促之感，这时鼓声止，一个泛音散开，让人一阵神清气爽，仿佛云开见日，叫人如何不爱。

我以为听歌如爬树，只在低处爬是不过瘾的，爬太高又不见得每次都安全。太高的音只适合偶尔欣赏，单曲循环是不合适的。恰到好处的高音，让我觉得如同卧在松枝上休憩。那是清风送爽，云高天阔的感觉。

小时候，我常看到燕子来廊檐下筑巢。它们一趟趟地衔泥，慢慢地推进着筑巢工程。外公生怕燕窝掉下来，总把一头削尖的竹片贴着燕窝底部敲进楼栅里。当我一遍遍循环着歌的时候，惊觉我的心情如燕窝，而那首歌，就是敲进楼栅里的竹片。

读《古诗十九首·西北有高楼》，“上有弦歌声，音响一何悲”，诗人与“高楼”上的歌声在电光石火之间达成了默契，“歌”是诗人此时情绪的容器，诗人与“歌”成了“高楼”的知己。

听到小众歌手，心里矛盾，希望他更火，以便有更多人能在他的歌中得到抚慰；又希望他只是小众歌手，因为受众多了，歌曲难免讨巧，那时他的歌还能如钥匙般精准地命中我的锁孔吗？

我总觉得是歌托住了我的内心，却不知，我只是在一次次与歌曲的短兵相接中看清了自己。

有一个容器何尝不是幸福的？我常常想到我的外公，他是一个寂寞的人。小时候，我起夜，重新上床之后被他的咳嗽声惊得一时间不能入睡。我睁着眼，茫茫地望向夜色。外公叹了口气，一声，一声，并不密集，像是憋了很久才终于舒一口气。我当时只觉得他烦人，有什么好叹息的，大晚上不睡觉，我却睡不够。

他的叹息持续着，时不时一声，无比沉重，仿佛推开了密密麻麻的芦苇丛才挤出来。慢慢地，我觉得被子也变得沉重了。

他吃晚饭时总是要喝一点酒的，然后坐到了八仙桌边的一张竹椅上。冬天的时候，他双手拎着一个火笼垂向地面，两条腿夹住双手，那是一个稳妥的姿势。他看两眼八仙桌，要么看看灶头间，时不时叹一声“唉”。那声音如巨石般沉重，我长大一些的时候明白，那不是悲观、哀怨的叹，而是“过尽千帆皆不是”的无奈之叹。他在用叹气解释着生命中的无奈吧。第二天天未明，他又扛起农具下地了。

后来，我仿佛听出了叹息里的另外的一层意思。他将绝大多数的心事装在心里，待把心事加工完毕后，长叹一声。那是一种释然吧！我外公也许像我家牛栏里那头牛，等终于反刍完毕后，摇头晃脑一阵子，然后打一个长长的响鼻，终于把生活中的不堪咀嚼完了。

我住在外公家的时候，见过他的一些相熟之人，人未坐定先开口，哪家的媳妇怎样，哪家的公婆又是怎样。这是铺垫，谈及烦心事，先讲自己如何仁义道德，再数落一阵他人的不是，旁人附和“你消消气，不要和他人一般计较”。他一笑，也就开始谈笑。这是一种处世方法，为什么我外公就学不会呢？

久而久之，他的叹息成了钢筋混凝土，渐渐地浇筑出了我的性格。

那天，我们去割稻子。我已经是高中生了，外公集好两担谷子，说要通过轮转的方法把两担谷子挑回家里。我急了，说：“我挑一担，你挑一担，不就省时了吗？”他说：“那可要不得！”我猛然想起了那些沉重的叹息声，挑起担子就在小径里快步走了起来。

我也见过叹息声压垮过人的。一个年纪比我小很多的人跟我说：“家里一天到晚吵吵，唉声叹气的，把我的心情也弄得不好了。既然你们自己都不要好了，那么也就不要怪我了！”结果他也就真的如树之将倾，正好有风，他也就随着风倒了。要是和风硬刚一下，结果会不会有所不同？

风的声音，我知道。

我依稀记得我在乡下时，风是常客。春天的夜晚，风从瓦片上“沙啦啦”地吹过，小时我疑心是侠客追逐时落下的足音。“沙啦啦”“沙啦啦”，其实是树叶在瓦片上翻转的声音，那么小心翼翼，那么孜孜不倦，像不忍吵醒睡梦的敲门声。

深秋时节，总有几场这样的风，有点猛烈，间隔较长，其声凄凉。好几次，我坐在书房码字，夜晚的风吹过来，风声很大，颇有来势汹汹的样子，落在门、窗上，是一阵一阵的波动，仿佛有人在既无力又急切地呼唤。这风大大咧咧，实则柔情似水。我想起一位朋友向我转述的一句话——“你真像草莓，我想吃掉你；前提，我的牙齿是水做的。”“心有猛虎，细嗅蔷薇”是这一阵风的写照。

读宋玉的《风赋》，觉得风真不公平，给楚襄王“大王之风”，给老百姓的却是“庶人之风”，风也是势利眼吗？不然。风是庄子眼中的“混沌”，它并不对某样事物另眼相看。楚襄王得“大王之风”，不是风给的优待，而是宫廷器物的奢华所致；老百姓得“庶人之风”，风这面镜子，照出底层生活的清苦。树林里风声美妙，妙的是枝叶扶疏。石窟里风声凄苦，苦的是石窟的百结愁肠。

风包容了我们的所有，我们在风中看清了内心的沟沟壑壑。

我说万物有灵，一位忘年交深以为然，让我住到他家去。他家门前的左前方有一条山涧，平时“润物细无声”，偶尔下过一场雨，也就颇有一些“帘外雨潺潺”的意味，那山涧是肉眼可见地亢奋起来了。

他说：“我总觉得这条山溪在谴责我！”

“谴责你什么？”

“谴责我这么多年不讨老婆！”

他年近六十，不曾婚育。山溪照见了？是他明白了自己。

最近几年，我犯了失眠的病，听故事小说无济于事。有一天，我打开了“白噪音”里的雨声。我在“雨声”里入眠。也许，我的身体在城镇生活里已经浸泡太久了。失眠，会是来自乡野的呼唤吗？我从风声里来，大概也要在风声中得到宁静。

我突然想起外公。原来，他并不是没有“知己”。田地边的鸟雀的叫声，地里庄稼的拔节声，都是心灵的伴侣。它们无比博大，强者听着是强音，弱者听着是哀怜；春季听着是希望，秋季听着是圆满。

风声鹤唳，泉水叮咚，寒蝉凄切，我们在大地上听到了所有，也听懂了自己。❏

# 剡溪一醉十年事

Article- 赵柏田 Zhao Botian

## 1. 风景圣手

许浑是唐高宗和武周朝的宰相许圜师的裔孙。

许浑少时苦学劳心，身体不太好，有“清羸之疾”。许浑家在浙西首府润州（今江苏镇江）五里的丁卯桥，中唐时虽已败落，但在练湖之南还有良田两顷。这些都是许浑自己说的，“自有还家计，南湖二顷田”。

四十岁中进士出仕前，许浑一直都在游山玩水，北至燕赵，南至天台，把旅行当作养生。许多诗作直接把地名入题，如镜波馆、灵溪馆、永济渡、松江渡、南亭、潼关驿楼等，唐朝诗人有他这样清醒的地理意识的很少。

《唐才子传》说许浑特别钟意剡溪和天台山，他是描写天台山风景的圣手：“早岁尝游天台，仰看瀑布，旁眺赤城，辨方广于霏烟，蹑石桥于悬崖，登陟兼晨，穷览幽胜。朗诵孙绰古赋，傲然有思归之想，志存不朽，再三信宿，彷徨不能去。”

许浑有一首《送郭秀才游天台并序》，诗序云：“尝与郭秀才同玩朱审画《天台山图》，秀才因游是山，题诗赠别。”

许浑约了郭秀才同游天台山，郭因故未去，故共赏朱审画作，既是指点游山路径，也是赠别之意。朱审是唐时名画家，擅画山水、人物，其画自江湖至京师，壁障卷轴，家藏户珍。

“云埋阴壑雪凝峰，半壁天台已万重。人度碧溪疑辍棹，僧归苍岭似闻钟。”这首诗的观察视角，是在入天台的剡溪上。站在舟上放眼远眺，幽深的山谷白云深埋，山巅白雪皑皑。天台的山势是从东北向西南延伸，赤城、佛陇、香炉、华顶、桐柏诸山不能尽见，故云“半壁”。人在溪中，感觉不到船在移动，是因为溪水实在太清了。耳畔闻得寺钟声声，佛性仁慈，方有接下来说的水鸟和猕猴的自由自在，“暖眠鸂鶒晴滩草，高挂猕猴暮涧松”。

虽是读画诗，方位感却十分正确：“曾约共游今独去，赤城西面水溶溶”。赤山之西为三茅溪，至天台城关与始丰溪汇合，以“水溶溶”写其水面宽广、流速迟缓，自是写实，却也是擅写雨景和水景的许浑的惯用笔法。

天姥与天台相对而出，两山有陆路相连，许浑居越多年，这条路应该很熟悉，《早发天台中岩寺度关岭次天姥岑》这首诗即写他从天台中岩寺一路陆行至天姥山之所见。

“来往天台天姥间，欲求真诀驻衰颜。星河半落岩前寺，云雾初开岭上关。丹壑树多风浩浩，碧溪苔浅水潺潺。可知刘阮逢人处，行尽深山又是山。”

许浑是一大早从中岩寺出发的，彼时星光尚未隐落，到两山交界处的关岭，云雾初开，天色方大亮。再行至天姥山，已一派晴山风光，红色山崖下的树林里掀起了阵阵

绿波，浅浅的苔痕使得溪水流动更加柔滑。于是他说，刘阮遇仙故事，发生在这种地方简直是天造地设，至于遇仙处到底是在天台还是天姥，又有什么打紧呢。

## 2. 玉人歌

这种遇仙的白日梦，许浑应该没有少做。所谓精诚所致金石为开，他还真的梦见过一个叫许飞琼的仙女，并在梦里为她写了一首诗。《唐才子传》写完许浑早年游天台山的经历后，接着就写到了他的一个梦：

后昼梦登山，有宫阙凌虚，问，曰此昆仑也。少顷，远见数人方饮，招浑就坐，暮而罢。一佳人出笈求诗，未成梦破，后吟曰：“晓入瑶台露气清，座中唯有许飞琼。尘心未尽俗缘在，十里下山空月明。”他日复梦至山中，佳人曰：“子何题余姓名于人间？”遂改为：“天风吹（或作飞）下步虚声”。曰：“善矣。”

难道仙界的神女都听说了，“江南才子许浑诗，字字清新句句奇”（杜牧句），心折于许浑才思翩翩，故而梦寐求之？但事实上这不过是一个长年患病的青年在性欲和文字欲双重驱使下的一个白日梦，而且做这种艳梦的年轻人寿多不永。闻一多《全唐诗补注乙》写许浑一生至此，冷冰冰生出四字，“未几，遂卒”。

这个故事北宋时就入了李昉编的《太平广记》，但李昉的叙事角度和辛文房完全不同。在辛文房笔下，许浑清醒地掌控着自己的梦，他自如地入梦、出梦，写诗、改诗。而在李昉的笔下，许浑是在得了一场大病完全人事不省的情况下，如同梦游一般在墙上完成了写诗、改诗的举动，书写毕，便像醉酒一般倒头便睡，丝毫不顾及旁人。令李昉感到奇怪的是，许飞琼既然那么喜欢许浑，又为什么舍得把他放回呢？“君终至此，且归”。应该是不醉不归呵。

或许剡溪十年，这位故相国家的公子真的在这里发生过一些故事呢？就如他日后在长安的一场大雪中所怀念的：

云度龙山暗倚城，先飞浙沥引轻盈。  
素娥冉冉拜瑶阙，皓鹤纷纷朝玉京。  
阴岭有风梅艳散，寒林无月桂华生。  
剡溪一醉十年事，忽忆棹回天未明。

（许浑《对雪》）

眼前是长安雪事，心里所忆却是十年前的剡溪事。雪落京都，轻盈的雪片如同月中仙子冉冉飘落，林中的雪光比月光还亮。

但即便有船他也是回不去了的。《丁卯集》以《对雪》为题的另一首，似也与他早年情事有关：“飞舞北风凉，玉人歌画堂。帘帷增曙色，珠翠发寒光。柳重絮微湿，梅繁花未香。兹辰贺丰岁，箫鼓宴梁王。”

窗外是大雪，“玉人”立在画堂，轻歌一曲，她几乎还是孩子呢，逆着透过帘帷的光看去，这个小小的人儿几乎是透明的。

## 3. 子陵心

许浑虽病体羸弱，却游过不少地方。大和六年（832）登进士第后，许浑做过当涂尉、宣州太平县令、监察御史兼岭南从事、润州司马、睦州和郢州刺史，直到六十多岁他才彻底退休，回到京口丁卯润村舍做一个诗翁，修改整理他的多卷本诗集《丁卯集》。

“溪云初起日沉阁，山雨欲来风满楼”，“劳歌一曲解行舟，红叶青山水急流”，集中名句，所在多有。

许浑曾经主政的睦州，治所即今桐庐，入杭、入越都很方便，他的许多游越诗大多是大中年间在睦州做刺史时写的。

“天晚日沈沈，归舟系柳阴。江村平见寺，山郭远闻砧。树密猿声响，波澄雁影深。荣华暂时事，谁识子陵心。”（《晚泊七里滩》）“七里滩”，又称七里濑、富春渚，附近有严子陵钓台。诗似是某次游越后，溯富春江回睦州经过七里滩而作。在越地彻底放松了身心，他总会生出从官场退隐的念头。

“山多水不穷，一叶似渔翁。鸟浴寒潭雨，猿吟暮岭

风。杂英垂锦绣，众籁合丝桐。应有桃溪路，千岩万壑中。”（《发灵溪馆》）灵溪馆在天台、剡县、宁海数县交界处，《嘉定赤城志》卷三载：“灵溪驿在（天台）县东三十里”。从灵溪馆出发，水路向北，有南陈馆、剡源馆，经宁海、奉化可到明州（今宁波），向南经上浦馆，可到乐成县（今乐清）和永嘉郡。

首联即是说山路险峻不好走，而水路四通八达，他孤舟而往，心态放松一如“渔翁”。一路上，但见飞鸟在瀑布中穿梭沐浴，晚风送来一阵阵猿啼，河岸边杂花生树，大自然的种种声响交织成一场音乐会。许浑没说他的行程是向南走还是向北走。

很可能许浑这一次向北去了明州。明州在四明山东北麓，从大的范围来说，仍在他计划中漫游的剡中地界。

“南北信多岐，生涯半别离。地穷山尽处，江泛水寒时。露晓蒹葭重，霜晴橘柚垂。无劳促回楫，千里有心期。”这首五律诗《晓发鄞江北渡寄崔韩二先辈》，作于奉化江与鄞江交汇处的“北渡”，是写给崔寿、韩义。崔、韩中进士比他早，故称先辈。首联类似寒暄，意谓南北往来的书信经常要很长时间才能收到，而我们生涯中又多是在分别之中。“南北”千里睽隔，可知崔、韩当时是做着京官。

颌联的“地穷山尽”，正是明州南部地理特征；“水寒时”，可知是深秋出游。颈联是一个出色的对句，对仗工整，敷色清丽，露水打湿蒹葭、枝头悬挂的橘柚初染秋霜，正是奉化江边寻常秋景。值得一提的是，奉化江上游也称剡溪。尾联很平常，是让朋友不要牵挂他，这里风景那么美，就不要催他早回了。

大中年间许浑的这次环剡之游，很可能结束于越州的一场酒宴。他陪同浙东观察在镜波馆为明州、台州两刺史饯行：

倾幕来华馆，淹留二使君。舞移清夜月，歌断碧空云。海郡楼台接，江船剑戟分。明时自鸞翥，无复叹离群。（《陪越中使院诸公，镜波馆饯明台裴郑二使君》）

这是一首寻常的赠别诗，在《丁卯集》里只能算中流之作。酒宴上的歌舞，是他们这些地方官员迎往送来的

必备助兴节目。越州、明州、台州都是“海郡”，刺史大人们往来乘坐的，也大多是“江船”。尾联的“鸞翥”略显矫情。“鸞翥”者，振翅飞翔也，而这些官员们只不过公务之余相互串串门、打打秋风罢了。

因许浑出任睦州刺史的时间较模糊，参加镜波馆宴会的这几位刺史都不详其名，据郁贤皓先生《唐刺史考》，这位台州郑“使君”，很有可能是会昌六年（846）出任台州刺史的郑薰。

#### 4. 镜里是家山

许浑离开越州时，隐居镜湖的方干曾有诗送之。《送许浑》：“壮岁分弥切，髫年心正同。当闻千里去，难遣一尊空。翳烛蒹葭雨，吹帆橘柚风。明年见亲族，尽集在怀中。”

首联“壮岁分弥切，髫年心正同”，可知他们少年时代就是好友，人到中年更是情谊深切。颈联蒹葭吹雨，橘林吹来好风，助友成行，犹见越中风光。

方干久客他乡，隐在镜中，尝遍客中送客的滋味，不免羡慕好友有家可归，有“亲族”可见。方干足迹也多次到剡中，剡县令陈永曾陪方干登上剡县城楼。

“郭里人家如掌上，檐前树木映窗棂。烟霞若接天台地，分野应侵婺女星。驿路古今通北阙，仙溪日夜入东溟。彩衣才子多吟啸，公退时时见画屏。”（《和剡县陈明府登县楼》）

首联说站在城楼，城内外人家都如在掌上一般分明。近观县衙，则树木葱郁，掩映窗棂。颌联把镜头推远，说剡县范围广阔，与天台山相连，从天文上来说，正对应着天上的婺女星。

陈永三年剡县令任满准备归乡，方干置酒相送。客中送客，又逢大雪纷飞，不免伤怀。“俸禄三年后，程途一月间。舟中非客路，镜里是家山，密雪粘行袂，离杯变别颜，古人唯贺满，令挈解由还。”（《送剡县陈永秩满归越》）

诗眼出现在第二联，“舟中非客路，镜里是家山”。“家山”一词，出现在这里真是奇异而又温暖。剡中山水如诗美丽，他们在此盘桓多年，对这里的熟悉程度早就超过了家乡，因此归途注定不会寂寞，此诗道尽了许浑、方干这些中唐时游越诗人的共同感受。☑

# 水滴一样融聚

Article-赵霞 Zhao Xia

从曼彻斯特机场落地，坐火车抵达利兹，这里已是凉秋，风雨如晦，天气萧瑟。推着行李箱穿行过轨道纵横的街路，大风迎面而来，落叶翻飞。

应利兹大学当代华语文学研究中心主任蔚芳淑教授的邀请，我来利兹参加她的中心主办的中国儿童文学研讨会。记得五月中旬，会议尚在最初的筹备阶段，我接到芳淑电邮，询问我是否有时间与会，那时我已知道能与好几位相识的朋友重聚。除了芳淑本人，还有英国的中国文学翻译家汪海岚、韩斌，从剑桥赶来的插画家郁蓉、剑桥大学儿童文学研究中心学者乔·萨特里夫·桑德斯，慕尼黑国际青少年图书馆东亚馆藏负责人欧雅碧，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寇岑儿童图书馆学者陈敏捷，以及曾任伦敦大学学院教育学院孔子学院院长杜可歆——五年前，她邀我为她们举办的全英汉语教学年会作开幕演讲，我们曾在剑桥市区的咖啡馆愉快相谈；不久后，新冠疫

情席卷全球，出行和聚谈成为奢侈，那次谈话也成了难忘的回忆。

研讨会定名为“挑战的叙事：英语语境下的中国儿童文学”，主要探讨英语世界有关中国儿童文学的各项议题。芳淑将会议关切的一些话题传给各位与会者：如何界定中国儿童文学？如何在中文文学、东亚文学、世界文学之间定位中国儿童文学？中国儿童文学“全球化”程度如何？中国儿童文学走向世界带来了什么？是否也存在隐忧？英美受众对译介中国儿童文学的接受度如何？哪些主题/作者/文类最易/最难跨越文化边界？是否存在完全无法逾越的题材壁垒，这种境况随着时间推移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在英语语境下，中国儿童文学的出版人/教师/译者面临哪些特殊挑战？未来应如何提升英语世界对中国儿童文学的参与度？仅是在邮件中读到这些问题，就令人充满期待。

会议下榻的酒店就在火车站旁，也是为



了方便与会专家往来。从酒店房间的窗口，能看见火车沿着铁轨安静地进站和离开。开幕当天一早，还有不少朋友从火车站陆续抵达。会议室位于酒店二楼，并不大，大面的落地玻璃窗投映进明亮的日光，长长的白色会议桌上，整齐地摆着手制的简单席签。大家一边谈笑，一边围着会议桌坐下。芳淑主持开场，接着便是我的主旨报告，谈论的主题是文学真诚与当代儿童小说的童年伦理。这是我这些年一直在思考的话题，但若不是芳淑的邀约，还没有机会做这么细致的梳理。茶歇期间，大家喝着咖啡，吃着茶点，就刚才的许多话题继续交流。随后各场以圆桌论坛形式开展，先有报告，继而是报告人之间互评互问，最后是听众提问与交流。每当一位报告人起身，所有人都笑盈盈地望向他/她，每个报告结束，大家都报以热烈的掌声。为了保证会议顺利推进，需要严控报告时间，时长十分钟的报告，分别会在最后三分钟、一分钟和时间到的一刻被举牌提醒。与会的作家、翻译张永利携幼女同来，小朋友随母亲同座听会，芳淑特意安排她为每一位发言人控时。这个金色头发的小姑娘坐到会议桌头的座椅上，高高兴兴地履职。她认真对照桌上的手机秒表，只等时间一到，立刻举起不同颜色的

纸牌示意。看着她笑容满面地举牌，一脸成就感，时间似乎也变得不那么迫人了。

再过两天就是中秋，海岚特意带来一盒中国月饼。一边开着会，一边有人帮忙切开了月饼，分成小块，用洁白的纸巾托着，大家愉快地分食。

与会的朋友们来自各国，整个会议期间，他们对中国儿童文学和汉语的热情鼓舞着我。这也是我第一次强烈地感到，在英语世界的一隅，对中国儿童文学的关切已渐渐集成为一张涵盖翻译、创作、研究、教学、阅读、出版、推广等全维度的网络。韩斌和海岚谈中国儿童文学的英译，关注的远不只语言转化和文化转译的一般规则，而是探向中国文学英译的许多独特而深切的难题。海岚翻译的《青铜葵花》已是当代中国儿童文学英译的典范，尤为珍贵的是，她的翻译与她对中国儿童文学艺术的深入理解和思考结合在一起。韩斌是中国当代文学在英语世界的重要翻译家，她前些年翻译了黄蓓佳的儿童小说《我要做好孩子》，将题名译作 *I Want to Be Good*，既忠实原文精神，又完美地跳出英文转译的陷阱，使翻译题名焕发新的光彩。她们的翻译实践和阐释生动地证实了文学翻译必然同时是一种艺术的再创造。从米兰赶来参会的青年作家沈阳，她的第一部非虚构作品 2021 年在英国出版，译者也是韩斌。插画家郁蓉和卡内基奖执委杰克·霍普 (Jake Hope) 刚刚合作出版了图画书《大熊猫明：一个关于勇气和希望的真实故事》。为烘托气氛，郁蓉将头发挑染成竹子的绿色，高高堆起在头顶，又和杰克约定同着黑白色的服装，她的解说引得会场阵阵欢笑。她在会议桌另一头铺开图画书《你看见喜鹊了吗？》的长卷，娓娓道出插图创意的来源和演进。几位研究者不约而同谈到了当代中国儿童文学的乡愁书写。追忆、表现已逝的旧时光，既有其独特的审美价值，也带来了远离乃至逃避当下现实的困境。欧雅碧借刚刚入选 2025 年白乌鸦书目的中国图画书《策马少年》，也谈及乡愁的话题。她同时介绍了慕尼黑国际青少年图书馆的中文白乌鸦选目及馆藏。这些年来，我们一起合作，遴选白乌鸦中国书目，既是专业的伙伴，也是温暖的朋友。每年六、七月间，我将书目和点评传给她，总是听到她夸赞中国童书越做越好。对于中国当下活跃的儿童文学作家和插画家，她如数家

珍,也曾郑重提议:文字书的插图者应该在图书封面署名中被更多地看见。我在与同行的交流中时常传播她的这个建议,得到许多有力的回应。

今年夏天,可歆退休了。跟海岚、芳淑、韩斌、欧雅碧一样,她们都有着地道的中文名字。这么多年,她致力于推动英国和国际范围的中文教学,并目睹这一领域取得的重要发展。谈起这一切,可歆很感慨。五年前,她邀我作报告,主题即是如何通过中国儿童文学促进汉语学习。我还记得她一再强调兴趣和热爱在汉语学习中的重要性。与她同场作报告的是伦敦圣保罗女子学校中文部负责人曾坚贞和伦敦大学学院教育学院教师迈克尔·泰特。我才知道,在英语世界教中文儿童文学,她们费了多么大的力气。迈克尔和同事们为了帮助学生掌握儿童文学作品中的关键词汇、情节线索而设计的填词和轮盘电子游戏,把我们都看呆了。

大家也对中国儿童文学提出恳切的期望。海岚谈到,让中国儿童文学的对外翻译和传播更文学,更踏实。欧雅碧说,中国儿童文学应该更加理解、重视自身的插图艺术传统。茶歇的讨论中,坚贞告诉我,当代中国儿童文学许多作品的语言还不足以令人满意,同时,她们希望读到更多反映中国当下城市儿童生活的好作品。

会议答谢的晚宴,主办方特意安排在市区的中国餐馆。餐厅有一个诗意的中国名字——一川风月。傍晚,我们从酒店走路去餐厅。夜风挟带寒气,不时飘下雨丝,更添冷意。因为出发前正忙着另一件事,我忘了带上外套。海岚和欧雅碧跟我走在一起,都要把她们的外套脱给我。这怎么行?我一再推托。海岚把她的围巾摘下,不由分说给我戴上。进入餐厅,我们依桌签围坐成几大桌,菜点一道道端上来,服务员熟练地用中文报出菜名:宫保鸡丁、鱼香肉丝、麻辣豆腐、凉拌黄瓜、番茄炒蛋、酸辣土豆丝、清炒西蓝花、海鲜炒面……大家举箸而食,筷子与碗盘相碰,发出可爱的叮声,令我一阵恍惚。从餐厅掀帘而出的瞬间,利兹的夜风迎面吹来,我才意识到此刻身在异国。郁蓉走过来,一把将我团进她温暖的斗篷,就那样搂着我,一起走向酒店。

我曾在文章中写道,也与我的同行朋友们一再说起,在海外,有这样一小群边缘的人们,他们热爱汉语和中



国儿童文学,默默地关注它、宣扬它,为它发声、鼓劲。与此同时,也是这些人们,对中国儿童文学怀着最真诚的期望,希望它在清醒的自我认识和思考中,不断走向更远的境界。会议最令我难忘的场景之一,是临近结束前,在芳淑的带领和倡议下,大家一起就如何推动中国儿童文学在英语世界的可见度和传播力热烈地讨论、碰撞。书目推荐、书评传播、教师教育、翻译比赛、奖项活动、数据库建设、校园阅读俱乐部、英国政府教育决策、社交媒体……与会者们从各自的学科和专业角度纷纷提出建议,芳淑在会场竖立的记事白板上疾速记录。没有相机,没有聚光灯,没有任何特别的仪式,但这一刻,大家坐在一起,像水滴一样融聚,像河流一样汇集,为了远在海那边的中国儿童文学竭力鼓舞。我的心里感到难以言说的坚实和温暖。█

# 南弄村的大花坟

Article- 余 风 Yu Feng

南弄村的典故

史诗般活在老辈人嘴里  
装满了他们的旱烟袋，吸一口喷出来  
空气中就弥漫着大花坟  
那千年陈腐的味道

多少年来，打开南弄简陋的村口  
映入眼帘的，就是那座大花坟  
无数代村民为之魂牵梦萦  
没有人知这是哪个朝代的  
埋葬的是什么人，埋了些什么，但这个悬念  
总是抹布般地擦亮无数贪婪而好奇的眼睛

但村里的老辈人都知道  
只有很大很大的坟才能叫大花坟  
他们自己爷爷奶奶，乃至比爷爷奶奶更古老的坟  
只能叫坟  
即使种满了花，抑或是黛玉在此葬花  
也叫不了花坟

数百年来，这座大花坟

压得村民战战兢兢，那圆圆的一堆  
仿佛埋的不是死人，而是一张拉满的弓  
或是一个象征权势的玉玺  
只要进了这个村  
就能感受到无形的威压  
哪怕这座花坟的墓碑早已消失，墓主的尸体早已腐烂  
依然让人不寒而栗

爷爷说，从他小时候开始  
村子里的人，逢年过节都会来烧香祭拜  
说这是风水最好的地方，祭拜一下  
可以沾点福气和好运，新婚夫妇  
拜了能多子多福  
读书学子拜了会金榜题名  
爷爷这么说时，我看到他的眼里  
似乎藏着一把渴望燎原的星星之火

祭拜大花坟的习俗  
传到我父亲的时候，已经像一尊陷入时间河流的泥塑

色彩绚烂的金装如暴露的兵马俑般氧化  
又被村子里“破四旧”的决心  
砸得粉身碎骨，为了防止死灰复燃  
还被无数人狠狠地踏上一脚

被大花坟压迫千年  
被祖宗们摁着头颅膜拜千年  
村民们锈迹斑斑的头脑  
终于被“无神论”这把钥匙打开  
在无畏的锄头铁锹围攻下，大花坟城门终于失守  
这种攻城略地的巨大快感带给村民们的喜悦  
决不亚于当年李自成起义攻占了紫禁城  
或是被压迫剥削多年后，终于打土豪分田地  
翻身做了这片土地的主人

与无数被压迫者的反抗一样  
闯入大花坟的村民，脑补着坟墓中无尽的宝藏  
传说中的那个大官纯金的头颅  
哪怕是一颗最小的珠子  
都抵得上他们贪婪的眼珠  
据说村民们不甘心地掘地三尺  
收获的仍是两手空空的失望，他们发热的头脑  
点燃了熊熊烈火，焚掉了一堆有“毒”的古装书  
如果这是一座城市  
愤怒将达到屠城的高度

被打开躯体后的大花坟  
极像一座豪华的地下宫殿  
那砌得整整齐齐的墓墙  
让刚刚还在失望的村民眼睛一亮  
如同攻入皇宫后发现了一排遭遇亡国的宫女  
他们一边骂着达官贵人的铺张，一边  
像抢亲一般往家里搬运着古砖、花岗石和青石板  
大花坟终于以粉身碎骨的方式  
割肉饲鹰般反哺了南弄村的千家万户

我曾经见过金花婶家的土房子



用大花坟的花岗岩条石打制的门槛  
如同金花叔那旱烟熏黑的口腔里  
镶上了一颗金色的门牙，耀眼而满足  
古冲口范狗你家用雕花的墓砖垒成了猪圈  
南弄村的历史被猪粪水浸泡  
发出无言的呼喊  
外棚的堂姑夫家门口，用青石板铺成晒谷坪  
上面还有许多被稻谷和岁月  
擦拭得模糊不清的文字

大花坟没有眼泪  
没有人能读懂它岁月松弛的皱纹下  
歙动的嘴唇，作为坟墓  
它存在的时间比大多数默默无闻的同类  
长得太久太久  
作为大花坟，它享受了多年的膜拜和香火  
见惯了人世间的争权夺利、悲欢离合  
搬空、挖空、清空，或者抢劫一空  
然后消失，是每一座坟墓必然的命运  
也是应该有的觉悟

大花坟读懂了村民的失望  
它独据南弄村这块风水宝地千百年  
无数执着虔诚的心，希望它无所不能

千家万户的三牲祭拜，把供给佛祖菩萨的待遇  
转移给近在咫尺的在天之灵  
提出各种朴素的祈愿，保佑自己诸事皆顺  
甚至庇佑和宽容自己的罪恶  
把诸事不顺留给他人

那些年，生产队挣的工分  
比家里养的猪还瘦  
自父亲长得扁担一般高开始  
爷爷就像禅让皇位一样，把锄头传给了父亲  
年少单薄的肩膀  
扛起一家六口的人生  
吃饱饭的梦想，就像弥漫在南弄村上空的白云  
憔悴而干净

多年的祭拜，父亲熟悉大花坟的每个细节  
坟顶那道显眼的裂痕，是雷电来访留下的脚印  
边上几个老鼠洞，幽深而神秘的眼睛  
似是大花坟的灵魂使者穿越的通道  
只有风雨可进  
父亲早已习惯了大花坟的沉默和存在  
从不敢起亵渎之心

父亲说村民举起农奴戟攻占大花坟那会  
他也喊了几声“破四旧”的口号  
血气方刚得可以大闹天官  
爷爷偷偷藏起了家里唯一的锄头  
“挖祖坟会断子绝孙”，这句话，如同紧箍咒  
勒住了父亲蠢蠢欲动的脚步和大花坟宝藏的渴望  
在村民的嘲笑中，大花坟  
如青梅竹马的恋人，与父亲失之交臂

在我出生后，大花坟已经只剩下残垣废墟  
四周零星散落的断砖，哭干了泪水  
巨大的墓穴深深凹陷  
里面长满了草木，像被塞进抹布的嘴巴

无声地诉说被时光抹去的辉煌  
我们一群砍柴的小孩，仍对大花坟的余威  
充满敬畏，面对又高又密的草木  
饥饿的柴刀早已垂涎欲滴  
却又逡巡不敢入，似乎那不是柴火  
而是潜伏着的金戈铁马

奶奶去世的时候，大花坟的废墟正好空闲多年  
这块公认的风水宝地  
就像天上掉下的馅饼，砸中了我那家徒四壁的屋顶  
除去杂草，墓穴还是现成的  
奶奶瘦小的棺材放下去  
只占了小小一角，恰似奶奶卑微的一生  
爷爷还在奶奶坟旁开出一块菜地  
种上了各种蔬菜  
仿佛每天还能等奶奶摘菜回家

多年以后这块菜地就成爷爷的墓地  
刚好将大花坟废墟的空白填满  
荒废多年的大花坟终于又恢复了坟的面目  
不再有恢宏的规制和威慑  
南弄村的人终于知道大花坟里埋的是谁  
不再心生恐惧  
香火变得简单，逢年过节  
烧香祭拜成了我们一家的仪式

但大花坟的传说  
却 DNA 般渗透到南弄村人的血液和骨髓  
他们谈论起大花坟，还会是一如既往地兴味盎然  
仿佛大花坟一直都在  
里面埋着的，不是的我爷爷奶奶  
还是那位谁也说不清楚的大人物  
而且亲近非常  
似乎与每个自己都密切相关

# 惊叹的碎片

Article- 胡晓楠 Hu Xiaonan

## 天上的电焊工

电弧不可计数的脚  
在他眼前跳跃  
留下火的尖叫和光的狂欢  
这位手段强硬的红娘  
为天空和金属牵线  
成就了多少过硬的姻缘  
在云端的漫步和舞蹈  
引来星群的围观  
大地上，到处都是  
惊叹的碎片

## 晨起小儿唤观紫霞有感

楼宇相拥，天空挤成琉璃碎片  
窗棂间回响教堂吟唱  
被强制刷上天空的色彩  
阳光降临前遭驱赶的魅魔  
光之女神踏足而来的裙摆  
仅用 59 秒的时间  
汲取睡梦深处的血液  
化作无翼天使  
消褪了人间容颜

## 秋叶的背负

金秋的晚霞纷纷降落

哪位天神携带着大地内部的野火  
将乌桕点燃了敦煌的颜色？  
十万片树叶战栗着向天空嘶吼  
像十万个刚上完油彩的飞天

## 夜行渔舟

夜，降临洛舍漾  
水，枯叶，墨色  
小舟划离埠头  
水纹抖成狸花猫的胡须

被水波打碎的月光  
在游丝网上，挣扎，跳跃  
风和渔老大抽着烟  
忽明忽灭的红点  
湖面按不住的心跳

## 釜托寺里烧香的猫

雪，在凌晨零点落在径山  
冰的路径在暗中凝结  
天亮前，完成雪醉径山的布置  
釜托寺，猫跟着大师父去扫塔  
足迹轻浅，梅花开了一路

开水房白汽蒸腾  
墙头白胖，冰枝低垂

阳光追着钟的鼾声，跨进门槛  
猫蜷缩酣睡  
菩萨低眉  
木鱼不响，打盹声细微  
如昨夜雪子敲门

## 晨光与水果

她挣脱露水  
穿过楼宇、树影、窗纱  
终与曾照抚的花儿重逢  
晨光趴在秋月梨肩上  
嗅着记忆里的蜜香

爱在此刻，短暂，发着光

## 人形电梯

属蛇的男子和他的三轮电瓶车  
出没在家装市场送货  
铅酸电池的化学能  
不足以转化为驾驭金钱的动能  
还需 24 节椎骨，1 节骶骨  
1 节尾骨，1 个椎间盘  
将瓷砖，地板，橱柜，从一楼扛上六楼

我的父亲是台  
只需一碗面条的人形电梯  
这是他所干过的活里面  
最为损耗零件的那种

## 奶瓶与雪山

雪山与我擦肩而过已两年零八日矣  
暑热难耐，不知其可好  
在凌晨三点半被叫醒  
温水九十毫升，奶粉三勺，滴脉搏处试水温

咕咚咕咚，喝下的是新生命对成长的本能  
亦回荡着喂奶的男子对雪山的渴望  
他的西子湖，断桥畔荷花依旧  
钱江潮信半夜惊醒梦中归客，渔舟悄然下桨  
孩子复睡，鼾声微起  
瓶底剩下奶液乳白，似当年于山脚冰雪相遇之懵懂  
天光未明，我与雪山相去甚远  
清洗，握着奶瓶甩干，水渍微凉  
惊觉，雪山在远方高处颌首凝视于我  
而我，自进山后从未走出此山

## 篾匠

只需篾刀霍开一道口子  
空气中便钻出闪电，游龙贯底  
竹节噼啪炸响  
释放出四十九个惊雷

毛竹在父亲手中左右腾挪  
抽离出青绿的外衣  
鹅黄的内衬  
桀骜的青龙终被驯服  
点化出形状各异的容器  
去装盛香甜，苦闷，期盼，失落

## 小儿问出差

儿子趴着我的肩膀  
问我出差几年  
我说四天  
他不解，反问  
四天为何要坐飞机  
我一时不知如何作答  
他那小脑袋瓜肯定认为  
四天，定是去不了多远  
而几年  
只有飞机才能到达 ㊄

# 大雪封山（外六首）

Article- 海 地 Hai Di

这厚厚的雪  
把人间的痕迹埋葬  
寒夜里听见雪落地的声音  
一片白茫茫的世界

那一棵棵孤寂的树  
在雪地里  
是一种多么玄妙的符号  
树上有飞鸟的影子

三尺积雪  
山道躺平雪的怀抱  
山民被隔离在一个  
孤独的世界，等待救援

## 晚风来信

秋风起，叶落归根  
黑瓦，绿树，晚霞  
山路弯弯，又见枫叶红  
一生忙碌，终归诗画田园

把喧嚣遗忘在归途  
让晚风吹散疲惫

除了那些飞翔的鸟鸣  
一切都是宁静的

一封信要迟来多少天  
它又想告诉我什么  
邮差在黄昏的山道上  
风儿为他助力加油

## 旅行

爬上陡峭的山路  
走过丹霞湖边，  
进入微凉的森林  
豁然开朗的山花原野

我的四季  
是旅行的季节  
油菜花，红叶村，长白山  
收录在我远行的散文里

人生如逆旅  
我亦是旅人  
在远方的风景里  
我们注定有缘再见

## 回眸一笑

当蔷薇花开满了窗台  
风中一朵雨做的云  
你化了淡淡的妆  
轻轻向我走来

你来了，我的阿霞  
曼德里庄园有了生机  
六月的荷花池塘  
又会蛙声一片

就这样开着淡淡的花  
花香里你的回眸一笑  
带着你柔柔的阳光  
走进我的梦乡

## 提灯夜行

在黑色的大地上  
行走，构思曙光的诗行  
诗人把灵魂与爱恋  
都献给了沉睡的夜晚

越过蓝蝴蝶的梦  
在月色里伸展朦胧的翅膀  
夜行者，衣袂飘飘  
那星空下佩剑提灯的人

大地的沉重  
山峦起伏的呼唤  
那一盏火苗的灯  
与黎明交接光明

## 隔窗听雨

时光深深  
等待初雪  
隔窗听冷雨  
人间已入冬

光阴老了浮生  
总有一场期待  
在岁月的尽头等待  
等待一场雪的洗礼

掌灯夜读  
窗外雨声滴答  
陪伴着我，走向  
更深的寒夜里

## 不是雪带来的寒意

我眼里的雪  
是温暖的，它是  
大地的一床羽绒被  
给小草的种子以温暖

雪花踮起春脚尖  
旋转一圈圈芭蕾舞  
季节展示冬的深度  
再往前 梅花尽显温柔 ❶